

卷七十志第四十四

食货十

赐赉十

赐赉之类，有三：

一日五户丝。太宗八年，以真定路民户奉太后汤沐，中原诸路民户分础诸王、外戚、功臣。耶律楚材言其非便，乃命本位止设达鲁花赤，其赋则五户出丝一斤，并随路丝线颜色皆输于有司，如其额以畀之。《太宗本纪》载诸王贵戚分地：斡鲁朵、拔都平阳府，即志之太祖长子术赤位。斡鲁朵，术赤长子也。茶合带太原府，即志之茶合斛，皆察合台之异译。皇子古余克大名府，即志之定宗。孛鲁台邢州，即志之右手万户三投下孛罗台。邢州，太宗改邢洛路，至元中改广平路，故志云分拨广平邢水县也。果鲁干，河间府，即志之阔列坚。孛鲁古带广宁府，即志之孛罗古斛。也苦益都、济南二府内拨赐，即志之捌只哈撒几大王淄川王位。也苦封淄川王也。按赤带滨、隶二州，即志之哈赤温大王子济南王位，按赤带封济南王也。斡陈平凉州，即志之鲁国公主位，鲁国大长公主也速不花尚斡陈驸马也。皇子阔端，即志之阔端太子。驸马赤古，即志之郛目公主位，秃满伦公主适赤古驸马也。公主阿刺海即志之赵国公主位，阿刺海封赵国大长公主。公主果真，即志之具国公主位，太祖女火臣封昌国大长公主，火臣、果真，译音之异也。国王

查刺即木华黎国王，木华黎孙塔思一名查刺。茶合带，即志之带孙郡王；茶合带，带孙子也。锻真即志之术志台郡王；锻真，术赤台孙也。蒙古寒札即志之愠里答儿位，愠里答儿即畏答儿，蒙古寒札即畏答孙忙哥，亲征录作木哥汉札也。按只那颜即按陈那颜，又作阿勒赤那颜，即志之按察儿官人；按察儿，按陈之孙也。折那颜即册那颜，阿勒赤这弟也。火斜木思即志之和斜温。宪宗二年至五、六年，均续有分拨。

一日江南户钞。世祖平江南，分民户以赐诸王、后妃，每户折支中统钞五钱。至成宗，复益以官帑为中统钞二贯。

一日岁赐。诸王、后妃金银钞币始于世祖中统元年，自是岁以为常，所谓岁例也。

而岁例之外，诸王后妃又时有赐与，糜款巨万，廷臣屡言之，虽曰笃亲亲之义，然亦滥矣。今并考其数之多寡，著于篇。五户丝、江南户钞之数：大祖叔答里真官人位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宁海州一万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四千五百三十一户，计丝一千八百十二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拨南丰州一万一千户，计钞四百四十定。太祖弟搠只哈撒儿大王子淄川王位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般阳路二万四千四百九十三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七千九百五十四户，计丝三千六百五十六斤。江南户钞：至元十三年，分拨信州路三万户，计钞一千二百定。

太祖弟哈赤温大王子济南王位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济南路五万五千二百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二万一千七百八十五户，计钞九千六百四十八。太祖弟斡真那颜位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益都路等处六万二千一百五十六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二万八千三百一户，计丝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五

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建宁路七万一千三百七十七户，计钞二千八百五十五定。

大祖弟孛罗古斛大王子广宁王位：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恩州一万一千六百三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二千四百二十户，计丝一千三百五十九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铅山州一万八千户，计钞七百二十定。太祖长子术赤大王位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平阳四万一千三百二户。戊戌年，真定普州一万户。

江南户钞，至元十八年，分拨永州六万户，计钞三千四百定。太祖次子茶合斛大王位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太原四万七千三百三十户。戊戌年，真定深州一万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万七千二百十二户。计丝六千八百三十八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澧州路六万七千三百三十户，计钞二千六百九十三定。太祖第三子太宗子定宗位，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大名六万八千五百九十三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万二千八百三十五户，计丝五千一百九十三斤。太祖第四子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：

五户丝，丙申年，分拨真定路八万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万五千二十八户，计丝五千十三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抚州路十万四千户，计钞四千一百六十定。太祖第五子兀鲁赤太子。无嗣。太祖第六子阔列坚太子子河间王位：

五户丝，丙申年，分拨河间路四万五千九百三十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万一百四十户，计丝四千四百七十九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六年，分拨衡州路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斤，钞二千一百五十七定。大宗子合丹大王位：

五户丝，丁巳年，分拨汴梁在城户。至元三年，改拨郑州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二千三百五十六户，计丝九百三十六斤。

江南户钞，至元十八年，分拨常宁州二千五百户，计钞一百定。大宗子灭里大王位：

五户丝，丁巳年，分拨汴梁在城户。至元三年，改拨钧州一千五百八十四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二千四百九十六户，计丝九百九十七斤。太宗子合失大王位：

五户丝，丁巳年，分拨汴梁路在城户。至元三年，改拨蔡州三千八百十六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三百八十八户，计丝一百五十四斤。大宗子阔出太子位：

五户丝：丁巳年，分拨汴梁路在城户。至元三年，改拨睢州五千二百十四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千九百三十七户，计丝七百六十四斤。太宗子阔端太子位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东京路四万七千八百二十五户，计丝三千五百二十四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常德路二千五百二十。

睿宗长子宪宗子阿速台大王位：

五户丝，癸丑年，查过卫辉路三千三百四十二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二千三百八十户，计丝九百十六斤。睿宗子世祖次子裕宗位，

裕宗妃伯蓝也怯赤：江南户钞，延祐六年分拨江州路德化县二万九千七百五十户，计钞一千一百九十定。

裕宗子顺宗子武宗：五户丝，丁巳年分拨怀孟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二户；江南户钞，大德八年分拨瑞州路六万五千户，计钞二千六百锭。睿宗子旭烈大王位：

五户丝，丁巳年，分拨彰德路二万五千五十六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二千九百二十九户，计丝二千二百一斤。睿宗子末哥大王位：

五户丝，丁巳年，分拨河南府五千五百五十二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八百六户，计丝三百三十三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茶陵州八千五十二户，计钞三百二十四锭。睿宗子拔绰大王位：

五户丝：丁巳年，分拨真定蠡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千四百七十二户，计丝六百十二斤。

江南户钞，至元十八年，分拨耒阳州五千三百四十七户，计钞二百十三锭。睿宗子岁都哥大王位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认济南等处五千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五十户，计丝二十斤。世祖长子朵儿只太子位：腹里、江南无分拨户。世祖次子裕宗后位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龙兴路十万五千户。

计钞四千二百锭。

又，四怯薛班当江南户钞，至元十八年，拨瑞州上高县八千户，计钞三百三十锭。世祖次子安西王忙哥刺位：

江南户钞，至元十八年，分拨吉州路六万五千户，计钞二千六百锭。世祖次子北安王那木罕位：

江南户钞，至元二十二年，分拨临江路六万五千户。计钞二千六百锭。世祖次子平远王阔阔出位：

江南户钞，大定元年，分拨永福县一万三千六百四户，计钞五百四十四锭。世祖次子西平王奥鲁赤位：

江南户钞：大德七年，分拨南恩州一万三千六百四户，计钞五百四十四锭。世祖次子爱牙赤大王位：

江南户钞，皇庆元年，分拨邵武路光泽县一万三千六百四

户，计钞五百四十四定。世祖次子云南王忽哥赤位：

江南户钞：皇庆元年。分拨福州路福安县一万三千六百四户，计钞五百四十四定。世祖次子忽都帖木儿太子位：

江南户钞：皇庆元年，分拨泉州路南安县一万三千六百四户，计钞五百四十四定。裕宗长子晋王甘麻刺位：

五户丝：阔阔不花所管益都二十九户。

江南户钞：皇庆元年，分拨南康路六万五千户。又，迭里讨儿湘宁王，分拨湘乡县六万五千户，计钞二千六百定。顺宗子阿木哥魏王位：

江南户钞：皇庆元年，分拨庆元路六万五千户，计钞二千六百定。顺宗子武宗子明宗位：

江南户钞：延祐二年，分拨湘潭州六万五千户，计钞二千六百定。合丹大王：

五户丝：戊午年，分拨济南漏籍二百户。延祐三年，实有五户，计丝二斤。霍历极大王：

五户丝，丁巳年，分拨广平等处一百五十户。延祐三年，实有八十七户，计丝三十四斤。阿刺忒纳失里豫王：

天历元年，分拨江西行省南康路。

太祖四大斡耳朵：大斡耳朵：

五户丝：乙卯年，分拨保定路六万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万二千六百九十二户，计丝五千二百七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赣州路二万户，计钞八百锭。第二斡耳朵：

五户丝：丁巳年，分拨河间青城县二千九百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千五百五十六户，计丝六百五十七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赣州户一万五千户，计钞六百锭。第三斡耳朵：

五户丝，壬子年，察认过真定等处畸冬三百十八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百二十一户，计丝四十八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赣州路二万一千户，计钞八百四十锭。第四斡耳朵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分拨真定等处二百八十三户，延祐六年，实有一百六户，计丝四十六斤。

又，不别及妃子位，至元二十五年，分拨河间清州五百十户，计丝二百四斤。

世祖四斡耳朵。大斡耳朵：江南户钞：大德三年，分拨袁州路宜大春县一万户，计钞一千六百定。第二斡耳朵：

江南户钞，至元二十一年，分拨袁州路分宜县四万户，计钞一百六十锭。大德四年，分拨袁州路萍乡州四万二千户，计钞一千六百八十五锭。第三斡耳朵：

江南户钞：大德十年，分拨袁州路宜春县二万九千七百五十户，计钞一千一百九十锭。第四斡耳朵：

江南户钞：大德十年，分拨袁州万载县二万九千七百五十户，计钞一千一百九十锭。顺宗后位：

江南户钞：大德二年，分拨三万五千五百户。武宗斡耳朵：

江南户钞：延祐二年，分拨湘阴州四万二千户，计钞一千六百八十锭。

完者台皇后位：江南户钞，延祐二年，分拨潭州路衡山县二万九千七百五十户。阿鲁伦公主位：

至元六年，分拨葭州等处种田三百户。赵国公主位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高店州二万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六千七百二十九户，计丝二千三百九十九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柳州路二万七千户，计钞一千八十锭。鲁国公主位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济宁路三万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六千五百三十户，计丝二千二百九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汀州四万户，计钞一千六百锭。昌国公主位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二户。延祐六年。实有三千五百三十二户，计丝二千七百六十六斤。

郟国公主位：

五户丝：分拨濮州三万户，延祐六年，实有五千九百六十八户，计丝一千八百三十六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横州等处四万户，计钞一千六百锭。塔出驸马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真定等处畸羊二百七十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二百三十二户，计丝九十五斤。带鲁罕公主：

五户丝：延祐六年，实有代支户六百二十户，计丝二百五十四斤。火雷公主位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延安府九千七百九十六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代支户一千八百九户，计丝七百二十二斤。齐忒古儿驸马：

五户丝：庚辰年，分拨眼户五百七十三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五十六户，计丝二十二斤。独木干公主位：

五户丝：十二年，分拨平阳一千一百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五百六十户。计丝二百二十四斤。

江南户钞，至元十八年，分拨梅州程乡县一千四万户，计钞五十六锭。木华黎国王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东平三万九千十九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八千三百五十四户，计丝三千三百四十三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韶州等路四万一千十九户，

计丝一千六百四十斤。孛罗先锋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广平等处种由一百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七十二户，计丝二十八斤。

行丑儿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大名种田一百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三十八户，计丝十五斤。阔阔不花先锋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益都等处畸零二百七十五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百二十七户，计丝十五斤。撒吉思不花先锋：

五户丝，壬子年，元查汴梁等处二百九十一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百二十七户，计丝十五斤。阿里侃断事官：

五户丝：元查济宁等处三十五户，计丝十四斤。乞里歹拔都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东平一百户，计丝四十斤。孛罗海拔都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德州等处一百五十三户，计丝六十一斤。拾得官人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东平等处畸零一百十二户，计丝八十四斤。伯纳官人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东平三十二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四十户，计丝十八斤。笑乃带先锋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东平一百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七十八户，计丝三十一斤。带孙郡王：

五户丝：分拨东平东阿县一万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千六百七十五户，计丝七百二十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韶州乐昌县一万七千，计钞四百二十八锭。愠里答儿薛禅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泰安州二万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五

千九百七十一户，计丝二千四百二十五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桂阳州二万一千户，计钞八百四十锭。术赤台郡王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德州二万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七千一百四十六户，计丝二千九百四十八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连州路二万一千户，计钞八百四十锭。阿尔思兰官人：

江南户钞，至元十八年，分拨浚州路三千户，计钞一百二十锭。孛鲁台素妻佟氏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真定一百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三十九户，计丝十五斤。八答子：

丙申年，分拨顺德路一万四千八十七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四千四百四十六户，计丝二千四百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钦州路一万五千八十七户，计钞六百二锭。右手万户三投下孛罗台万户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广平路洛水州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三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四千七百三十三户，计丝一千七百三十八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全州路清湘县一万七千九百十九户，计钞七百一十六锭。忒木台驸马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广平路磁州九千四百五十七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千四百七户，计丝九百八十九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二年，分拨全州路录事司九千八百七十六户，计钞三百九十五锭。斡阔烈闾里必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。分拨广平路一万五千八百七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千七百三户，计丝八十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年，分拨全州路灌阳县一万六千一百

五十七户，计钞六百四十六锭。左手九千户合丹大息千户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河间路齐东县一千二十三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三百六十六户，计丝一百六十斤。

江南户钞，至元十八年，分拨藤州苍梧县一千二百四十四户，计钞九锭。也速不花等四千户：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河间路陵州一千三百一十七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五百五十九户，计丝二百三十三斤。也速兀儿等三千户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河间路宁津县一千七百七十五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七百二十二户，计丝二百八十八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藤州等处三千七百三十二户，计丝二百八十八斤。帖柳兀秃千户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河间路临邑县一千四百五十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三百五十四户，计丝二百六十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藤州一千二百四十四户，计钞四十九锭。和斜温两投下一千二百户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曹州一万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千九百二十八户，计丝七百四十八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贵州一万五千户，计钞四百二十锭。忽都虎官人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查认过广平等处四千户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韶州曲江县五千三百九户，计钞二百十三锭。灭古赤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凤翔府。实有二百三十户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二年，分拨永州路祁阳县五千户，计钞二百锭。塔思火儿赤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东平种田户，并壬子年续查户，共六百八十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三百六十九户，计丝一百五十五

斤。塔丑万户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平阳等处一百八十六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八十一户，计丝三十七斤。察罕官人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怀孟等处三千六百六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五百六十户，计丝三百二十四斤。孛罗浑官人：

五户丝，壬子年元查保定等处四百一十五户。丁巳年，分拨卫辉路淇州一千一百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千九十九户，计丝四百四十九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七年、大德六年分拨四千户，计钞一百六十锭。速不台官人：

五户丝：丁巳年，分拨汴梁等处一千一百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五百七十七户，计丝二百三十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年，分拨钦州灵山县一千六百余户，计钞六十四锭。宿敦官人：

五户丝：丁巳年，分拨真定一千一百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六十四户，计丝二十八斤。也苦千户：

五户丝：丁巳年，分拨东平等处一千一百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二百九十五户，计丝一百一十八斤。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八年，分拨梅州一千四百户，计钞五十六锭。阿可儿：

五户丝：癸丑年，分拨益都路高苑县一千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百九十六户，计丝七十八斤伯八千户：

五户丝：癸丑年，分拨太原一千一百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三百五十二户，计丝一百四十斤。兀里羊哈歹千户：

五户丝：戊午年，分拨东平等处一千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四百七十九户，计丝一百九十斤。秃薛官人：

五官丝：丁巳年，分拨兴元等处种田六百户。延祐六年，

实有二百户，计丝八十斤。塔察儿官人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平阳二百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二百户，计丝八十斤。忻米思拨都儿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怀孟等处一百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五十户，计丝二十年。獠虎官人：

五户丝：丁巳年，分拨平阳一千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六百户，计丝二百四十斤。李哥帖木儿：

五户丝：丁巳年，分拨真定等处五十八户，计丝二十三斤。也速鲁千户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分拨真定路一百六十九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四十户，计丝一十六斤。镇海相公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保定九十五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五十三户，计丝二十一斤。按察儿官人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分拨太原等处五百五十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九十八户，计丝二十九斤。按摊官人：

五户丝：中统元年，查平阳路种田户六十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四十户，计丝一十六斤。阿术鲁拨都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查大名等处三百一十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三百一十户，计丝一百二十斤。李罗口下裴大纳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广平等处八十二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三十户，计丝一十二斤。忒木台行省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大同等处七百五十一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二百五十五户，计丝一百一十斤。撒秃千户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年，分拨浚州三千户，计钞一百二十锭。也可太傅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上都五百四十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三百户，计丝一百二十斤。迭哥官人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大名清丰县一千七百十三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千三百七户，计丝五百七斤。卜迭捏拨都儿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怀孟八十八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四十户，计丝一十六斤。黄兀儿塔海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平阳一百四十四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一百户，计丝四十斤。怯来千户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年，分拨浚州路三千户，计钞一百二十锭。哈刺口温：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真定三十二户。曳刺中书兀图撒罕里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大都街处八百七十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四百九十九户，计丝一百一十七斤。欠帖木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曹州三十四户。延祐六年，实有三十四户。欠帖温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十九年，分拨梅州安仁县千户，计钞一百六十锭。鱼儿泊八刺千户：

五户丝：大德元年，分拨真定等处一千户。延祐三年，实有六百户，计丝二百四十斤。昔宝赤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一年，分拨衡州路安仁县四千户，计钞一百六十锭。八刺哈赤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一年，分拨台州路天台县四千户，计钞一百六十锭。阿塔赤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一年，分拨常德路、沅江路四千户，计钞一百六十锭。必闾赤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一年，分拨袁州路万载县三千户，计钞一百二十锭。贵赤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一年，分拨和州历阳县四千户，计钞一百六十锭。厥列赤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一年，分拨婺州永康县五十户，计钞二十七锭。八儿赤、不鲁古赤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一年，分拨衡州路酃县六百户，计钞二十四锭。阿速拔都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一年，分拨庐州等处三千四百九户，计钞一百三十六锭。也可怯薛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一年，分拨武冈路临武县五千户，计钞二百锭。忽都答儿怯薛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一年，分拨武冈路新宁县五千户，计钞二百锭。怯克迭儿怯薛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一年，分拨常德路龙阳县五千户，计钞二百锭。月赤察儿怯薛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一年，分拨武冈路绥宁县五千户，计钞二百锭。玉龙帖木儿千户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一年，分拨浚州三千户，计钞一百二十锭。别若干户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一年，分拨浚州三千户，计钞一百二十锭。幢兀儿王：

江南户钞：延祐二年为始，支中统钞二百锭，无城池。霍穆梅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大名等处三十三户。哈刺赤秃秃哈：

江南户钞：至元二十一年，分拨饶州路四千户，计钞一百六十锭。添都虎儿：

五户丝：丙申年，分拨一百户。贾答刺罕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大都一十四户。阿刺博尔赤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真定五十五户。忽都那颜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大名二十户。忽辛火者：
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真定二十七户。大忒木儿：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真定二十二户。布八火儿赤：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大都八十四户。塔兰官人：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大宁三户。憨刺哈儿：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保定二十一户。昔里吉万户：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大都七十九户。清河县达鲁花赤也

速：

五户丝：元查大名二十户。塔刺罕刘元帅：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顺德一十九户。怯薛台蛮子：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泰安州七户。必阁赤汪古台：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汴梁等处四十六户。阿刺罕万户：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保定一户。徐都官人：
五户丝：壬子年，元查大都十一户。

卷七十一志第四十五

食货十一

赐赉下

岁赐之数：答里真官人位：

岁赐银三十锭，缎一百匹。淄川王位：

岁赐银一百锭，缎三百匹。济南王位：

岁赐银一百锭，绵六百二十五斤，小银色丝五十斤，缎三百匹，羊皮一千张。斡真那颜位：

岁赐银一百锭，织五千九十八匹，绵五千九十八斤，缎三百匹，诸物折中统钞一百二十锭，羊皮五百张，金一十六锭四十五两。广宁王位：

岁赐银一百锭，缎三百匹。术赤大王位：

岁赐段三百匹，常课缎一千匹。茶合斛大王位：

岁赐银一百锭，缎三百匹，绵六百二十五斤，常课金六锭六两。定宗位：

岁赐银一十六锭三十三两，缎五十匹。阿里不哥大王位、河间王位：

俱岁赐银一百锭，缎三百匹。合丹大王位、灭里大王位：

俱岁赐银一十六锭三十三两，缎五十匹。阔出太子位：

岁赐银六十六锭三十三两，缎一百五十匹。阔端太子位：

岁赐银一十六锭三十三两，缎五十匹。阿速台大王位：

岁赐银八十二锭，缎三百匹。泰定二年，晃兀木儿大王改封并王。

增岁赐银一十六锭。班秃大王：

银八锭。泰定三年明里忽都鲁皇后位下：

添岁赐中统钞一千锭，缎五十匹，绢八十匹。裕宗妃伯监也怯赤：

岁赐银五十锭。旭烈大王位：

岁赐银一百锭，缎三百匹。末哥大王位、拨绰大王位：

俱岁赐银五十锭，缎三百匹。裕宗后位、安西王位、北安王位：

俱岁赐缎一千匹，绢二千匹。平远王位、西平王位：

俱岁赐缎匹物料，折钞一千六百五十六锭；银五十锭，折钞一千锭。云南王位、忽都帖木儿太子位：

俱岁赐银五十锭，缎匹物料折钞一千六百五十锭。晋王甘刺麻位：

岁赐缎一千匹，绢一千匹。又朵儿只：

延祐元年为始，年例支中统钞一千锭。太祖大斡耳朵：

岁赐银四十三锭，红紫罗二十匹，染绢一百匹，杂色线五千斤，针三千个，缎七十五匹，常课缎八百匹。第二斡耳朵：

岁赐银五十锭，缎七十五匹，常课缎一千四百九十匹。第三斡耳朵：

岁赐银五十锭，缎七十五匹，常课缎六百八十二匹。第四斡耳朵：

岁赐银五十锭，缎七十五匹。世祖大斡耳朵：

岁赐银五十锭。第二斡耳朵：

岁赐银五十七锭，缎一百五十匹。第三、第四斡耳朵：

俱岁赐银五十锭。顺宗后位：

岁赐缎五百匹。武宗真哥皇后位：

岁赐银五十锭，钞五百锭。完者台皇后位：

岁赐银五十锭。带鲁罕公主位：

岁赐银四锭八两，缎一十二匹。欠帖温：

岁赐绢一百匹，弦一千条。札八忽娘子：

岁赐常课缎四百七十匹。西川城左翼古汉军万户脱力赤：

岁赐常课缎三十二匹。伯要歹千户：

岁赐缎二十四匹。典迭儿：

岁赐常课缎六十四匹。太平王：

岁赐，天历元年定金十锭，银五十锭，钞一万锭。分拨汝东道太平路地五百顷。

岁例外之赐与：

中统二年，赐诸王塔齐尔金千两、银五千两、币三百匹。

四年，赐公主巴古银五万两、哈刺哈纳银千两。

至元二年，赐诸王合必赤、亦怯烈，金素币各四；拜行，金币一；赐诸王只必帖木儿银二万五千两、钞千锭。

四年，赐王玉龙答失银五千两、币三百匹，岁以为常。

五年，诸计王木忽及八刺合币帛六万匹。

七年，赐皇子南术合马六千、牛三千、羊一万。

十二年，赐皇子安西王币帛八千匹，丝万斤。

十九年，赐诸王塔海帖木儿、忽都帖木儿等金银、币帛有差。

二十五年，赐诸王火你赤银五百两、珠一索、锦衣一袭，玉都银千两、珠一索、锦衣一袭。赐诸王阿赤吉金二百两、银二万二千五百两、银二万二千五百两、钞西千锭及纱罗绢布有差。赐拔都不伦金百五十两、银五千两及千帛纱罗等万匹。赐诸王术伯金银皆二百五十两，币帛纱罗万匹，又赐术伯银二万

五千两、币帛纱罗万匹。赐诸王也里干金五十两、银五千两、钞千锭、币帛纱罗等二千匹。赐按搭儿秃等金二百五十两、银十二万五千两、钞二万五千锭、币帛布 布二万三千六百六十六匹。赐诸王爱牙合赤等金千两、银一万八千三百六十两、丝万两、绵八万三千二百两、币一千二百匹、织五千九十八匹。

三十一年，成宗即位，中书省臣言：“陛下新即大位，诸王、驸马赐与宜依往年大会之旧例，赐金一者加四为五，银一者加二为三。又江南分土之献，初止按其版籍令户出钞五百文，今亦当有加。然不宜增赋于民，请因五百文另二贯，从今岁官给之。”从之。是年，赐驸马蛮子带银七万六千五百两，阔里吉思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两，高丽王暉三万两。赐国王和童金二百五十两，月儿鲁百五十两，伯颜、月赤察儿各五十两，钞锦各有差。赐亦都护金五百五十两、银七千四百两，合学里的斤帖林金五十两、银四百五十两。西平王奥鲁赤、宁远王阔阔出、镇南王脱颜及先帖木儿大会赐例，金各五百两、银五千两、钞二千锭，币帛各二百匹。诸王帖木儿不花、也只里不花等，金各四百两、银四千两、钞二千六百锭，币帛各一百六十匹。赐雪雪的斤公主钞千锭，诸王伯答罕、察合儿三千锭，伯牙兀真、赤里、由柔伯牙伯刺麻、阔怯伦、忙哥真各金五十两，银钞币有差。赐不鲁花真公主及诸王阿只吉安弟伯秃银钞有差，赐诸王亦思麻殷金五十两。

元贞元年，赐诸王忽刺出金五十两、珠一串。诸王阿失罕来朝，赐金五十两、银四百五十两。赐诸王木颜帖木儿、阿八也不干金各五百两，银五千两，钞二千锭，币帛各二百匹。其幼者减五分之一。

二年，赐诸王合班妃钞千二百锭，杂币帛千匹，驸马塔海铁木儿钞三千锭。赐八撒、火而忽答孙、秃刺三人钞五千锭。

赐诸王铁木儿金二百五十两、银二千五百两、钞五千锭，以旌其战功。定诸王朝会赐与：太祖位，金千两、银七万五千两；世祖位，金各五百两，银二万五千两；余各有差。

大德元年，赐诸王要木忽而、兀鲁忽不花岁赐各钞千锭。赐晋王甘刺麻钞七万锭，孛阿班答三万锭，赐药木忽儿木一千二百五十两、银一万五千两，钞一万二千锭。赐诸王药木忽儿金一千二百五十两，兀鲁忽不花赐并其母一千两银，钞各有差。赐诸王亦怜真等金银钞有差。

大德三年，赐诸王六十、脱脱等钞一万三千余锭。

四年，赐诸王也孙等钞一万八千五百锭。合丹之孙脱欢自北境来归，赐钞一千四百锭。

六年，赐诸王八撒儿等钞八万六千三百余锭，赐诸王捏苦迭儿等钞五千八百四十锭。

七年，赐皇侄海山及安西王阿难答，诸王脱脱、八不沙，驸马蛮子台等，各金五两，银珠装币等物有差。赐诸王纳忽里钞千锭、币二千匹。

八年，赐安西王阿难答，诸王阿只吉、也速不干等钞一万四千锭。

九年，给还西安王积年所减岁赐金五百两、丝一万五千九百斤。赐诸王脱脱钞二千锭，奴兀伦、索罗等金五百两、银千两、钞二万锭。赐察八面、朵瓦所遣使者银千四百两、钞七千八百余锭。赐安西王阿难答、月鲁铁木儿钞五千锭，以金千两、船七万五千两、钞十三万锭。赐兴圣太后出居怀州。驸马按替不花来自朵瓦，赐银五十两、钞二百锭。诸王忽刺出及昔儿吉思来贺立皇太子，赐钞及衣服、弓矢等有差。赐安西王阿难答，西平王王奥鲁赤、不里亦钞三万锭，南哥班万锭，从者三万三千锭。赐梁王松山钞千锭，赐西宁王出伯钞三万锭，赐皇侄阿

木哥钞三万锭。

武宗即位，命中书省臣议诸王朝会赐与，依成宗例，比世祖所赐金五十者增至二百五十两，银五十两者增至百五十两，以金二千七百五十两、银十二万九千二百两、钞万锭，币帛二万二千二百八十匹奉兴圣宫，赐太子亦如之。赐越王秃剌钞万锭。

至大元年，中书省臣言：“朝会应赐者为锭总三百五十万锭，已给者百七十万，未给者犹百八十余万，两都所储已罄。自今特奏乞赏者宜暂停。”从之。晋王也孙铁木儿以诏赐万锭、止给八千锭为言，敕给晋王钞千锭，余移陕西省给之。赐国王和童金二百五十两、银七百五十两，赐镇南王老章金五百两、银五千两、钞二千锭、币帛八百匹，也先不花、牙儿赤金各二百五十两，银七百五十两，钞定二千锭。赐诸王八亦忽，金百五十两，银七百五十两。复赐八不沙，金五百两。赐晋王所部五百四十七人，钞五万二千九百五十锭，定王药木忽儿金千五百两、银三万两、钞万锭。赐诸王木南子金五十两、银千两、钞千锭。赐皇太子鹰坊钞二十万锭。赐诸王脱欢金三百两、银二千五百两、钞二千锭，阿思不花金百两、银千两、钞千锭。赐皇太子金千两。

二年，以诸王老的代梁王镇云南，赐金二百五十两、银七百五十两，从者币帛有差。

三年，赐诸王那木忽里等钞万二千锭。

仁宗即位，以诸王朝会普赐金三万九千六百五十两、银百八十四万九千五十两、钞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锭、币帛四十七万二各四百八十八匹。己巳，卫王阿木哥入朝，赐钞二万锭。以朝会恩赐诸王秃满金百五十两、银五千三百两、币帛三千匹。以朝会恩赐，月赤察儿、床兀儿金二百两、银二千八百

两；赐诸王阿不花等金二百两、银七百五十两、钞一万三千六百三十锭，币帛各有差；赐皇姊大长公主钞万锭。

皇庆元年，赐安王完泽及其子金三百两、银一千三百五十两、钞三千五百锭。赐安远王丑汉金百两、银五百两、钞千锭。赐诸王阔阔出金束带一、银百五十两、钞二百锭。赐诸王宽彻、忽都迷失金百五十两、银一千五百两、钞三千锭，币帛有差。

二年，赐诸王按灰金五十两、银七百五十两、金束带一，币帛各四十匹。赐宣宁王铁木儿不花币帛百二十匹，安远王亦思丹等各百匹。敕卫王阿木哥岁赐外，给钞万锭。赐驸马脱铁木儿金百五十两、银七百五十两、币帛五十匹。赐诸王火罗思迷、脱欢、南忽里，驸马忙兀带，金二百两、银一千二百两、钞一千六百锭，币帛各有差。

延祐元年，赐卫王阿木哥等钞七千锭。

二年，赐诸王纳忽答儿金五十两、银二百五十两、钞五百锭。赐宣宁王铁木儿不花及其弟钞万锭。

三年，赐诸王迭里哥儿不花等金三百五十两、银一千二百两、钞三千二百锭。币帛有差。赐周王从卫钞四十万锭。

四年，赐诸王宗戚朝会者金三百两、银二千五百两、钞四万三千九百锭。赐赵王阿鲁秃金五十两、银五百两、钞千锭。安远王丑汉、汉王阿鲁秃，为叛王脱火赤所掠，各赐金银币帛。赐皇姑大长公主忙哥台金百两、银千两、钞二千锭，币帛各百匹。

五年，赐诸王桑哥班金束带一、银百两、钞五百锭。赐安王兀都思不花等金束带及金二百两、银一千五十两、钞二千二百锭、币帛二百八十匹。赐诸王八里带等金二百两、银八百五十两、钞二千锭、币帛二百匹。诸王五千锭、币帛一百匹。

六年，英宗即位，赐诸王也孙铁木儿、脱脱那颜等金银币

帛有差。赐诸王铁木儿不花钞万五千贯。赐诸王阿木里台宴服珠帽。赐诸王曲鲁不花钞万五千贯。赐诸王买奴等钞二十五万贯。赐公主札牙八刺等钞七万五千贯。以登极大赉诸王、百官，计金五千两、银七十八万两、钞一百二十一万一千贯、币五万七千三百六十四匹。

帛四万九千三百二十二匹、木棉九万二千六百七十二斤、布二万三千三百九十匹、衣八百五十九袭、鞍勒弓矢有差。赐寿宁公主钞七万五千贯，给武宗皇后钞七十五万贯，赐公主札牙八刺从者钞七十五万贯，赐公主买的钞五万贯，驸马灭怜钞二万五千贯，赐晋王也孙铁木儿钞百万贯，赐公主速哥八刺钞五十贯。

二年，赐诸王案忒不花钞七万五千贯。驸马脱脱卒，赐钞五万贯。遣亲王阇闾秃总兵北边，赐金二百五十两、银二千五百两、钞五十万贯。

三年，遣诸王忽刺出往云南，赐钞万五千贯。赐诸王喃茶失言二百五十万贯。

泰定即位，大赉后妃、诸王、百官金七百余锭、银三万三千锭，钱及币帛称是。

泰定元年，赐诸王彻彻秃金一锭、银六十锭、币帛各百匹。塔思不花金一锭、银四十锭、币帛二百匹，阿忽铁木儿等金银各有差。赐寿齐公主金十锭、银五十锭、钞一万锭。遣诸王阇闾出镇畏兀，赐金银钞千计。诸王阿木哥卒，赐钞千锭。诸王阿马卒，赐钞五千锭。赐云南王王禅钞二千锭，诸王阿都赤钞三千锭，诸王伯颜帖木儿二千锭。

三年，诸王薛彻秃、晃火帖木儿来朝，赐金银钞币有差。赐诸王宽彻不花、买奴各三千锭，赐诸王孛罗铁木儿、阿刺忒纳失里各钞二千锭。赐寿宁公主田百顷、钞三万锭。赐梁王王

禅钞五千锭，赐王禅及诸王彻彻秃币帛各二百匹。赐绥宁王阿都赤钞四千锭，赐汀宁王八刺失里钞三千锭。

四年，诸王买奴来朝，赐金一锭、银十锭、钞二千锭，币帛各四十匹。赐诸王阿忒刺纳夫里等钞六千锭。亲王也先铁木儿镇北边，赐金一锭、银五锭、钞五百锭，币帛各千匹。诸王火沙、阿荣、答里镇北边，赐金银币钞各有差。诸王搠思班、不赛因等以文豹、名马等物来献，赐金银妙万计。赐谥王火儿灰、月鲁帖木儿、八刺失里及驸马买住罕钞一万五千锭，金银币帛有差。赐寿宁公主钞五千锭。赐营王也先帖木儿钞三千锭。赐公主不答吉你钞千锭。诸王孛罗进使贡硃砂，赐钞二千锭。

致和元年，赐辽王脱脱钞五千锭，梁王王禅钞二千锭。

天历元年，赐诸王阿刺忒纳夫里、帖木儿不花、宽彻不花、买奴等金各五十两、银各五百两，币各三千匹。赐阿刺忒纳夫里及齐王月鲁帖木儿等金各五百两，银各一千五百两，钞各万锭，诸王朵列帖木儿金五十两、银五百两、钞千锭。二年，中书省臣言：“思贲请王、百官，诸如武宗之制，凡金银五锭以上，减三分之一，五锭以下全畀之。又以七分为卒，其二分准时值给钞。”制可。赐武宁王彻彻秃金百两、银五百两，西域诸王燕只吉台金二千五百两、银万五千两，钞币有差。

至顺元年，敕有司供明宗后八不沙、宫人币帛二百匹，及阿梯里，脱忽思币帛有差。赐鲁国大长公主钞万锭，赐诸王养怯帖木儿、孛栾台、征棘斯、察阿兀罕等金钞币有差。赐诸王朵列铁木儿银千两、币二百匹。

二年，赐燕帖木儿及公主察吉儿各金百两、银五百两、钞二千锭。定功赏。诸王各金百两，银五百两，金膝带一，织金等币各十八匹。三年，赐公主月鲁金五百两、银五千两。遣使往西域，赐诸王不赛因绣彩币二百四十匹。

三年，宁宗即位，货贲诸王金帛如文宗即位之制。以诸子忽刺台贫乏，赐钞五百锭。赐诸王克彻币帛各二千匹。

至元二年，赐宗王火儿灰母答里钞一千锭。赐吴王搠失江钞五千锭。命宗王不兰奚、驸马月鲁不花等镇薛连可、怯鲁、速速地，各赐钞六百锭及银牌。

四年，赐宗王王里不花钞千锭、金一锭、银十锭。

卷七十二志第四十六

食货十二

赈恤上

赈恤之法有二：曰蠲免，曰赈贷。以恩免者：朝廷有大庆则免之；有盗贼之乱、军旅供给之费，则免之；逃亡复业者，则免之；军民站户困弊，则免之。以恩赈者：曰鰥寡孤独，曰诸王部众之贫乏。其余则恩免所及者，赈亦及之。至于灾免、灾赈，则以水旱疫疠，救生恤死，尤荒政之最亟者。今类共事，分著于后。

恩免：

世祖中统元年，量减丝料、包银分数。

二年，诏：减免民间差发，免平阳、太原军站户重租税科。诏：十路宜抚使。量免民间课程，弛诸路山泽之禁。

三年，以军兴，人民劳苦，敕停公私逋负毋征，以米千石、牛三百给西京蒙古户。北东等路。以兵兴供给繁重，免本岁丝料、包银。蠲滨、棣今岁田租之半，东平蠲十分之二。复蒙古军站户。差户、农民包银，征其半。俘户止令输丝。民户输赋之月，毋征私债。敕济南官吏，凡军民公私逋负，权住毋征。三叉沾灶户，经宋兵焚掠，免今年租赋。以济南路遭李璫之乱，军民皆饥，尽免差发。

四年，以西凉民户值浑都海之乱，人民流散，免差税三年。

至元元年。诏：减明年包银十分之三，无业者试十分之七，逃户复业者免差税三年。

三年，减中都包银四分之一。

七年，诸路课程，减十分之一，以纾民力。

八年，诏：四川民力困弊，免茶盐课税。

十二年，蠲免包银丝绵钞，免河南路包银三分之二，其余路分亦免十分之五。

十三年，敕减今岁丝赋之半，免大都医户十二年丝银。

十七年，敕和州等处为叛兵所掠者，赐钞给之。仍免民差役三年。

十八年，免福州路今年税二分。十八年，以前租税并免征。

十九年，免诸路民户明年包银、俸钞及逃移户差税。

二十年，免大都、平滦民户丝绵俸钞。二十年，免福建归附后未征苗税，免京畿所括田旧税三分之二，新税三之一。

二十一年，蠲江南今年田租十分之二，其十八年以前逋欠悉免之。

二十二年，除民间包银，三年不使带纳俸钞，尽免大都地稅。

二十四年，免唐兀卫河西地元籍徭役，免东京等处军民徭赋。

二十五年，免辽阳、武平等差发，以武冈、宝庆二路荐经寇乱，免今年酒税课及前岁逋租。以南安、瑞、赣三路，连岁盗起，民多失业，免逋岁万二千六百石。湖头贼张治国掠泉州，免泉州今岁田。

二十六年，蠲汀、漳二州田租。宜章县为广东寇所掠，免今岁田租。

二十七年，常宁州过寇乱，免其田租。广州、韶州以遭寇

乱，并免其田租。减河间、保定、平滦三路丝绵银。

二十八年，免江淮贫民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所逋田租二百九十七万六千余石，及二十六年未输田租十三万石、钞一千一百五十锭、丝五千四百斤、绵千四百三十余斤。二十八年，免腹里诸路包银俸钞，其大都、上都、隆兴、平滦、大同、太原、河间、保定、武平、辽阳十路钞银并除之。

二十九年，以上都、隆兴、平滦、河间、保定五路供给，视他路为甚，宜免今岁公赋。免宝庆路田租万三千九百七十三石。置会同、安定二县隶琼州，免其田租。

至元三十一年，成宗即位，除大都、上都两路差税一年，其余减丁地税十分之三，系官逋欠一切蠲免，民户逃亡者差税皆除之。以上世祖皇后裕宗尊号，免所在本年包银俸钞，及内郡地税、江淮以南商税。

元贞元年，除大都民户丝料、包银、税粮。

大德元年，免上都、大都、隆兴差税三年。

大德二年，免今年上都、隆兴丝银，大都差税、地租。

四年，诏颁宽令，免上都、大都、隆兴大德五年丝银税粮，附近秣养马驼之郡免税粮十分之三，其余免十分之一，江北荒田许人耕种者并展税限一年。著为令。

七年，以转输军饷劳，免思、播二州及潭、衡、辰、沅等路税粮一年，常、澧三分之一，淘金站户无种佃者免杂役。

九年，又下宽免之令，以恤大都、上都、隆兴、腹里、江淮之民。

十年，免大都今年租，逃移复业者免差税三年。

十一年，免上都、大都、隆兴差税三年，其余路分量轻重优免。免云南八番等地面差发一年，其积年逋欠蠲之，逃移复业者免三年。

至大二年，上尊号，诏：毋令见户包纳差税，被灾百姓内郡免差税一年，江淮免夏税三年，免大部、上都、中都秋税，其余今岁被灾人户，依上蠲免，至大二年以前民间欠差税课程。并行豁免。

四年，免腹里包银及江南夏税十分之二。又免大都、上都、中都差税三年。

延祐元年，以改元，免上都十大都差税二年，其余经赈者免一年，流民复业者免差税三年。

二年，免各差税、丝料，延祐元年泸州、麻阳二县以土贼作乱，蠲其田租。

七年，减天下租赋二分，包银二分。免上都、大都、兴和三路差税三年，又免税粮、包银、丝料、合有差发。

至治二年，免大都、兴和差税三年，八番、思、播、两广洞寨差税二年，江淮创科包银三年，四川、云南、甘肃秋粮三分，河南、陕西、辽阳丝银三分，赈恤云南、广海等处。

泰定元年，免天下和买杂役三年，蛋户差税一年。

二年，除江淮创科包银，流民复业者免差役三年。

二年，免各路差丝科。

天历元年，免诸路差税、丝料有差及海北盐课二年，免民间逋赋无可追征者，免奉元路商税一年，免永平总管府田租二年，免达达军站之贫乏者及各路差租有差，免人民逋欠官钱。

至顺元年，以改元，免诸路税差有差，诏：河南、怀庆、卫辉、普宁四路今岁差发全行蠲免；其余路分，腹里差发、江淮复税，亦免三分，免海北盐课三年，免云南行省田租。

三年，免大都、上都、兴和三路差税三年，腹里差发免，其余诸郡不纳差去处免税粮十分之二，江淮以南夏税亦免二分。

至正元年，免天下税粮五分。

六年，免天下差税三分，水旱之地全免。

灾免：

中统元年，以各处被灾。验实免科差。四年，以秋旱霜灾，减大名等路税粮。

至元三年，开元等路饥，减户赋布二匹，秋税减其半，水达达户，减青鼠二，其租税，被灾者免征。真定等路旱蝗，其代输筑城役人户，悉免之。

五年，东胜旱，免其租赋。

八年，以去岁东平及西京旱蝗水潦，免其租赋。

七年，益都登莱旱蝗，诏减其今年包银之半。东京路饥兼造船劳役，免今年丝银十之三。

南京、河南等路蝗，减今年丝银十之三。以南京、河南旱蝗，减今年差赋十之三。

十八年，保定路清苑县旱，高店、夏津、武城等县虫害稼，免今年程计六千四百四十八石。

十九年，免巩昌等处积年所欠田租课。

二十四年，大都饥，免今岁俸钞，诸路半征之。沈州饥，又经乃颜兵蹂躏，免其今年丝银、租赋。浙西诸路水，免今年田租十之二。

二十五年，益州旱，蠲其租四千七百石。平江水，免所负酒课。睢阳霖雨害稼，免其租千六百石有奇。以考城、陈留、通许、杞、太康五县大水，及河溢没民田，免其租万五千二百石。保定霖雨害稼，免今岁田租。澶州等处霖雨吉稼，免今年田租。安西省大饥，免田租二万一千五百石有奇，仍贷粟赈之；嘉祥、鱼台、金乡三县霖雨害稼，免其租五千石。巩昌路荐饥，免田租之半，仍以钞三千锭点其贫者。

二十六年，绍兴大水，免未输田租。泰发寺屯明大水，免今岁租。济宁、东平、汴梁、济南、棣州、顺德、平滦、真定霖雨害稼，免田租十万五千七百四十九石。两淮屯田雨雹害稼，免今岁田租。大都路霖雨害稼，免今岁田租，仍减价糴诸路仓粮。台、婺二州饥，免今年田租。武平路饥，免今年田租。无为州大水，免今年田租。

二十七年，晋陵、无锡二县霖雨害稼，并免其田租。芍陂霖雨害稼，免其租。以荐饥，免今岁银、俸钞，其在上都、大都、保定、河间、平滦者万一百八十锭，在辽阳省者千三百四十八锭有奇。平山、真定、枣强三县旱，灵寿、元氏二县大雨雹，并免其租。江阴大水，免田租万七百九十石。河溢太康，没民田三十一万九千八百余亩，免其租八千九百二十八石。棣州厌次、河阳大风雹害稼，免其租。免河间、保定、平滦岁赋丝之半。怀孟路武陟县、汴梁路祥符县皆大水，免田租八千八百二十八石。终南等屯霖雨害稼万九千六百余亩，免其租。广济署洪济屯大水，免其租万三千二百四十一石。兴、松二州陨霖杀禾，免其租。隆兴路陨霜杀稼，免其田租五千七百二十三石。免大都、平滦、保定、河间自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逋租十三万五千六百二十二石。大同路民多流移，免其田租二万一千五百四石。

二十八年，上都、太原饥，免至元十二年至二十六年所逋田租三万八千五百余石。武平路饥，免其去年租田。凡州郡田尝被灾者，悉免其租，不被灾者免十之五。太原、杭州饥，免今岁田租。抚州路饥，免去岁田租四千五百石，大名之清河、南乐诸县霖雨害稼，免田租万六千六百六十九石，婺州水，免田租四万一千六百五十石。景州、河间等州霖雨害稼，免田租五万六千五百九十五石。以岁荒，免平滦屯田，免大都今年田

租。保定、河间、平滦三路大水，被灾都全免，收成者半之。武平饥，免今年田租。广济署大昌等屯水，免田租万九千五百石。以武平地震，全免去年税四千五百三十六锭，今年量输之，止征二千五百六十九锭。

二十九年，京畿荐饥，免今岁田租。龙兴路南昌、新建、进贤三县水，免田租四千四百六十八石。平江、湖州、常州、镇江、嘉兴、松江、绍兴等路水，免至元二十八年田租十八万四千九百二十八石。大宁路惠州连年水旱，诏给钞二千锭及粮一月赈之。太平、宁国等六路饥，发粟赈之。高丽饥，赐米十万石。广济署屯田既蝗复水，免今年田租九千三百十八石。平滦路大水且霜，免田租二万四千四十一石。

三十年，营田提举司屯田为水所没，免其租四千七百七十二石。湖州、平江、嘉兴、镇江、扬州、宁国、太平等路大水，免田租百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三石。岳州华容县水，免田租四万九百六十二石。辽阳、沈州、广宁、开元等路灾害稼，免田租七万七千九百八十八石。岳州华容县水，免田租四万九百六十二石。

三十一年，常德、岳、鄂、汉阳四州水，免其田租。

元贞二年，象食屯水，免其田租。

大德元年，归德、徐、邳、汴梁诸县水，免其田租二年。以水旱，减州郡田租十分之三，甚者尽免之，老病单弱者差税并免三年。顺德旱，大风损麦，免田租一年。

三年，扬州、淮安，免其田租。以江陵、沔阳、庐、随、黄等州旱，汴梁、归德、永、陇、陕蝗，并免其出租。

五年，平滦路水，免今年田租，仍赈粟三万石。遣官分道赈恤各路，被灾重者，免其差一年，贫乏之家计口赈之。顺德路水，免其田租。江陵、常德、皆旱，并免其门摊、酒课。

七年，尽除内郡饥荒所在差税，仍令河南省赈恤流民。各道宣抚使言：“去岁被灾人户未经赈济者，宜免其差役。”从之。浙西淫雨，民饥者十四万，赈粮一月，仍免今年夏税，并各户酒醋课。免大德七年民间逋税。

八年，免平阳、太原差其差税三年，及隆兴、上都、大同等路被灾人户二年。大都、保定、河间路免一年。江南佃户私租太重，以十分为率，减二分，永为定例。柳林屯田被水，其逋租及民贷食者皆勿征。陈州霖雨，免其田租。以顺德、恩州去岁霖雨，免其民租四千余石。大名、高唐去岁霖雨，免其田租二万四千余石。冀、孟、辉、云内诸州，去岁霖雨，免其田租二万二千一百石。

九年，以陕西渭南、栌阳诸县旱，免其田租。免晋宁、冀宁三年商税之半。扬州之泰兴、江都，淮安之山阳水，免其田租九千余石。

十一年，陕西行省吉：“开成路前者地震，民力重困，已免赋二年，请再免今年。”从之。

至大元年，江淮大饥。免今年作赋及夏税。益都饥，免今年差徭，仍以本路课税及发米汪利诗两仓粟赈之。江南北水旱饥荒，免至大元年差发、官税。免绍兴、广元、台州、建康、广德诸路田租，又免酒课十分之三。绍兴灾甚，凡田户止输田租十分之四。

至大二年，以徐、邳连年大水，百姓流离，悉免今年差税。东平、济宁荐饥，免其民差税之半，下户悉免之。

三年，济南、东平符处饥，免曾经赈恤诸户今岁差税，其未经赈恤者量减其半。

四年，浙西水灾，免漕江浙粮四分之一。

皇庆元年，益都饥，免所贷官粮二十四万石。

皇庆二年，免大宁路金税、盐课。

延祐元年，免上都、大都差税二年，其余被灾曾经赈济人户免其税一年。免蒙古地差税二年。

三年，甘肃等州饥，免田租。

至治元年，滁州霖雨伤稼，免其田租。临江路旱，免其田租。高邮兴化县水，免其田租。雷州路海康、遂溪二县海溢，坏民田，免其税二年。河间、陕西十二县民饥，免其徂之半。泾州雨雹，免被灾者租。南阳西穰等屯风雹，洪泽芍陂屯田去年旱蝗，并免田租。免德安府被灾民租。睢、许二州，去年水旱，免其租。淮安路去岁大水，辽阳路陨霜杀禾，南康路旱，并免其租。安丰县霖雨害稼，免其租。扬州旱，免其租。新安、上蔡二县水，免其租。淮安路水，免其租。

泰定三年，大都、河间、保定、永平、济南、常德诸路饥，免其田租之半，庐州、郁林州及洪泽旱，免其租。光州水，中山安喜县雨雹伤稼，大昌屯河决，大宁、庐州、德安、梧州、中庆诸路属县水旱，并免其租。沔阳府旱，免其租。永平路大水，免其租，仍赈粮一月。亳州河溢，免其田租。

四年，永平路饥，免其租，仍赈粮两月。汴梁属县饥，免其租。延安府县旱，免其租。龙兴属县旱，免其租。大都、保定、真定、东平、济南、怀庆诸路旱、免其田租之半

致和元年，免河南自实田租一年，被灾州郡税粮一年，流民复业者差税三年。

天历二年，免陕西延安诸屯逋粮千九百七十石。永平屯田昌同、济民、丰瞻诸署以蝗及水灾，免今年租。以淮安海宁州、盐城、山阳诸处去年水，免今年租。黄州及思州旱，免其田租。

至顺元年，以河南、怀庆旱，其门摊课程及逋欠差税皆免征。

至顺二年，安庆之望江，淮安之山阳县皆水，免其田租。常德府枕源州水，免其田租。以扬州泰兴、江都二县雨害稼，免其田租。德安府水，免其田租。辰州、兴国二路虫，归德府雨伤稼，并免其田租。高邮府水，免今年租。

元统二年，免天下民租之半。

恩赈：

中统元年，诏天下鰥寡孤独者废疾不能自存之人，命所在官司以粮赠之。

至元元年，诏病者给药，贫者给粮。

八年，令各路设济众院以居贫民。敕诸路鰥寡孤独疾病不能自存者，官给庐舍薪米。

十年，以官吏破除人己，凡粮薪并敕于公厅给散。

十七年，赐四川贫民及兀刺带等牛马羊价钞。赐秃浑贫民粮及八刺合赤等羊马钞。十八年，上都南四站人畜困乏，赐钞给之。

十九年，各路立养济院一所，仍委宪司点治。

二十年，给京师南城孤老衣粮房食。给水达达鰥寡孤独者绢千匹、钞三百锭。

二十一年，赐贫乏者阿鲁浑、玉龙帖木儿等部众，共钞七千四百八十锭。赐贫乏者押失、忻都察等钞一万四千三锭。赐蒙古贫乏者也里古、怯列海、察儿等钞十二万四千七百二十三锭，又赐蒙古贫乏者兀马儿等钞二千八百五锭。

二十二年，以伯敕八等贫乏，给钞七万六千五百二锭。赐合达里贫民及合刺和合丹民牛种，给钞万六千三百锭。

二十四年，给诸王巴八所部贫乏者钞万一千锭。

二十五年，济宁投下蔡古军乏食，诏辽阳省给米万石赈之。以咸平荐经兵乱，发沈州仓赈之。兀良台饥民多殍，给三月粮。

西安王阿难荅来告饥，诏给米六千石及橐驼百。

二十六年，拔都不伦部民千一百四十八户贫乏，赐银十万五千一百五十两。检视请王按灰部贫民，给以粮。乞儿乞思户，验其贫者赈之。辽阳自乃颜叛，民疲敝，发钞五千八百锭赐之，赐也速带儿所部万人钞万锭。

二十七年，命验大都路贫病之民在籍者二千八百三十七人，发粟三百石赈之。

二十八年，给寡妇冬夏衣，赐薛彻温都儿等九驿贫民三月粮。

二十九年，给贫民柴薪，日五斤。

三十年，周贫乏，钞三万七千五百二十锭。

三十一年，赐京师贫民米绢。以东胜等处牛递户贫乏，赐钞三千余锭。卜阿思民，为海都所掠，喝钞三万九千九百余锭。

元贞元年，以蛮子台所部贫乏，赐钞十八万锭。以诸王亦怜真部驿人贫乏，赐钞千锭。赐章河至苦盐驿分乏户钞一万二千九百余锭。给塞下贫民钞二万四千锭。以博尔赤、荅刺赤贫乏，赐钞二万九千余锭。赐诸王巴撒尔等三部钞四万八千五百余锭。

二年，诏各处孤老人布帛各一匹赈之。赐辽阳行省粮三万石。安西王部贫乏，给粮万石赈之。

大德元年，给也只所部六千户粮。

二年，以粮十万石赈北边内附贫民。给西平王奥鲁赤所部民粮。

三年，诏：遇天寿节，人给中统钞一贯，著为令。驸马蛮子台所部匱乏，以粮十三万石赈之。辽东开元、咸平蒙古、女真等人乏食，以粮二万五千石赈之。

四年，赐诸王也只里部钞二万锭，八怜脱思所隶户六万五

千余锭。赐出伯所部钞万五千四百余锭，赈之。

五年，给和林贫军钞二十万锭，诸王药忽木所部钞万五千九百余锭。给札忽而真妃子所部钞二万锭，又给札忽而真及诸王出伯军钞四十万锭。赐定远王所部钞十四万三千锭。减直粟米赈京师贫民，其老幼廩给之。

五年，始行红贴粮法于大都、上都，令有司籍贫户，置半印号簿文贴，各书姓名口数，逐月对贴，以给大口三斗，小口半之，视赈粟之直三分减一，每年拨米二十万四千九百余百。

六年以云南站户贫乏，以银钞优恤之。京师民乏食，计口赈之。发通州仓米赈贫民，给死者棺木钱。赈那海贫乏户米八千石。赐诸王合荅孙等部钞四万五千八百余锭。

七年，赈凤翔、秦、巩、甘州、合迷里贫乏户。七年，赐诸王脱铁木儿之子也先博怯所部等钞六千九百余锭。赐诸王阿只吉所部钞二万余锭、粮万石。

八年，赐西平王奥鲁赤、合带等部民钞万锭，朵耳思等站户钞二千二百锭、银三百九十两有奇。

九年，赐诸王完浑、撒都失里、别不花等所部钞。五万六千九百锭，币帛有差。免大都、上都、隆兴差税，内郡包银、俸钞一年。江淮以南租税及佃种官田者，均免十分之二。九年，给脱脱所部乞而吉思民粮五月。九年，赐西宁王出伯所部钞三万锭。

十年，以沙都而所部贫乏，给粮两月。以京畿雷家站户贫乏，赐钞五百锭。

十一年，赐晋王部贫民钞五万锭。

至大元年，以大都难食，粟米十万石减其价以赈之。诏开宁路及宣德、云州工役浩繁，除赋税已免二年外，更免一年。

三年，楚王牙忽都所隶户贫乏，以米万石、钞六千锭赈之。

赐晋王也孙铁木儿所部贫民钞三千锭。

四年，赐大都路民九十者二千三百三十一人。帛二匹；八十者八千三百三十一人，帛一匹。赐湘宁王所部钞三万二千锭。

皇庆二年，以米五千石赈阿只吉都之贫乏者。

延祐元年，西番诸王贫乏。给钞万锭。曲鲁部畜牧耗，赐钞八百七十三锭。营王也先铁木儿支属贫乏，赈粮两月。荅即乃所部匱乏，给粮二万石。

二年，诸王脱列铁木儿所部缺食。以钞七千五百锭赈之。发粟三百石，赈诸王按铁木儿等部贫民。奉元、龙兴、吉安、察罕脑儿诸驿乏食。给粮赈之。

三年，诸王按灰部乏食，给米三千二百八十六石赈之。

四年，给天下鰥寡孤寡独钞，减免各处田租有差。以诸王部经脱火赤之乱，百姓贫乏，给钞十六万六千锭、米万石赈之。赐诸王秃满铁木儿等部金一千三百两、银七千七百两、钞一万七千七百、帛二千匹。

五年，赐晋王等部贫乏者二月粮。五年，赈辽东贫民。诸王雍吉部众乏食。赈米三千石。诸王按塔木儿等部众乏食，赈粮两月。敕枢密院核实蒙古贫乏者，存恤之。

六年，赈晋王部贫民，给钞四十万锭。赈合刺赤部贫民三十万锭。赈诸位怯怜口。赐左右鹰房及合刺赤等贫乏钞十四万锭。东平、济宁水陆驿乏食，户给麦千石。敕上都、大都冬夏设食于路，以食饥者。

七年，市羊五十万、马十万，赈北方贫乏者。市马三万、羊四万给进军贫乏者。以昌平、滦汨十三驿供亿繁重，给钞三十万贯赈之。

至治二年，岭北戍卒贫乏，赐钞三千二百五十万贯、帛五十万匹。给蒙古子女贫乏者钞七百五十贯，又赐百五十贯。

三年，賑北边军钞二十五万锭、粮二万石。

泰錠元年，彻彻火儿火思之地五千户贫乏，賑之，给钞三千锭散与贫者。

三年，賑昌王八剌失所部钞四万锭。賑潜邸贫民钞二十万锭。

天历二年，賑保錠路被兵之民百四十五户粮一月。真定民三千七百四十八户及开平县民被兵者，并賑之。以米五万石賑棗京师贫民。

至顺元年，发米十万石賑棗京师贫民。命以賑粮十万石济京师贫民。賑上都怯怜口万五千七百户，粮二万石。賑襄邓畏兀民被兵者六十三户，户给钞十五锭、米二石；被兵掠者五百七十七户，户给钞五锭、米二石。

三年，賑棗米五万石济京师贫民。给诸王也先铁木儿所部二千石。賑暗伯拔都军屯东边者粮两月。賑金兰站户不能自存者粮两月。賑辽阳千户小薛干所部贫乏者粮。安西王阿难荅、西平王奥鲁赤所部皆乏食。给米有差。速哥察儿等十三站乏食，给银。

至正元年，临贺县被徭寇掠，发义仓賑之。

至正六年，发米二十万石賑棗上都贫民。

八年，遣使賑湖南北被寇人民，死者钞五锭，伤者三锭，毁所居屋者一锭。

十六年，诏沿海州县为贼所掠者，免田租三年。

卷七十三志第四十七

食货十三

賑恤下

入粟补官内外诸仓

惠民药局

灾賑：

中统元年，平阳旱，賑之。

二年转懿州米万石，賑亲王塔齐尔部饥民。賑桓州饥民。

三年，甘州饥，给银賑之。发粟三十万石，賑济南饥民。

四年，賑河西饥民银三千七百两。彰德路及洺、磁二州旱，賑之。賑东平等处贫民钞四千錠。賑诸王只必帖木儿部贫民。

五年，益都民饥，賑之。

至元元年，诸王算济所部营账火。发粟賑之。

二年，辽东饥，发粟万石、钞百錠賑之。

一年，益都民饥，賑之。

六年，东平、河间十五属饥，賑之。东昌路饥，賑米二万七千五百九十石。济南路饥，賑米十二万八千九百石。高唐、固安二州饥，以米二万六百石賑之。

八年，賑北京、益都饥。賑济南路饥。賑大都路饥。

九年，以籍田所储粮賑民不足，又发近地官仓济之，賑水达达部饥。賑辽东等路饥。

十年，赈诸王塔察儿部民饥。赈甘州等处诸驿饥民。赈诸王塔察儿部布万司疋。是岁，诸路虫蝻灾五分，霖雨害稼九分，赈米凡五十四万五千五百九十石。

十一年，诸路蝗等虫灾凡九所，民饥，发米七万五千四百十五石、粟四万五千九十九石以赈之。

十二年，卫辉、太原等路旱，河间霖雨伤稼，凡赈米三千七百四十八石、粟二万四千二百六石。濮州等处，命代粮五千石。

十三年，东平、济南、泰安、德州、涟海、清河、平滦，西京西三州，以水旱，赈军民站户米二十二万五千五百六十石、粟四万七千七百十二石，钞四千三百八十二锭有奇。

十四年，赈东平、济南等郡饥民米二万一千六百十七石、粟二万八千六百十三石、钞一百三十锭。

十五年，咸淳府及良民户饥，以钞千锭赈之。赈别失八里日忽思等饥民钞二千五百锭。是岁，西京、奉圣州及彰德等处水旱民饥，赈米八万八百九十石、粟三万六千四十石、钞二万四千八百八十锭有奇。

十六年，以江南所运糯米不堪用者赈贫民。

十七年，高邮等处饥，赈粟九千四百石。

十八年，扬州火，发米七百八十三石赈被灾之家。通、泰二州饥，发粟二万一千六百石赈之。遣使赈瓜、沙州饥民。开原等路六驿饥，命给帛万二千疋，鬻妻子者，官为赎之。

十九年，真定饥，赈粮两月。

二十年，以帛千匹、钞三百锭赈水达达四十九站。

二十一年，合刺禾州民饥，户给牛两头、种二石，更给钞十一万六千四百锭，赈粟六万四百石赈之。

二十二年，于京城南城设赈粟铺三所，发海运粮减直赈之，

白米减钞五两，南粳米减三两。自是岁以为常。发钞二万九千锭、盐五万引、市米赈阿只吉所部饥。

二十三年，大都六属郡饥，赈粮两月。

二十四年，咸平等处霜雹为灾，诏以海运粮五万石赈之。以陈米贷贫民。诸王薛彻都等所部雨土七昼夜，牛羊死者不可胜计，市棉布给之，计直钞万四千六十七锭。以粮给诸王阿只吉部贫民，大口二斗，小口一斗。

二十五年，杭州、平江连岁大水，赈其尤贫者，发海运米十万石，赈辽阳省军民饥者。懿州饥，以米十五万石赈之。莱阳、蒲台二县饥，出米下其直赈之。尚书省臣言：“杭、苏、湖、秀四州大水，请辍上供米二十万石，赈之。”从之，减米价，赈京师。发大路粟，赈流民。胶州连岁大水，令减价糶米以赈之。发米三千石，赈灭吉儿带所部饥民。

二十六年，发和林粮千石，赈诸王火你赤部曲。西安饥，减价糶米二万石。甘州饥，发钞万锭赈之。辽阳饥，货高丽米六万石赈之。宁夏路饥，下其价糶米万一千石赈之。命甘肃行省给合的所部饥者粟。安西饥，减价糶米二万石。甘州饥，发钞万锭赈之。桂阳路饥，下其价糶米八千七百二十石以赈之。合刺部饥，出粟四千三百二十八石有奇以赈之。驸马瓜忽儿部曲饥，赈之。蠡州饥，发河西务米二千石，减价糶以赈之。诸王铁失、孛罗带部众饥，敕上都、辽阳发粟赈之。河西务饥，发米赈之。左右卫顿田大水伤稼，发米四百万石赈之。武平路饥，发常平仓米万五千石赈之。赈保锭等路屯田户饥。平滦昌国屯田饥，赈米一千六百五十六石。输米千石赈平滦饥。赈文安县饥民。桓州等驿饥，以钞给之，蠡州饥，发义仓赈之。伯颜所部阿刺户饥，以粟七千四百七十石赈之。赈马站户饥。

二十七年，大都饥，减价糶粮五万石赈这。丰润署田户饥，

给六十日粮。开元路宁远县饥，发钞二千锭赈之。兴州兴安饥，给九十日粮。伯答罕民户饥，给六十日粮。渐东诸路饥，给九十日粮。任邱县饥，给九十日粮。阉兀所部阑遗饥，给六十日粮。保锭路锭兴饥，发粟五千二百六十四石赈之。中山畝户饥，给六十日粮。广济署饥，给粟二千二百五十石。渔阳等处稻户饥，给三十日粮。永昌站户饥，给米赈之。令大都路以粟六万二千五百六十石赈通州流民。诸王小薛部饥，给六十日粮。定兴站户饥，给三十日粮。出鲁等千一百十五户饥，给六十日粮。平滦民万五千四百六十五户饥，赈粟五千石。纳都等站户饥，给九十日粮。以米千二百石赈诸王赤只里部众。河东山西道饥，敕宣慰使阿里火者购米赈之，又命阿里火者发大同钞本二十万锭赈饥民。二十四年，赈桓州饥民五百石。武平地震，发钞八百四十锭，转海运米万石赈之。尚书省臣言：“江阴、宁国等路大水，民流移者四十五万八千四百七十八户。”帝曰：“此亦何待上闻，当速赈之。”凡出粟五十八万二千八百八十九石。八鲁刺思部饥，命宁夏路给米三千石赈之。隆兴苦盐冻等驿饥，发钞七千锭赈之，滦阳县饥，给六十日粮。不耳答失所部饥。给九十日粮。

二十八年，以去岁陨霜害稼，赈宿卫怯怜口粮二月，发米赈瓮古饥民。太原饥民，口给粮两月或三月，遣官覆验。水达达、咸平路饥，发粟赈之。杭州、平江等五路饥，发粟赈之。溧阳、太平、徽州、广德、镇江五路亦饥，赈之如杭州。赈辽阳、武平饥民。以沙不丁等米赈江南饥民。以米三千石，赈阔里吉思饥民。赈桓州等西站、女真等站饥。大都饥，出米二十五万四千八百石赈之。诸王出伯部曲饥，给米赈之。塔叉儿、塔带民饥，发米赈之。给按答儿民户四月粮。女真部饥，借高丽粟赈给之。平滦路及丰瞻、饥民二署饥，出米万五千石赈之。

二十九年，清州饥，就陵州粟四万七千八百石赈之。给辉州龙山、和平等县饥民粮。赈德州齐河、清平、泰安州饥民。山东廉访司言：“棣州春旱且霜，夏霖潦，乞赈恤。”敕依东平州，发附近官廩计口给之。隆兴跑饥，给钞二千锭，复发粟以赈之。辽阳水达达、女真饥，诏忽都不花趣海运给之。河西务水，给米赈之。帖木塔儿等所部民饥，诏给米五千石以赈之。华容县水，发米二千一百二十五石赈之。

至元三十一年，赈宿卫士怯怜口粮三月。辽阳所属九处大水，命赈恤之。以伯要歹忽刺出所隶一千户饥，赐钞万锭。

元贞元年，以京师米贵，设肆三十所，发粮七万石糴之，白粳米每石中统钞十五两，白米十二两，糙米六两五钱。以陨霜杀禾，赈安西王山后民米一万石。赈辽阳民被水者粮两月。宣德府大水，给粮两月。以粮一千三百石赈隆兴路饥。以二千石赈灭秃等军饥。

二年，平阳路之绛州、台州路之黄岩州饥，杭州火，并赈之。济南民饥，发粟赈之。福建、广西两江道饥，发粟赈之。大都、保锭、济梁、江陵、沔阳、淮安水，金、复州风拔禾，太原闻喜、河南芍陂旱，免其田租。

大德元年，汴梁、归德水，木邻等九站饥，以米六百四十石赈之。以饥，赈水达达粮五千石，公主囊家真位二千石。卫辉路旱疫，澧州、常德、饶州、临江等处，温之平阳、瑞安二州大水，镇江之丹阳、金坛旱，并以粮给之。庐州无为州江潮泛，溢历阳，合肥、梁县及安丰之蒙城、霍邱县，扬州、淮安路饥，韶州，南雄州、处州、温州皆大水，并赈之。常德路大水，常州路及宜兴州旱，并赈之。般阳路饥疫，给粮两月。

二年，建康等路水，发临江路粮二万石赈之。发庆元粮五万石，减其直以赈饥民。江西、江浙水，赈饥民二万四千九百

有奇。赈隆兴、临江两路饥民。又赈金、复州屯田军粮二月。

三年，鄂、岳、汉阳等路旱，免其酒课、夏税。江陵路旱蝗，弛湖泊之禁，仍以粮赈之。

四年，发粟十万石，赈湖北饥。宁国、太平路旱，以粮二十万石赈之。建康、常州、江陵饥民八十四万八千六十余，人给粮，二十二万九千三百九十余石。建康、平江、浙东等处饥民，粮二十二万九千三百余石。

五年，平江等十四路大水，以粮万石随各处时直赈柴。江湖泛滥，东起通、泰、常州，西尽真州，以粮八万七千余石赈之。称海北十三站大雪，牛马多死，赐钞一万一千余锭。五年，上都大水，减价柴粮万石赈之。

六年，湖州等路饥，赈粮二十五万一千余石。大同等路亦饥，赈粮一万六千石。济南霖雨，民多流离，发粟赈之，并赐钞三万锭。保定等路饥，以钞万锭赈之。道州旱，辽阳饥，发粟赈之。岳木忽而等部民饥，以乳牛、牡马济之。以米二千石赈应昌府。亦乞烈等二站饥，赈米一百五十石。以粮四千余石，赈广平路饥民，万五千石，赈江西被水之家，二百九十余石，赈铁里平等四站饥户。宁海州饥，以米九千四百石赈之。

七年，平江等十五路民饥，减直柴粮三十五万四千石。武冈饥，减价柴粮万石以赈之。常德路饥，减直柴粮万石以赈之。平阳、太原地震，遣使分道赈济，为钞九万六千五百八锭，仍免太原、平阳今年差税。诏内郡比岁不登，其民已免差者，并蠲免其旧租。以钞万锭，赈归德饥民。

八年，平阳、太原地震，命赈恤之。扶风、岐山、宝鸡诸县旱，乌撒、乌蒙、益州、忙部、东川等路饥疫，并赈恤之。太原之交城、阳曲、管州、岚州，大同之怀仁雨雪陨霜杀禾，杭州火，发粟赈之。潮州飓风海溢，民溺死者众，给其被灾户

粮两月。以平阳、太原去岁地大震，免其税课一年。

九年，归德濒岁被水，民饥，给粮两月。大同路地震，怀仁县地裂二所，以钞四千锭、米二万五千余石赈之。是年，租赋、税课、徭股一切除免，以汴梁、归德、安丰去岁被灾，潭州、郴州、桂阳、东平等路饥，并赈恤之。以晋宁累岁被灾给钞三万五千锭。宝庆路饥，发粟五千石赈之。潼川霖雨江溢，溺死者众，飭有司给粮一月，免其田租。琼州屡经寇叛，隆兴、抚州等路水，汴梁霖雨为灾，并给粮一月。澧阳县火，赈粮二月，沔阳之玉沙江溢，陈州之西华河溢，峰州水，赈米四千石。扬、潭、郴及藤、沂等郡饥，减直糶粮五万一千六百石，赈之。

十年，奉圣州怀来县民饥，给钞九百锭。镇西武靖王所部民饥，发甘肃粮赈之。道川、营道等处江溢山裂，溺死者众，复其田租。辽阳饥，赈贷有差。宣德等处雨雹害稼，大同之浑源陨霜杀禾，平江大风海溢，道州、武昌、永州、兴国、黄州、沅州饥，减直赈糶七万七千八百石。开成路地震，压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余人，以钞万三千六百余锭、粮四万五千一百余石赈之。成都等县饥，减直赈糶米七千余石，吴江大水，发米万石赈之。武昌路火，给被灾者粮。益都、扬州、辰州饥，减直糶米二万一千余石。

十一年，以饥，赈安州高阳等县五千石，鄆州谷一万石，奉符等处钞二千锭两，浙、江东等处钞三万余锭、粮二十万石。又劝富民赈余粮一百四十余万石。凡施米者，验其数之多少授以院务等官。又以钞十万七千余锭、盐引五千道、粮三十万石，赈绍兴、庆元、台州三路饥民。

至大元年，淮安等处铠，从河南行省言，以两浙盐引十万买粟赈之。以北来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仰食于官，非久计，给钞百五十万锭，币帛准钞五十万锭，命太师月赤察儿、太傅哈

刺哈孙分给之。江浙行省饥，赈米五十二万五千石、钞十五万四千锭、面四万斤。又流民户百三十三万九百五十有奇，赈米五十三万六千石，钞十八万七千锭，盐折直为引五千。河南、山东大饥，有父食其子者，以两道没入赃钞赈之。济宁大水入城，诏遣官以钞五千锭赈之。真定水，溺水者百七十余人，发米万七百石赈之。以湖广米十万石贮于扬州，江西、江浙海漕三十万石内分五万石贮朱汪、利津二仓，以济山东饥民。是年，增京城米肆为十五所，每肆日柴米一百石。

三年，东平人饥，赈米五千石。循州大水，发米赈之。汜水、长林、当阳、夷陵、宜城、远安诸县水，令尚书省赈之。上都饥，遣刑部尚书撒都丁发粟万石，下其直赈柴之。山东、徐、邳等处水、旱，以御史台没入赃钞四千余锭赈之。河南水，死者给棺，漂庐舍者给钞，验口赈粮两月，免今年租赋。

四年，济宁、东平、归德、高唐、徐、邳诸州水，给钞赈之。河间、陕西诸县水、旱伤稼，令有司赈之。江陵属县水，必死者众，大宁等路陨霜，令有司赈恤。太原、河间、真定、顺德、彰德、大名、广平路等路，濮、恩等州霖雨伤稼，赈钦察卫粮五千七百五十三石。皇庆元年。鄆州饥，赈粮两月。赈山东流民。滨州饥，出仓米二万石，减价赈之。赵王汝安郡饥，赈粮八百石。宁国路泾县水，赈粮二月。晋王郡告饥，赈钞一万五千钞。

皇庆二年，顺德、冀宁路饥，辰州水，赈以米钞。上都民饥，出米五千石，减价赈柴。保定、真定、河间民流不止，命有司给粮两月，仍免今年差税，云州蒙古军饥，户给米一石。兴国属县蝗，发米赈之。

延祐元年，以钞六千三百锭赈良乡诸驿。真定、保定、河间饥，给粮两月，畿内及诸卫顿田饥，赈钞七千五百锭。归州

告饥，出粮减价赈粜。汉阳、潭州、思州民饥，武陵县水溢，并发廩减价赈之。衡州、郴州、兴国、永州、耒阳州饥，发廩减价赈粜。沅陵、庐溪二县水，武清县浑河堤决淹民田。发廩赈之。冀宁、汴梁及武安、涉县地震，台州、岳州、武冈、常德、道州等路水，发廩减价赈粜。肇庆、武昌等路水，发廩减价赈粜。赈诸王铁木儿不花部米千石，秃满部二千石。沔阳、归德、汝宁、安丰等处饥，发米赈之。

二年，怀孟、卫辉等处饥，发粟赈之。益都、般阳、晋宁民饥，给钞米赈之。晋宁、宣德等处饥，给米、钞赈之。真州扬子县炎，发米减价赈粜。秦州成纪县山移，陷没居民，遣民赈恤。泰元、隆兴、吉安、南康、临江、袁州、抚州、江州、建昌、赣州、南安、梅州、辰州、兴国、潭州、岳州、常德、武昌等路，南丰州、澧州等处饥，并发廩赈粜。鄆州，昌平、香河、宝坻等县水，没民田庐，潭州、全州、永州路，茶陵州河溢，没民田，出米减价赈粜。

三年，汉阳路饥，出米赈之。河间、济南、滨、棣等处饥，给粮两月，辽阳盖州及南丰州饥，发仓赈之。潭水、宝庆、桂阳、澧、道、袁州等路饥，发粟赈粜。

四年，汴梁、扬州、河南、淮安、重庆、顺庆、襄阳民皆饥，发廩赈之。

五年，以红城米赈净州、平池等处流民。辽阳饥，漕粮十万石于义、锦州，以赈贫民。德庆路地震，巩昌、陇西大雨山崩，给粮赈之。

六年，命输粟上都、兴和，赈蒙古饥民，济宁等路大水，视其民乏食者赈之。发粟赈东平、东昌、高唐、德州、般阳、扬州等路饥。上都民饥，发官粟万石，减价赈粜。

七年，赈宁夏路军民饥，赈木怜、浑都儿等十一驿饥。那

怀、浑都儿驿户饥，赈之。括马三万匹，给蒙古流民。河间、真定、济南等处蒙古军饥，赈之。赈大都、净州等处流民。汝宁府雨伤稼。发粟五千石赈菜。边民赈米三月。诸王告住等部火，赈粮三月、钞万五千贯。晋王部饥，赈钞五千贯。诸王木南郎部饥，兴圣宫牧驼部饥，并赈之。沈阳民饥，给钞万二千五百贯赈之。昌王阿失部饥，赐钞千万贯赈之。广东新州饥，赈之。

至治元年，诸王斡罗思部饥，发净州仓赈之。蕲州饥，赈粮三月。归德饥，发粟十万石赈菜。河南安丰饥，以钞二万五千贯、米五万石赈之。营王也先帖木儿部畜牧多死，赈钞五千贯。赈宁国路饥，益都、般阳路饥，以粟赈之。江州、赣州、临江、南安、袁州、建昌旱，民饥，发粟四万八千石赈之。广德路旱，发米九靠三真赈菜。濮州大饥，命有司赈之。赈益都、胶州饥。女真蛮赤兴等十九驿。赈之。赈南恩新州饥。京师饥，发粟十万石减价菜之。安陆府汉水溢，坏民田，赈之。庆远路饥，真锭路疫，并赈之。河间路饥，赈之。

二年，山东、保定、河南、汴梁、归德、襄阳、汝宁等处饥，发米三十九万五千石赈之。仪封县河溢伤稼，发粟赈之。临安路、河西诸县饥，赈之。延安路饥，赈粮一月。赈辽阳女真、汉军等户饥。赈濮州水灾。辽阳哈里滨民饥。赈之。赈真锭、彰德路饥。恩州水，民饥疫。赈之。真州火，徽州饥，并赈之。赈东昌、霸州饥。赈固安州饥。赈夏津、永清二县饥。京师饥，发米二十万石赈菜。河南、陕西、河间、保定、彰德等路饥，发粟赈之，仍免常赋之半。兴元褒城县饥，赈这。广元路绵谷、昭化饥，官市米赈之。恩州风雹，建德路水，皆赈之。南康路大水，庐州六安、舒城水，并赈之。瑞州高安县饥，赈之。大宁路水达达等驿水，赈之。临安路、河西诸县旱，命

有司赈之。岷州旱疫，赈之。宣德府宣德县地震，赈被灾者粮钞。南唐建昌州大水山崩，死者四十七人，命赈这。

三年，镇西武宁王部饥，赈之。就师饥，发粟赈。平江路嘉定州饥，发粟赈之。芍陂屯田女真户饥，赈粮一月，崇明诸州饥，发米万八千三百二十石赈之。台州黄岩州饥，赈粮两月。察罕脑儿驿户饥，赈之。南丰州民及巩昌蒙古军饥，赈之。蒙古万户府饥，赈粮两月，真定骆驿户饥，赈粮二千四百石。扬州江都火，云南西平王卫士饥，皆赈之。袁州路宜春县、镇江路丹徒县饥，赈米四万九千石。沅州黔阳县饥，芍陂顿田旱，并赈之。平江嘉定州饥，辽阳答失蛮、阔阔部雹，并赈之。澧州、归州饥，赈米二万石。

泰定元年，米二十万石，赈京师。广德、信州、岳州、惠州、南恩州民饥，发粟赈之。绍兴、庆元、延安、岳州、潮州五路及镇远府、河州、集州饥，赈之。临洮狄道县，冀宁石州、离石、宁乡旱，赈米两月。撒儿蛮部及北边饥，赈粮钞有差。袁州水，龙庆、延安、吉安、杭州、大都诸路属县水，饥，赈粮有差。大都，真定晋州、深州，奉元诸路及甘肃河渠营田等处雨伤稼，赈粮二月。大司农田诸卫屯田，彰德、汴梁等路雨伤稼，顺德、大名、河间、东平等二十一郡蝗，晋宁、巩昌、常德、龙兴等处饥，皆赈之。秦州成纪县大雨山崩，水溢、汴梁、济南属县雨水伤稼，赈之。延安、冀宁等十二属，诸王哈伯等部饥，赈粮有差。奉元路长安县大雨，澧水溢，延安路洛水溢，濮州馆陶县及诸卫屯田，建昌、绍兴二路，赈粮有差。广东道及武昌路江夏县饥，赈粮有差。河间路饥，赈粮二月。汴梁、信州、泉州、南安、赣州等路赈米有差。嘉定、龙兴县赈粮一月。大都、上都、兴和等路十三路，赈钞八千五非常锭。延安路雹灾，赈粮一月。

二年，减京城赈粟米价为二十贯，后又减为十五贯。肇庆、巩昌、延安、赣州、南安、英德、新州、梅州等处饥，赈粟有差。保定路饥，赈钞四万锭、粮万五千石。雄州归信诸县大雨，河溢，被灾者万一千六百五十户，赈钞三锭。济南滨州、棣州等处水，民饥，赈粮三万石。五花城突灭秃、拙只干、麻兀三驿饥，赈粮二千石。衡州衡阳县民饥，瑞州蒙山银场丁饥，赈杰有差。通、鄆二州饥，发粟赈粟。蓟州宝坻县、庆元路象山诸县饥，赈粮二月。大都、凤翔、宝庆、衡州、谭州、全州诸路饥，赈粟有差。荆门州旱，鄆州、蓟州、凤州、延安、归德等处民及山东蒙古军饥，赈粮钞有差。肇庆、富州、惠州、袁州、江州诸路及南恩州、梅州饥，赈粟有差。镇江、宁国、瑞州、桂州、南安、宁海、南丰、潭州、涿州等处赈粮五万石。陇西、汉中、秦州饥，赈钞三万锭。大都路檀州大水，汴梁路十五县河溢，江陵路江溢，洮州、临洮府雨雹，潭州兴国属县旱，彰德路蝗，龙兴、平江等十二路饥，赈粟米三十二万五千余石。巩昌路、临洮府饥，赈钞五万五千锭。济宁、兴元、宁夏、南京、归德等十二路饥，赈粟米七万石。镇西武靖王部及辽阳水达达路饥，赈粮一月，庆远溪洞民饥，发米二万五百石，平价赈之。敕山东州县收养流民所弃子女。延安、鄆州、绥德、巩昌等处雨雹，般阳新城县蝗，宗仁卫陨霜杀禾，睢州河决，大都路檀州、巩昌府静宁县、延安路安塞县雨雹，卫辉路汲县河溢，并赈之。南恩州、琼州饥，赈粮一月，临江路、归德府饥，赈粮二月。衡州、岳州饥，赈粟米一万三千石。以郡县饥，诏运米十五万石贮濒河诸仓，以备赈救。开元路三河溢，复州、南安、德庆诸路饥，赈粮钞有差。

三年，大都路属县饥，赈粮六万石。恩州水，以粮赈之。归德府属县河决，民饥，赈粮五万产六千石。河间、保定、真

定三路饥，赈粮四月。建昌路饥，赈米三万石。永平、卫辉、中山、顺德诸路饥，赈钞六万六千余锭。宁夏、奉元、建昌诸路饥，赈粮二月。雄州饥，太平兴化属县水，并赈之。奉元属县大雨雹，峡州旱，东平属县蝗，大同属县水，莱芜等处饥，赈钞三万锭。河决郑州阳武县，漂民万六千五百家，赈之。赈永平、奉元钞七万锭。赈赭濠州饥民麦三万八千余石。大都昌平大风，坏民舍九百家。龙庆路雨雹一尺，真定蠡州、奉元蒲城等县及无为州大水，河中府、永平、建昌、邛都、中庆、太平诸路及广西两江饥，并发粟赈之。扬州崇明州大风雨，海水溢，溺死者给棺敛之。杭州火，赈粮一月。扬州、宁国、建德、南恩州旱，赈之。京师饥，发粟八十万石，减价赈之。沈阳、辽阳、大宁等路及金、复水、民饥，赈钞五万锭。宁夏路万户府、庆远安抚司饥，并赈之，广宁路霖雨伤稼，赈钞三万锭。汴梁、建康、太平、池州诸路及甘肃亦集乃路饥，并赈之。锦州水溢，坏田千顷，漂死者万人，人给钞一锭。崇明州海溢，漂民舍五百家，赈粮一月，给死者钞二十锭。保定饥，赈粮八万一千五百石。怀庆路饥，赈钞四万贯。广西静江、象州诸路及辽阳路饥，并赈之。大宁路大水，溺死者人给钞一锭。

四年，辽阳行省诸州县饥，赈钞十八万锭。彰德、淮安、扬州诸路饥，并赈之。永平路饥，赈钞三万锭。诸王朵来、兀鲁兀等部畜牧灾，赈钞三万五千锭。大宁、广平二路属县饥，赈钞二万八千锭。河南行省诸郡及建康属县饥，赈粮有差。奉元路及通、顺、檀、蓟等州，渔阳、宝坻、香河等县饥，赈粮两月。江南江陵属县饥，赈粮有差。发义仓赈盐官州民。庐州路饥，赈粮七万九千石。镇江、兴国二路饥，赈赭有差。籍田蝗，圣州黑河水溢，衢州大雨，发廩赈饥者，给溺死者棺。辽阳河溢，右卫率部饥，并赈之。扬州路崇明州海门县海溢，汴

梁路扶沟、兰阳县河溢，并赈之。保定、真定二路饥，赈粮三万石，钞五千锭。大都路诸州霖雨水溢，赈粮二十四万九千石。卫辉获嘉等县饥，赈钞六千锭，仍蠲于地税。大名、河间二路属县饥，并赈之。诸王塔思不花所部饥，赈粮千石。发米三十万石，赈京师饥。

致和元年，陕西诸路饥，赈钞五万锭。河间、汴梁二路属县及开城、乾州蒙古军饥，并赈之。晋宁、卫辉二路，泰安州饥，赈钞四万八千三百锭。冀宁路平定州饥，赈粟米三万石。陕西、四川及河南府等处饥，并赈之。大都、东昌、大宁、汴梁、怀庆等路饥，赈之。保定、冠州、德州、般阳、彰德、济南属州县饥，发钞赈之。诸王喃答失等部风雪，毙死畜牧，赈粮五万石、钞四十万锭。奉元、延安二路饥，赈钞四千四百九十锭。

天历元年，赈陕西临潼、华阳二十三驿钞二千八百锭，晋宁路十五驿八百锭。赈柴京城米十万石，石为钞十五贯。杭州火，命浙江行省赈被灾之家。

二年，陕西饥，赈以钞五万锭。赈大都路涿州、房山、范阳等县饥民粮两月。陕西大饥，赐钞十四万锭赈之。大同路旱，民多流殍，以本路及东胜州粮万三千石，减时直十之二赈柴之。奉元临潼、咸阳二县及畏兀儿八百余户告饥，以钞万三千锭赈咸阳，麦五千四百石赈临潼，麦百余石赈畏兀儿。永平、大同二路，上都、云需两府，安赤卫，皆告饥；悄平赈粮五万石，大同赈柴粮万三千石，云需府赈粮一月，贵赤卫赈粮二月。陕西诸路饥民百二十三万四千余口，诸县流民又数十万，发孟津合粮八万石及河南、汉中所贮官租赈之。德安府屯田饥，赈粮千石。常德、澧州、滋利州饥，赈柴粮万石，赈卫辉路饥民万七千五百余户。括江淮僧道余粮，赈河南府饥民。池州、广德、

宁国、太平、建康、镇江、常州、湖州、庆元诸路及江阴州饥民六十万户，赈粮十四万三千余石。诸王忽刺答儿所部旱蝗，赈粮二月。大都、兴和、顺德、大名、彰德、怀庆、卫辉、汴梁、中兴诸路，泰安、高唐、曹、冠、徐、邳诸州饥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，赈以钞九万锭，粮万五千石。大都宛平县，保锭遂州、易州，赈粮一月。靖州赈柴粮九千八百石。凤翔府饥民十九万七千八百人，以官钞万五千锭赈之。丰乐八屯及万户府军士饥，以官钞百三十锭赈之。益都莒、密二州春水、夏旱蝗，饥民三万一千四百户，赈粮一月。集庆、河南路旱疫、晨以本府屯田租及安丰务递云粮三月。莒、密、沂诸州饥，赈以米二万一千石。赈晋宁路饥民。湖广常德、武昌、澧州诸州旱饥，出官粟赈柴之。庐州旱饥，以粮五千石赈之。冀宁路旱饥，赈粮二千九百石。蕲州路夏秋旱饥，赈米五千石。武昌江夏火，赈粮一月。

至顺元年，扬州、安丰、庐州等路，以两淮盐课钞五万锭、粮五万石赈之。真州、单、黄等路，汝宁府、郑州饥，各赈粮一月。开元路胡里改万户府饥，给粮赈之。帖麦赤驿户及建康、广德、镇江诸路饥，赈粮一月。卫辉、江州二路饥，赈钞二万锭。宁国路尝赈粮二万石，不足，复赈万五千石。赈常德、澧州饥。吐蕃等处民饥，命有司以粮赈之。豫王阿刺忒纳失里所部饥，赈粮二月。淮安饥，以两淮盐课钞五万锭赈之。赈河南流民复归者钞五千锭。泰安州饥民三千户，真定南乐县饥民七千七百余户，松江府饥民万八千三百户，土蕃朵里只失监万户部内饥，命有司赈之。济宁路负，赈以盐钞万锭。杭州火，赈粮一月。察罕脑儿宣慰司所部饥民万四千四百五十六人，人给钞一锭。东平路须城饥，赈以山东盐课。安庆、安丰、蕲、黄、庐五路饥，以淮南赃罚库钞赈之。赈东昌饥民三万三千六百。

濮州临清、馆陶二县饥，赈钞七千锭。光州光山县饥，出杰万石，下其直赈糶。信阳、息州及光州固始县饥民，以附近仓粮赈之。河南登封、偃师、孟津诸县饥，赈以两淮盐课钞三万锭。巩昌、临洮、兰州、定西州饥。赈钞三千五百锭。沂、莒、胶、密、宁、海五州饥，赈粮五千石。中兴、陕州、归州、安陆、沔阳饥户三十万有奇，赈粮四月。广平路饥，以河间盐课钞万三千锭赈之。沿边部落饥民八千二百人，人给钞三锭、布二匹、粮二月。天临之醴陵、湘阴等州，台州之临海等县饥，各糶五千石。芍陂屯田饥，赈粮二月。吐蕃等处民饥，命有司赈之。赈怀庆、孟州等驿钞千锭。德州饥，赈以盐课钞三千锭。武昌路饥，赈以粮五万石、钞二千锭。赈卫辉、大名、庐州饥，民钞六千锭，粮五千石。开元路胡里改万户府、宁夏路哈赤千户所饥，各赈粮二月。镇江饥，赈粮四万石，饶州饥，命有司赈之。增大都赈糶米五万石。铁里干、木邻等三十二驿大饥，人赈粮二石，命中书赈粮十万石。

二年，以钞万锭赈胶州饥，钞万锭赈察罕脑儿蒙古民饥，赵王不鲁纳部民饥，发近仓粮万石赈之。又发山东盐课钞、朱汪仓粟赈登、莱饥民，兴和粟仓赈保昌饥民。浙西诸路水、旱，饥民八十五万余户，劝富家入粟补官，仍益以本省钞十万锭并俗僧道度牒一万道。赈云内州饥民及察忽凉楼戍兵共七千户。发通州官粮，赈檀、顺、昌平等处饥民九万余户。以山东盐课钞三千五百锭赈益都三万余户。赈诸王伯颜也不干部内饥民。以山东盐课钞五千锭赈博兴饥民，一千锭赈信阳等场。赈镇宁王那海部饥民两月粮。赈辽阳东路万户府饥民三千五百户粮两月。以河间盐这时候钞四千锭，赈河间饥民四千一百户。

三年，赈永昌路流民。庆远、南丹等处安抚司之宜山县饥，以军积谷二百八十石赈糶。梅州水旱，民大饥，发粟七白石赈

赈肇庆路高要县饥民九千五百四十石。安州饥，给河间盐课钞赈之。赈木怜、七里等二十三驿，人米二石杭州、池州俱火，赈之。崇宁州饥，赈粟米二千四百石。赈宗仁卫九百户，各钞一锭。以亦畿运司粮万石，赈大都宝坻县饥民。左钦察卫士饥，赈粮二月。

元统元年，京畿大水，饥民四十余万，以钞四万锭赈之。赈恤宁夏饥民五万三千人一月粮。

二年，东平须城县、济宁济州、曹州济阴县水灾民饥，诏以钞六万锭赈之。塞北东凉亭雹，民饥，发仓廩赈之。安丰路旱饥，赈粟麦六千七百石。永平诸县水，赈钞五千锭。瑞州路水，赈米一万石。杭州、镇江、嘉兴、常州、松江、江阴水、旱，发义仓，赈饥民五十二万二千石。山东饥，赈粟米二万二千石。淮西饥，赈粟米二万石。成州旱，饥，出库钞及常平仓米赈之。江浙大饥，计户五十九万五千六百六十四，发米六万七千石、钞二千八百锭。云南大理诸路，发钞十万锭赈之。宣德府火。出钞二千锭赈之。大宁、广宁、辽阳、开元、沈阳懿州水、旱，以钞二万锭遣官赈之。池州青阳、铜陵饥，发米一千石赈之。南康路旱蝗，以米十二万三千石赈粟之。吉安路水，民饥，发粮二万石赈粟。

至元元年，道州、永兴水，发米五千石及义仓粮赈之。沅州民饥，赈米二万七千七百石。宝庆路饥，粟米三千石。

二年，沅州路泸阳县饥，赈粟六千石。抚州、袁州、瑞州诸路饥，发米六万石赈粟。松江府上海饥，发义仓粮赈之。安丰路饥，赈粟麦四万二千四百石。庆元慈溪饥，遣官赈之。

三年，临江路新淦州、新喻州，瑞州民饥，赈粟米二万石。发钞四十万，赈江浙饥民。发义仓米，赈蕲州及绍兴饥民两月。发钞一万锭，赈宝坻县饥民，发义仓，赈溧阳州饥民。以米八

千石、钞二千八百锭，赈哈刺奴儿饥民。龙兴路南昌新建县饥，太皇太后发徽政院粮二万六千七百七十石赈粜。

四年，赈京师、河南北被水灾者。龙兴路南昌州饥，以江西运粮赈粜。

五年，濮州鄆城、范县饥，赈钞二千一百八十锭。冀宁路交城等县饥，赈米七千石。桓州饥，赈钞一千锭。云需府饥，赈钞五千锭。开平县饥，赈米两月。兴和、定昌等路饥，赈钞万五千锭。三不刺等处民饥，发米赈之。汀州路长汀县大水，户赈钞半锭，死者一锭。水达达民饥，赈粮三月。沂、莒二州饥，发粮赈粜。诸王脱欢脱木儿所部饥，以钞三万四千九百锭赈之。脱怜浑秃所部饥，以锭万一千百三十五七锭赈之。沈阳民饥，赈粟米一千石。八番顺元等处饥赈钞二万二千锭。袁州饥，赈粟米五千石。胶、莒、密、潍等州饥，赈钞二万锭。

六年，邳州饥，赈米两月。福宁州大水，每户赈米两月。益都、般阳等路饥，发粟赈之。淮安路山阳县饥，赈钞二千五百锭。给粮两月。邢台县饥，赈钞三千锭。济南路历城饥，赈钞二千五百锭。赈怯里等十三站，每站一千锭。河南宜阳县大水，溺死者多，人给殡殓钞一锭，仍赈义仓两月。处州、庐州饥，以常平仓粟赈之。东平路民饥，赈之。

至正元年，湖南诸路饥，赈粟米十八万九千七十六石。济南滨沾化等县饥，以钞五万三千锭赈之。大都宝坻县饥，赈米两月。河间莫州、沧州等处饥，赈钞三万五千锭。晋州饶阳、阜平、安喜、灵寿四县饥，赈钞一万锭。般阳路长山等县饥，赈钞万锭。彰德路安阳等县饥，赈钞万五千锭。鄆州河西务、彰德饥，赈钞万五千锭。赈阿刺忽等处被灾民三千九百二十户。扬州路崇明、通、泰等州海溢，溺死一千六百余人，赈钞万一千八百二十锭。

二年，大同饥，运京师粮赈之。顺宁保安县饥，赈钞一万锭。广平磁州饥，赈钞五万锭。彰德路安阳、临漳等县饥，赈钞二万锭。大同路浑源州饥，以钞六万二千锭、粮二万石赈之。大名路饥，以钞万二千锭赈之。河南路饥，以钞五万锭赈之。冀宁路饥，赈柴米二万石。顺德路平乡县饥，赈钞万五千锭。卫辉路饥，赈钞万五千锭。归德府睢阳县水，民饥，赈柴米万三千五百石。

三年，胶州及属邑高密地震，河南等处民饥，赈柴麦十万石。

四年，永平、澧州等路饥，赈之。巩昌陇西民饥，每户贷常平粟三斗。赈东昌、济南、般阳、庆元、抚州民饥。

五年，大都、永平、巩昌、兴国、安陆等处并桃源万户府民饥，赈之。汴梁、济南、邠州、瑞州等处民饥，赈之。

七年，河东大旱，民多饥死，遣使赈之。

八年，西北边军民饥，遣使赈之。

十二年，大名路开、滑、浚三州，元城十一县，水、旱、虫蝗，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，给钞十万锭赈之。

十五年，上都饥，赈柴米二万石。

入粟补官，始于天历三年时，各路亢旱，用太师答剌罕等言举而行之。江南、陕西、河南等处锭为三等，令富民依例出米，无米者折钞，陕西每石八十两，河南并腹里每石六十两，江南三省每石四十两，实授茶盐流官，让封父母者听。

陕西省：一千五百石之上，从七品。千石之上，正八品。五百石之上，从八品。三百石之上，正九品。二百石之上，从九品。一百石之上，上等钱谷官。八十石，中等。五十石，下等。三十石之上，旌门。

河南并腹里：二千石之上，从七品。一千五百石之上，正

八品。一千石之上，从八品。五百石之上，正九品。三百石之上，从九品。二百石之上，上等钱谷官。一百五十石之上，中等。一百石之上，下等。

江南三省：一万石之上，正七品。五千石之上，从七品。三千石之上，正八品。二千石之上，从八品。一千石之上，正九品。五百石之上，从九品。三百石之上，上等钱谷官。二百五十石之上，中等。二百石之上，下等。

先已入粟遥授虚名，今再入粟者，验其粮数，照依资品实授茶盐流官：

陕西：一千石之上，从七品。六百六十石之上，正八品。三百三十石之上，从八品。二百石之上，正九品。一百三十石之上，从九品。

河南并腹里：一千三百三十石之上，从七品。一千石之上，正八品。六百六十石之上，从八品。三百三十石之上，正九品。二百石之上，从九品。

江南三省：六千六百六十石之上，正七品。三千三百三十石之上，从七品。二千石之上，正八品。一千三百三十石之上，从九品。

先已入粟实授茶盐等官，今再入粟者，验其粮数加等升除。

陕西：七百五十石之上、五百石之上、二百五十石之上、一百五十石之上、一百石之上。河南并腹里：一千石之上、七百五十石之上、五百石之上、二百五十石之上。

僧道入粟：三百石之上，赐六字师号，敕省给之。二百石之上，四字师号，一百石之上，二字师号，礼部给之。

四川省富民入粟赴江陵者，依河南补官例。

至顺元年罢之；至正五年复入补官之令，以备赈济。后盗起，国用不足，十五年，榜行各路，命有司招徕，并遣兵部员

外郎刘谦赉空名告身，至江南募民补官即任，以州县自五品至七品入粟有差。然百姓无一应者，松江知府崔思诚集属县豪右大姓列庭下，不问有粟与事，辄施考掠，副使就官。惟平江达鲁花赤六十不为使者威力所怵，极争其不可云。

元之京仓，属京畿漕运司者：曰相应仓，中统二年建；曰千斯仓，曰通济仓，曰万斯北仓，并中统二年建；曰永济仓，曰丰实仓，曰广贮仓，并至元四年建；曰永年仓，曰丰闰仓，并至元十六年建；曰万斯南仓，曰既盈仓，曰既积仓，曰盈衍仓，并至元二十六年建；曰大积仓，至元二十八年建；曰广衍仓，至元二十九年建；曰屡丰仓，皇庆二年建；曰大有仓，曰广贮仓，曰广济仓，曰丰穰仓，并皇庆二年建。

通州诸仓：曰乃积仓，曰及秭仓，曰富衍仓，曰庆丰仓，曰延望仓，曰足食仓，曰广储仓，曰乐岁仓，曰盈止仓，曰富有仓，曰南狄仓，曰德仁仓，曰林舍仓。太宗五年，诏：沿河以南州府达鲁花赤等官，各于濒岸置立河仓，差官收纳每岁税石，依限次运赴通州限立仓处，其差人取。辛卯、壬辰二年，原科每岁一石，添带一石，并附余者，拨燕京。命陈家奴田芝等用意催督。其通州北起仓，仰达鲁花赤、管民官速修及拨守仓夫役。至元九年，中书工部奉省札：通仓、广盈两仓损坏者，勒监造官以己贖修补，若二年之外损坏者，官为修理。

河西务诸仓，属都漕运使者：曰大盈仓，曰充溢仓，曰崇墉仓，曰广盈北仓，曰广盈南仓，曰永备北仓，曰永备南仓，曰丰备仓，曰恒足仓，曰既备仓，曰足用仓，曰大京仓，曰丰积仓，曰大稔仓。至元二十四年，修河西务仓。三十年，平章政事不忽木奏：“阿西务、通州仓储粮最多，俱在旷野东城红门内，近新河有隙地，复迁红门稍入五十余步，广其基址，数年间尽建仓屋，移贮河西务、通州粮甚便。”帝颺之，敕曰：

“不必再虑，尽力为之可也。”

上都诸仓：曰体源仓，曰广济仓，曰云州仓。

宣德府仓：曰如京仓，曰御河仓。至元三年，省臣奏：“御河旁近，每岁露积粮多损。臣等议：今岁于沿仓筑仓贮米。”从之。

纳兰不刺仓。至元二十六年，丞相桑哥、平章阿鲁浑撒里等奏：“纳兰不刺建仓，宁夏府粮船顺流而下，易于交卸。忙安仓粮虽是溯流，亦得其便。迤北孔居烈里、火阿塞塔儿海里、镇海等处各军屯及和林运粮俱近。”进呈仓图，从之。

塔塔里仓。至治元年，河东宣慰司委官朔州知州答里牙赤言：“塔塔里诸屯田相视拟议各项事理，计禀中书省，移枢密院，逐开于后：一，纳怜平远仓距黄河口十里，上年屯军所收子粒，见贮本仓。如蒙大同路委官，与东胜、云内二州正官，于年消钱雇夫买物修之，拨付万户府贮粮，较之移坼忙安仓所费，省十之九，公私俱便。一，忙安仓去黄河颇远，运粮不便，已别建新仓，移拆旧仓，并新建新安州故城内屯田万户公廨。”

甘州仓，元贞二年建，延祐三年展修。

常平仓，始于至元六年。其法：丰年米贱，官增价籴之，至米贵之时，官减价粜之。八年，以和籴粮及诸路仓所拨粮贮常平仓。是年，户部奏锭常平收籴粮斛，验各月时估之十分为率，添答二分，委各处正官提点，不得椿配百姓。十九年，复以官降斗斛，依添答之值，收籴，贫家缺食者即依例出粜焉。二十三年，定铁法，又以铁课籴充之。

凡真定路常平仓五：曰真定府仓，曰冀州仓，曰中山府仓，曰赵州仓，曰蠡州仓。洛名磁路仓：曰洛州仓，曰磁州仓。彰德路仓一，东平府仓一，博州路仓一，济宁路仓三：曰在城仓，曰兖州仓。曰单州仓。曹州仓一，德州他一，濮州仓一，顺备

路仓一。大名路仓五：曰大名路仓，曰开州仓，曰魏县仓，曰滑州仓，曰浚州仓。河间路仓三：曰在城仓，曰长芦仓，曰安陆仓。顺天路仓七：曰在城仓，曰祁州仓，曰易州仓，曰雄州仓，曰安州高阳仓。济南路仓二：曰在陈仓，曰清县仓。南阳府等处三仓。南阳府仓五：曰在城仓，曰汝州仓，曰裕州仓，曰邓州仓，曰唐州仓。归德府仓四：曰在城仓，曰徐州仓，曰亳州仓，曰邳州仓，曰宿州仓。南京路仓六：曰南京仓，曰郑州仓，曰钧州仓，曰许州仓，曰陈州仓，曰蔡州仓，曰睢州仓。太原路仓七：曰在城仓，曰崞州仓，曰邠州仓，曰岚州仓，曰平定州仓，曰石州仓，曰坚州仓。平阳路仓五：曰在陈仓，曰绛州仓，曰河中府仓，曰泽州仓，曰潞州仓，曰沁州仓，曰隰州仓，曰霍州仓。中都路仓五：曰中都仓，曰檀州仓，曰涿州仓，曰霸州仓，曰冠州仓在城仓。至元九年，敕添盖常平仓，命各路总管府摘差正官及坐去造作人员催督。每间约储粮千石。计料估值，于各路官钱下支买会计铁数，就于附近炉冶关造，其夫役，令各路于本管旁近丁多之户借用，官为日支盐米。所盖仓廩，须管完固，若近年损坏，罪用监造官，责令出资修葺。

义仓，始于至元七年，每社立一仓，社长主之。丰年验各家口数，每口留粟一斗，小口半之。无粟者，存留杂色粮，官吏不得拘检借贷。歉岁就给社户食之。皇庆二年，大司农司复请申明旧制，诏从之。

太宗九年，立燕京等十路惠民药局，以奉御田阔阔、太医齐楫等为局官，给钞五百两为规运之本。中统二年，诏成都路置惠民药局。三年，敕太医大使王猷、副使王为仁管领诸路医人惠民药局，四年，复置局于上都，每中统钞一百两收息钱一两五钱。二十五年，以失陷官本，悉罢之。大德三年，又准旧

例于各路分置焉。凡局皆从各路正官提调，上路总医二名，下路、府、州各一名，其所给钞，亦验民户多寡以为等差。各路钞本之数。

腹里，三千七百八十锭。

河南行省，二百七十锭。

湖广行省，一千一百五十锭。

辽阳行省，二百四十锭。

四川行省，二百四十锭。

陕西行省，二百四十锭。

江西行省，三百锭。

浙江行省，二千六百一十五锭。

云南，真则一万一千五百索。

甘肃行省，一百锭。

卷七十四志第四十八

礼一

郊祀上

礼之别，有五。虽三代以后，因时损益，然其纲要莫之能易焉。蒙古之礼，多从国之旧俗，春秋所谓狄道者也。世祖中统四年，始建太庙。至元元年，有事于太庙。八年，命刘秉忠、许衡定元正受朝仪，自是册立皇后、皇太子，群臣上尊号，进皇太后册宝，皆如元正仪。盖吉礼、宾礼、嘉礼，秩秩可观矣。蒙古不行三年之丧，无所谓凶礼之。其人以田猎为俗，无所谓搜苗猕狩也。其战胜攻取，无所谓治兵、振旅、献俘、告庙也，故军礼亦缺而不备焉。至于宗庙之祭享，世祖尝命赵璧等集议矣。然始以家人礼祔皇伯术赤、察合台，既而摈太宗、定宗、宪宗不预庙享之列，当时议礼诸臣未有言其失者。其诸所谓离乎夷狄，未能合乎中国者欤！今为《礼志》，博考遗文与其国俗。后有君子，以备参考云。

蒙古拜天之礼最重，国有大事则免冠解带跪祷于天。宪宗二年秋八月八日，始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。是年十二月，又用孔元措言，合祭昊天后土，始作神位，以太祖、睿宗配享。四年秋七月，祭天于日月山。七年秋，驻蹕于军脑儿，洒马乳祭天。

世祖中统二年夏四月乙亥，躬祀天于旧桓州之西北，洒马

潼以为礼，皇族之外无得而与焉。自是，每岁幸上都，以八月二十五日祭祀，谓之洒马奶子。用马一、羯羊八。彩段、练绢各九匹，缠白羊毛穗者九、貂鼠皮三，命蒙古覲及蒙古、汉人秀才达官四员领其事，再拜告天，又呼成吉思汗御名而祝之曰：托天皇帝福荫，年年祭赛者。礼毕，掌祭官四员各以祭币表里一赐之，余币及祭物则凡与祭者共分之。

十二年十二月，以受尊号，遣使豫告天地，下太常检讨唐宋、金旧议。于国阳历正门东南七里建祭台，设昊天上帝、皇地祇位二，行一献礼。其后国有大典礼，皆即南郊告谢焉。十三年五月，以平宋，遣使告天地，中书下太常议定仪物以闻。诏以国礼行事。

三十一年，成宗即位。夏四月壬寅，始为坛于都城南七里，翰林国史院检阅官袁桷进十议，礼官推其博，多采用之，语详桷传，不具录。

大德六年春三月庚戌，合祭昊天上帝、皇地祇、五方帝于南郊，遣左丞相哈刺哈孙摄事，为摄祀天地之始。

大德九年二月二十四日，右丞相哈刺哈孙等言：“去年地震星变，雨泽愆期，岁比不登，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亲祀者三：曰天，曰祖宗，曰祖稷。今宗庙、社稷岁时摄官行事，祭天国之大事也，陛下虽未及亲祀，宜如宗庙、社稷遣官摄祭。岁月冬至仪物，有司豫备，日期至则以闻。”诏曰：“卿言是也，其豫备仪物以待事。”

于是翰林、集贤、太常礼官皆会中书集议，博士疏曰：“冬至圆丘，惟礼昊天上帝，至西汉元始间，始合祭天地。历东汉至宋，千有余年，分祭、合祭，迄无定论。”集议曰：“《周礼》，冬至圆丘礼天，夏至方丘礼地。时既不同，礼乐亦异。王莽之制何可法也？今法循唐、虞、三代之典，惟祀昊天上帝。

其方丘祭地之礼，续议以闻。”按《周礼》，坛壝三成，近代增外四成，以广天文从祀之位。集议曰：“依《周礼》三成之制。然《周礼疏》云：每成一尺，不见纵广之度。恐坛上陟隘，器物难容，拟四成制内减去一成，以合阳奇之数。每成高八尺一寸，以合乾之九九。上成纵广五丈，中成十丈，下成十五丈。四陞，陞十有二级。外设二壝，内壝去坛二十五步，外壝去内壝五十四步，壝各四门。坛设于丙巳之地，以就阳位。”按古者，亲祀冕无旒，服大裘而加衮。臣下从祀，冠服历代所尚，其制不同。集议曰：“依宗庙见用冠服制度。按《周礼·大司乐》云：“凡乐，圆钟为宫，黄钟为角，太簇为徵，姑洗为羽，雷鼓雷鼗，孤竹之管，云和之琴瑟，云门之舞，冬至日于地上这圆丘奏之。若乐六变，则天神皆降，可得而礼矣。”集议曰：“乐者所以动天地，感鬼神，必访求深知音律之人，审五声八音，以司肄乐。”

夏四月壬辰，中书复集议。博士言：“旧制神位版用木。“中书议改用苍玉金字，白玉为座。博士曰：“郊祀尚质，合依旧制。”遂用木主，长二尺五寸，阔一尺二寸，上圆下方，丹漆金字，木用松柏，贮以红漆匣，黄罗帕覆之。造毕，有司议所以藏。议者复谓，神主庙明有之，今祀于坛，对越在上，非若他神无所见也。所制神主遂不用。

七月九日，博士又言：“古者祀天，器用陶匏，席用藁鞞。自汉甘泉雍畦之祀，以迄后汉、晋、魏、南北二朝、隋、唐，其坛壝玉帛礼器仪仗，日益繁缛，浸失古者尚质之意。宋、金多循唐制，其坛土遗礼器，考之于经，固未能全合，其仪法具在，当时名儒辈出，亦未尝不援经而辩也，酌古今以行礼，亦宜焉。今检讨唐、宋、金亲祀、摄行仪注，并雅乐节次，合从集议。”太常议曰：“郊祀之事，圣朝自平定金、宋以来，未

暇举行，今欲修严，不能一举而大备。然始议之际，亦须酌古今之仪，垂则后来。请从中书会翰林、集贤、礼官及明礼之士，请明去取以闻。”中书集议曰：“合行礼仪，非草创所能备。唐、宋皆有摄行之礼，除从祀受胙外，一切仪注悉依唐制修之。”

八月十二日，太常寺言：“尊祖备天，其礼仪乐章别有常典，若俟至日议之，恐匆遽有误。”于是中书省臣奏曰：“自古汉人有天下，其祖宗皆配天享祭。臣等与平章何荣祖议，宗庙已依时祭享，今郊祀专祀昊天为宜。”诏依所议行之。是岁南郊，配位遂省。

十一年，武宗即位。秋七月甲子，命御史大夫铁古迭儿即南郊告谢天地，主用柏，素质元书，为即位告谢之始。

至大二年冬十一月乙酉，尚书省臣及太常礼官言：“郊祀者国之大礼，今南郊之礼已行而未备，北郊之礼尚未举行。今年冬至南郊，请以太祖圣武皇帝配享。明年夏至北郊，以世祖皇帝配。”帝皆是之。十二月甲辰朔，丞相三宝奴、司徒田忠良、参政郝彬等奏曰：“南郊祭天于圆丘，大礼已举。其北郊祭皇地祇于方泽，并神州地祇、五岳四渎、山林川泽及朝日夕月，此有国家所当崇礼者也。当圣明御极而弗举行，恐遂废弛。”诏曰：“卿议甚是，其即行焉。”

至大三年春正月，中书礼部移太常礼仪院，下博士拟定北郊从祀、朝日夕月礼仪。博士李之绍、蒋汝砺疏曰：“按方丘之礼，夏以五月，商以六月，周以夏至，其丘在国之北。礼神之玉以黄琮，牲在黄犊，币用黄缙，配以后稷。其方坛方制，汉去都城四里，为坛四陛。唐去宫城北十四里，为方坛八角三，或每成高四尺，上阔十六步，设陛。上等陛广八尺，中等陛一丈，下等陛广一丈二尺。宋至徽宗始定为再成。历2代制虽不同，然无出于三成这式。今拟取坤数用六之义，去都城北六里，

于壬地选择善地，于中为方坛，三成四陛，外为三壝。仍依古制，自外祗之外，治四面稍令低下，以应泽中之制。宫室、墙围、器皿色，并用黄。其再成八角八陛，非古制，难用。其神州地祗以下从祀，自汉以来，历代制度不一，至唐始因隋制，以岳镇海渚、山林川泽、丘陵坟衍限隰，各从其方从祀。今盖参酌举行。”

秋九月，太常礼仪院复下博士，检讨合用器物。冬十月丙午，三宝奴、田忠良等复言：“曩奉旨举行南郊配位从祀，北郊方丘朝日夕月典礼。臣等议，欲祀北郊，必先南郊。今岁冬至礼圆丘，尊太祖皇帝配享，来岁夏至祀方丘，尊世祖皇帝配享。春秋朝日夕月，实合祀黄。”诏曰：“所用仪物，其令有司速备之。”又言：“太庙故用瓦尊，乞代以银。”从之。十一月丙申有事于南郊，以太祖配，五方帝日月星辰从祀。时帝将亲祀南郊，不豫，仍遣大臣代祀。

仁宗延祐元年夏四月丁亥，太常寺臣请立北郊。帝谦逊未遑，北郊之议遂辍。

英宗至治二年九月，诏议南郊祀事。中书平章社买间、御史中丞曹立、礼部尚书张野，学士蔡文渊、袁桷、邓文原，太常礼仪院使王纬、田天泽，博士刘致等会都堂议。

曰年分。按前代多三年一祀，天子即位已及三年，当有旨钦依。

二曰神位。《周礼·大宗伯》：“以禋祀祀昊天上帝。”注谓：“昊天上帝，冬至圆丘所祀天皇大帝也。”又曰“苍璧礼天。”注云：“此礼天以冬至，谓天皇大帝也。在北有，谓之北辰。”又云：“北辰天皇耀魄宝也，又名昊天上帝，又久太一帝君，以其尊大，故有数名。”今按《晋书·天文志·中宫》“钩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，其神耀魄宝。”《周礼》所

祀天神，正言昊天上帝。郑氏以星经推之，乃谓即天皇大帝。然汉、魏以来，名号亦复不一。汉初曰上帝，曰太乙，曰皇天上帝。魏曰皇皇帝天。梁曰天皇大帝。惟西晋曰昊天上帝。与《周礼》合。唐、宋以来，坛上既设昊天上帝，第一等复有天皇大帝，其五天帝与太一、天一等，皆不经见。本朝大德九年，中书圆议，止依《周礼》祀昊天上帝。至大三年圆议，五帝从享，依前代通祭。

三曰配位。《孝经》曰：“孝莫大于严父，严父莫大于配天。”又曰：“郊祀后稷以配天。”此郊之所以有配也。汉、唐以下，莫不皆然。至大三年冬十月三日，奉旨十一月冬至合祭南郊，太祖皇帝配，圆议取旨。

四曰告配。《礼器》曰：“鲁人有将有事于上帝，必先有事于类宫。”注：“告后稷也。告之者，将以配天也。”告用牛一。《宋会要》于致斋二日，宿庙告配，凡遣官牺尊笾豆，行一献礼。至大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质明行事。初献摄太尉同太常礼仪院官赴太庙奏告，圆议取旨。

五曰大裘冕。《周礼》司裘“掌为大裘，以共王祀天之服”，郑司农云：“黑羔裘，服以祀天，示质也。”弁师“掌王之五冕”，注：“冕服有六，而言五者，大裘之冕盖无旒，不联数也。”《礼记·郊行性》曰：“郊之祭也，迎长日之至也。祭之日，王被裘以象天，戴冕十有二旒，则天数也。”陆佃曰：“礼不盛服不充，盖服大裘以袞袞之也。谓冬祀服大裘，被之以袞。”开元及开宝《通礼》，鸾驾出宫，服袞冕至大次，质明改服大裘冕而出次。《宋会要》：绍兴十三年，车驾自庙赴青城，服通天冠、绛纱袍，祀日服大裘袞冕，圆议用袞冕，取旨。

六曰匏爵。《效特性》曰：“郊之祭也，器用陶匏，以象

天地之性也。”注谓：“陶瓦器，匏用酌献酒。”《开元礼》、《开宝礼》皆有匏爵。大德九年，正配位用匏爵有玷。圆议正位用匏，配位钦福用玉爵，取旨。

七曰戒誓。唐《通典》引《礼经》，祭前期十日亲戒百官及族人，太宰总戒群官。唐前礼七日，《宋会要》十日。《纂要》太慰南向，司徒、亚终献、一品、二品从祀北向，行事官以次北向，礼直官以誓文授之太尉读。今天子亲行大礼，止令礼直局管勾读誓文。圆议令管勾代太尉读誓，刑部尚书莅之。

八曰散斋、致斋。《礼经》前期十日，唐、宋、金皆七日，散斋四日，致斋三日，国朝亲祀太庙七日，散斋四日于别殿，致斋三日于大明殿。圆议依前七日。

九曰藉神席。《郊特牲》曰：“莞簟之安，而蒲越藁鞞之尚。”注：“蒲越藁鞞，藉神席也。”《汉旧仪》高帝配天绀席，祭天用六彩绮席六重。成帝即位，丞相衡、御史大夫谭以为天地尚质，宜皆勿修，诏从焉。唐麟德二年，诏曰：“自处以厚，奉天以薄，改用褊褥。上帝以苍，其余各视其方色。”宋以褥加席上，礼官以为非礼。元丰元年，奉旨不设。国朝大德九年，正位藁鞞，配位蒲越，冒以青缙。至大三年，加青绫褥，青锦方座。圆议合依至大三年于席上设褥，各依方位。

十曰牺牲。《郊特牲》曰：“郊特性而社稷太牢。”又曰：“天地之牛角茧栗。”秦用骊驹。汉文帝五帝共一牲。武帝三年一祀，用太牢。光武采元始故事，天地共犊。隋上帝、配帝，苍犊二。唐开元用牛。宋正位用苍犊一，配位太牢一。国朝大德九年，苍犊二，羊、豕各九。至大三年，马纯色肥腓一，牲正副一，鹿一十八，野猪一十八，羊一十八。圆议依旧仪。神位配位用犊外，仍用马，其余并依旧日已行典礼。

十一曰香鼎。大祭有三，始烟为歆神，始宗庙则炳萧裸鬯，

所谓臭阳达于墙屋者也。后世焚香，盖本乎，此非《礼经》之正。至大三年，用陶瓦香鼎五十，神座香鼎、香盒案各一。圆议依旧仪。

十二曰割牲。《周礼·司土》：“凡祭祀，师其属而割牲，羞俎豆。”又《诸子》：“大祭祀正六牲之体。”《礼运》云：“腥其俎，熟其肴”，“体其犬豕牛羊。”注云：“腥其俎，谓豚解而腥之，为七体也。熟其馐，谓体解而燂之，崮二十一体也。体其犬豕牛羊，谓分别骨肉之贵贱，以为众俎也。”七体，谓脊、两户、两拍、两髀。二十一体，谓肩、臂、臑、膊、膊、胛、正脊、脰脊、横脊、正肋、短肋、代肋并肠三、胃三、拒肺一、祭肺三也。宋元丰三年，详定礼文所言，古者祭祀有牲，有豚解，有体解。豚解则为七，以荐腥；体解则为二十一，以荐熟。盖犬豕牛羊，分别骨肉贵贱，其解之为体，则均也。皇朝马牛羊豕鹿，并依至大三年割牲乃国礼。圆议依旧仪。

十三曰大次、小次。《周礼·掌次》：“王旅上帝，张毡按皇邸。”唐《通典》前祀三日，尚舍直长施大次于外壝东门之内道北，南向。《宋会要》前祀三日，仪鸾司帅其属，设大次于外壝东门之内道北，南向；小次于午阶之东，西向。《曲礼》曰：“践阼，临祭祀。”《正义》曰：“阼主阶也。天子祭礼履主阶行事，故云践阼。”宋元丰详定礼文所言，《周礼》宗庙无设小次之文。古者人君临位于阼阶。盖阼阶者东阶也，惟人主得位主阶行事。今国朝太庙仪注，大次、小次皆在西，盖国家尚右，以西为尊也。圆议依祀庙仪注。

续具未议：

一曰礼神玉。《周礼·大宗伯》：“以禋祀祀昊上帝。”注：“禋之言烟也，周人尚臭，烟气之臭闻者。积柴实牲体焉，或有玉帛。”《正义》曰：“或有玉帛，或不用玉帛，皆

不定之辞也。”崔氏云：天子自奉玉帛牲体于柴上，引《诗》‘圭璧既卒’，是燔牲玉也。盖卒者，终也；谓礼神既终，当藏之也。正经既无燔玉明证。汉武帝祠太乙。胙余皆燔之，无玉。晋燔牲币，无玉。唐、宋乃有之。显庆中，许敬宗等修旧礼，乃云郊天之有四圭，犹宗庙之有圭瓚也，并事毕收藏，不在燔列。宋政和祠制局言：“古祭祀无不用玉，《周官》典瑞掌玉器之藏，盖事已则藏焉，有事则出而复用，未尝有燔瘞之文。今后大祀，礼神之玉时出而用，无得燔瘞。”从之。盖燔者取基烟气之臭闻。玉既无烟，又且无气，祭之日但当奠于神座，既卒事，则收藏之。

二曰饮福。《特牲馈食礼》曰：尸九饭，亲嘏主人。《少牢馈食礼》：尸十一饭，尸嘏主人。嘏，长也，大也。行礼至此，神明已飨，盛礼俱成，故膺受长大之福于祭之末也。自汉以来，人君一献才毕而受嘏。唐《开元礼》太尉未升堂，而皇帝饮福，宋元丰三年，改从亚终献。既行礼，皇帝饮福受胙。国朝至治元年亲祀庙仪注亦用一献毕饮福。

三曰升烟。禋之言烟也，升烟所以报阳也。祀天之有禋柴，犹祭地之瘞血，宗庙之裸鬯。历代以来，或先燔而后祭，或先祭而后燔，皆为未允。祭之日，乐六变而燔牲首，牲首亦阳也。祭终，以爵酒馔物及牲体，燎于坛。天子望燎，柴用柏。

四曰仪注。《礼经》出于秦火之后，残缺脱漏，所存无几。至汉，诸儒各执所见。后人所宗，惟郑康成、王子雍，而二家自相矛盾。唐《开元礼》、杜佑《通典》，五礼略完。至宋《开宝礼》并《会要》与郊庙奉祠礼文，中间讲明始备。金国大率依唐、宋制度。圣朝四海一家，礼乐之兴，政在今日。况天子亲行大礼，所用仪注，必合讲求。大德九年，中书集议，合行礼仪依唐制。至治元年已有祀庙仪注，宜收大德九年、至大三

年并今次新仪，与唐制参酌增损修之。侍仪司编排卤簿，太史院具报星位。分献官员数及行礼并诸事官，合依至大三年仪制亚终献官，取旨。

是岁太皇太后崩，权止冬至南郊祀事。

泰定四年春正月，御史台臣言：“自世祖迄英宗咸未亲郊，惟武宗、英宗亲享太庙，陛下宜躬祀郊庙。”诏曰：“朕当遵世祖旧典，其命大臣摄行祀事”。闰九月甲戌，郊祀天地，致祭五岳四渎、名山大川。

至顺元年，文宗将亲郊，十月辛亥太常博士言：“亲祀仪注已具，事有未尽者，按前代典礼。亲郊七日，百官习仪于郊坛。今既与受戒誓相妨，合于致斋前一日，告示与祭执事者，各具公服赴南郊习仪。亲祀大戾虽有妨禁，然郊外尤宜严戒，往来贵乎清肃。凡与祭执事斋郎乐工，旧不设盥洗之位，殊非涓洁之道。今合于饌殿齐班厅前及斋宿之所，随宜设置盥洗数处，俱用锅釜温水置盆杓巾帨，令人掌管省谕，必盥洗然后行事，违者治之。祭日，太常院分官提调神厨，监视割烹。上下灯烛凡燎，已前虽有剪烛提调礼盆等官，率皆虚应故事，或减刻物料，烛燎不明。又尝见奉礼赞赐胙之后，献官方退，所司便服彻俎，坛上灯烛一时俱灭，因行杂人登坛攘夺，不能禁，甚为褻慢。今宜禁约，省牲之前，凡入壝门之人，皆服窄紫，有官者公服。禁治四壝红门，宜令所司添造关木锁铨，祭毕即令关闭，毋使杂人得入。其藁秸爵，事毕合依大德九年例焚之。”

“壬子，御史台臣言：“祭日宜敕股肱近臣及诸执事人毋饮酒。”诏曰：“卿言甚善，其移文中书禁之。”丙辰，监察御史杨彬等言：“礼，享帝必以始祖为配，今未闻设配位，窃恐礼文有缺，又，先礼一日，皇帝必备法驾出宿郊次，其扈从近侍之臣未尝经历，宜申加戒敕，以达孚诚。”命与中书议行。

十月辛酉，始服大裘衮冕，亲祀昊上帝于南郊，以太祖配。自世祖混一六合，至文宗凡七世，而南郊亲祀克举焉。

至正三年十月十七日，亲祀昊上帝于圆丘，以太祖皇帝配享，如旧礼。右丞相脱脱为亚献官，太尉、枢密知院阿鲁秃为终献官，御史大夫伯撒里为摄司徒，枢密知院汪家奴为大礼使，中书平章也先帖木儿、铁木儿达识二人为侍中，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、中书右丞太平二人为门下侍郎，宣徽使达世帖睦尔、太常同治李好文二人为礼仪使，宣徽院使也先帖木儿执劈正斧，其余侍祀官依等第定拟。

前期八月初七日，太常礼院仪移关礼部，具呈都省，会集翰林、集贤、礼部等官，讲究典礼。九月内，承奉部班都知孙玉铉具录亲祀南郊仪注云：致斋日停奏刑杀文字，应侍享执事官员莅誓于中书省。享前一日质明，备法驾仪仗暨侍享官分左右叙立于崇天门外，太仆卿控御马立于大明门外，侍仪官、导驾官各具公服，备擎挚，立于致斋殿前。通事舍人二员引门下侍郎、侍中入殿相向立。侍中跪奏请皇帝中严，就拜兴，退出。少顷，引侍中跪奏外办，就拜兴，皇帝出致斋殿，侍中跪奏请皇帝升舆，侍仪官、导驾官引擎执前导，巡辇路至大明殿西陛下。侍中跪奏请皇帝降舆升殿，就拜兴。皇帝入殿，即御座。舍人引执事等官，叙于殿前陛下，相向立。通班舍人赞起居，引赞鞠躬平身。舍人引门下侍郎、侍中入殿至御座前，门下侍郎、侍中相向立。侍中跪奏请皇帝降殿升舆，就拜兴。侍仪官前导，至大明殿门外，侍中跪奏请皇帝升舆，就拜兴。至大明门外，侍中跪奏请皇帝降舆乘马，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进发，就拜兴、动称警蹕。至崇天门外，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少驻，敕众官上马，就拜兴，侍中承旨，退称曰：“制可”，门下侍郎退传制，敕众官上马，赞者承传，敕众官于棂星门外上马。

少顷，门下侍郎跑奏请车驾进发，就拜兴。动称警蹕。华盖伞扇仪仗百官左右前导，教坊乐鼓吹不作。至郊坛南棂星门外，门下侍郎跑奏请皇帝权停，敕众官下马。侍中传制，敕众官下马，自卑而尊与仪仗倒卷而左右驻立。驾至棂星门，侍中跪奏请皇帝降马，步入棂星门，由右偏门入。稍西，侍中跪奏请皇帝升舆，就拜兴。侍仪官既导驾官引擎执前导，至大次殿门前，侍中跪奏请皇帝降舆，入就大次殿，就拜兴。皇帝入就大次，帘降，宿卫如式。侍中入跪奏。敕众官各退斋次，就拜。通事舍人承旨，敕众官各还斋次。尚食进膳讫，礼仪使以祝册奏御署讫，奉出，郊祀令受而奠于坛。

其享日丑时二刻，侍仪官备擎执，同导驾官列于大次殿前。通事舍人引侍中、门下侍郎入大次殿。侍中跑请皇帝中严，服衮冕，就拜兴，退。少顷，舍人再拜引侍中跪版奏外办，就拜兴，退出。礼仪使入跪奏请皇帝行礼，就拜兴。帘卷出大次，侍仪官备擎执，导驾官前导，皇帝至西墼门，侍仪官、导驾官擎执止于土墼门外，近侍官、代礼官皆后从入。殿中监跑进大圭，礼仪使跪请皇帝执大圭，皇帝入行礼，礼节一如旧制，行礼毕，侍仪官备擎执，同导驾官前导，皇帝还至大次。通事舍人引侍中入跪奏，请皇帝解严，释衮冕。停五刻顷，尚食进膳如仪。所司备法驾仪仗，同侍享等官分左右，叙立于郊南棂星门外，以北为上。舍人引侍中入跪奏，请皇帝中严，就拜，退。少顷，再引会议中跪版奏外办，就拜兴。皇帝出大次，侍中跑奏请皇帝升舆，侍仪官备擎执，同导驾官前导，至棂星门外，太仆卿进御马，侍中跪奏请皇帝降舆乘马，就拜兴。门下侍郎跑奏请车驾进发，就拜兴，动称警蹕。至棂星门外，门下侍郎跑请皇帝少驻，敕众官上马，就拜兴，侍中承旨退称曰：“制可”，门下侍郎传制，敕众官上马，赞者承传，敕众官上马。

少顷，门下侍郎跑奏请车驾进发，就拜兴。侍仪官备擎执，同导驾官前导，动称警蹕。华盖仪仗伞扇众官左右前导，教坊乐鼓吹皆作。至丽正门里石桥北，舍人引门下侍郎下马，跪奏请皇帝权停，敕众官下马，赞者承传。敕众官下马，舍人引众官分左右，先入红门内，倒卷而北驻立，引甲马军士于丽正门内石桥大北驻立，依次倒卷至棂星门外，左右相向立。仗立于棂星门内，倒卷亦如之。门下侍郎跑奏请车驾进发。侍仪官备擎执，导驾官导由崇天门入，至大明门外，引侍中跪奏请皇帝降马升舆，就拜兴。至大明殿，引众官相向立于殿陛下。俟皇帝入殿升座，侍中跪奏请皇帝解严，敕众官皆退，鬃事舍人承旨敕众官皆退，效祀礼成。

十五年冬十月甲子，帝谓右丞相定住等曰：“敬天地，尊祖宗，重事也。近年以来，缺于举行，当选吉日，朕将亲祀郊庙。务尽诚敬，不必繁文。卿等其议典礼，从其简者行之。”遂命右丞斡朶、左丞吕思诚领其事。癸酉，哈麻奏言：“郊祀之礼，以太祖配。皇帝出宫，至郊祀所，便服乘马，不设内外仪仗、教坊队子。斋戒七日，内散斋四日于别殿，致斋三日，二日于大明殿西幄殿，一日在南郊所。丙子，以郊礼，命皇太子受猷识理达腊祭告太庙。十一月壬辰，亲祀上帝于南郊，以皇太子为亚献，摄太尉、右丞相定住为终献。帝怠于政事，郊祀之礼亦从简杀，至以便服出宫，失礼甚矣。自至元十二年，冬十二月，用香酒脯鬯行一献礼。而至治元年冬之祭告，泰定元年之正月，咸用之，自大德九年冬至，用纯色马一、苍犊一、羊鹿野豕各九。十一年秋七月，用马一、苍犊正副各一、羊鹿野豕各九。而至大中告谢五，皇庆至延祐告谢七，与至治三年各告谢二，泰定元年之二月，咸如大德十一年之数。泰定四年闰九月，特加皇地祇黄犊一，将祀之夕敕送新猎鹿二。惟至大

三年冬至，正配位苍犊皆一，五方帝犊之一，皆如其方之色，大明青犊、夜明白犊皆一，马一，羊鹿野豕各十有八，兔十有二，而四年四月如之。其牺牲品物香酒，皆参用国礼，而丰约不同。

南郊之礼，其始为告祭，继而为大祀，皆摄事也，故摄祀之仪特详。

卷七十五志第四十九

礼二

郊祀中

坛壝：地在丽正门外丙位，凡三百八亩有奇。坛三成，每成高八尺一寸，上成纵横五丈，中成十丈，下成十五丈。四陛午贯地子午卿西四位陛十有二级。外设二壝。内壝去坛二十五步，外壝去内壝五十四步。壝各四门，外垣南棂星门三，东西棂星门各一。圆坛周围上下俱护以璧，内外壝各高五尺，壝四面各有门三，俱涂以赤。至大三年冬至，以三成不足以容从祀版位，以青绳代一成。绳二百，各长二十五尺，以足四成之制。

燎坛在外壝内丙巳之位，高一丈二尺，四方各一丈，周圆亦拟以璧，东西南三出陛，开上南出户，上万六尺，深可容柴。香殿三间，在外壝南门之外，少西，南向。饌幕殿五间，在外壝南门之外，少东，南向。省饌殿一间，在包壝东门之外，少北，南向。

外壝之东南为别院。内神厨五间，南向；祠祭局三间，北向；酒库三间，西向。献官斋房二十间，在神厨南垣之外，西向。外壝南门之外，为中神门五间，诸执事斋房六十间以翼之，皆北向。两翼端皆有垣，以抵东西周垣，各为门，以便出入。斋班厅五间，在献官斋房之前，西向。仪鸾局三间，法物库三间，都监库五间，在外垣内之西北隅，皆西向。雅乐库十间，

在外垣西门之内，少南，东向。演乐堂七间，在外垣内之西南隅，东向。献官厨三间，在外垣内之东南隅，西向。涤养牺牲所，在外垣南门之外，少东，西向。内牺牲房三间，南向。

神位：昊天上帝位天坛之中，少北，皇帝祗位次东，少却，皆南向。神席皆缘以繒，绶褙素座，昊天上帝色皆用青，皇地祗色皆用黄，藉皆以槁秸。配位居东，西向。神席绶褙锦方座，色皆用青，藉以薄越。

其从祀圆坛，第一等九位。青帝位寅，赤帝位巳，黄帝位未，白帝位申。黑帝位亥，主用柏，素质元书；大明位卯，夜明位酉，北极位丑，天皇大帝位戌，用神位版，丹质黄书。神席绶褙座各随其方色，藉皆以槁秸。

第二等内官位五十有四。钩星、天柱、元枵、天厨、柱史位于子，其数五。女史、星纪、御女位于丑，其数三。自子至丑，神位皆西上。帝座、岁星、大理、河汉、析木、尚书位于寅，帝座居前行，其数六，南上。阴德、大火、天枪、元戈、天床位于卯，其数五，北上。太阳守、相星、寿星、辅星、三师位于辰，其数五，南上。天一、太一、内厨、荧惑、鹑尾、势星，天理位于巳，天一、太一居前行，其数七，西上。北斗、天牢、三公、鹑火、文昌、内阶位于午，北斗居前行，其数六。填星、鹑首、四辅位于未，其数三。自午至未，皆东上。太白、实洗位于申，其数二，北上。八谷、大梁、杠星、华盖位于酉，其数四。五帝肉座、降屨、六甲、传舍位于戌，五帝内座居前行，其数四。自酉至戌，皆南上。紫微垣、辰星、阊阖、钩陈位于亥，其数四，东上。神席皆藉以莞席，内壝外诸神位皆同。

第三等中官百五十八位。虚宿、牛宿、织女、人星、司命、司非、司危、司禄、天津、离珠、罗堰、天桴、奚仲、左旗、河鼓、右旗位于子，虚宿、女宿、牛宿、织女居前行，其数十

有七。月星、建星、斗宿、箕宿、天鸡、犛道、渐台、败瓜、扶筐、匏瓜、天弁、天弁、帛度、屠肆、宗心、宗人、宗正位于丑，月星、建星、斗宿、箕宿居前行，其数十有七。自子至丑，皆西上。日星、心宿、天纪、尾宿罚星、东咸、列肆、天市垣、斛星、斗星、车肆、天江、宦星、市楼、候星、女床、天禽位于寅，日星、心宿、天纪、尾宿、居前行，其数十有七。南上。房宿、七公、氏宿、帝席、大角、亢宿、贯索、键闭、钩钤、西咸、天乳、招摇、醒河、亢池、周鼎位于卯，房宿、七公、氏宿、帝席、大角、亢宿居前行，其数十有五，北上。太子星、太微垣、轸宿、角宿、摄提、常陈、幸臣、谒者、三公、九卿、五内诸侯、郎位、郎将、进贤、平道、天田位于辰，太子星、太微垣、轸宿、角宿、摄提居前行，其数十有六，南上。张宿、翼宿、明堂、四帝座、黄帝座、长垣、少微、灵台、虎贲、从官、内屏位于巳，张宿、翼宿、明堂居前行，其数十有一，西上。轩辕、七星、三台、柳宿、内平、太尊、积薪、积水、北河位于午，轩辕、七星、三台、柳宿居前行，其数九。鬼宿、井宿、参宿、天尊、五诸侯、钺星、座旗、司怪、天关位于未，鬼宿、井宿、参宿居前行，其数九。自午至未，毕东上。毕宿、五车、诸王、觜宿、天船、天街、砺石、天高、三柱、天潢、咸池位于申，毕宿、五车、诸王、觜宿居前行，其数十有一，北上。月宿、昴宿、胃宿、积水、天谗、卷舌、天河、积尸、太陵、左更、天大将军、军南门位于酉，月宿、昴宿、胃宿居前行，其数十有二。娄宿、奎宿、壁宿、右更、附路、阁道、王良、策星、天厩、土公、云雨、霹雳位于戌，娄宿、壁宿居前行，其数十有二。自西至戌，皆南上。危宿、室宿、车府、坟墓、虚梁、盖屋、臼星、杵星、土公吏、造父、离宫、雷电、腾蛇位于亥，危宿、室宿居前行，其数十有三，

东上。

内壝内外官一百六位。天垒城、离瑜、代星、齐星、周星、晋星、韩星、秦星、魏星、燕星、楚星、郑星位于子，其数十有二。越星、赵星、九坎、天田、狗国、天渊、狗星、鳖星、农丈人、杵星、糠星位于丑，其数十有一。自子至丑，皆西上。车骑将军、天辐、从官、积卒、神宫、传说、龟星、鱼星位于寅，其数八，南上。阵车、车骑、骑官、颡颡、折威、阳门、五柱、天门、衡星、库楼位于卯，其数十，北上。土司空、长沙、青丘、南门、平星位于辰，其数五，南上。酒旗、天庙、东瓯、器府、军门、左右辖位于巳，其数六，西上。天相、天稷、燿星、天记，外厨、天狗、南河位于午，其数七。天社、矢星、水位、阙丘、狼星、弧星、老人星、四渎、野鸡、军市、水府、孙星、子星位于未，其数十有三。自午至未，皆东上。天节、九州殊口、附耳、参旗、九、玉井、军井、屏星、伐星、天厕、天矢、丈人位于申，其数十有二，北上。天园、天阴、天廩、天苑、天廩、乌槁、天庚、天仓、铁镞、天溷位于酉，其数十。外屏、大司空、八魁、羽林位于戌，其数四。自酉至戌，皆南上。哭星、泣星、天线、天纲、北落师门、败臼、斧钺、垒壁阵位于亥，其数八，东上。

内壝外众星三百六十位，每辰神位三十自第二等以下，神位版皆丹质黄书。内官、中官、外官则各题其星名。内壝外三百六十位，惟题曰众星位。凡从祀位皆内向，十二微左旋，子居子陛东，午居午陛西，卯居卯陛南，酉居酉陛北。

器物这等，其目有八：

一曰圭币。昊天上帝苍璧一，有纁藉，青币一，璠王一，帛地祗黄琮一，有纁藉，黄币一。配帝青币一，黄帝黄琮一，青帝表圭一，赤帝赤璋一，白帝白琥一，黑帝元璜一，币皆如

其方色。大明青圭有邸，夜明白圭有邸，天皇大帝青圭有卿，北极元圭有卿，币皆如其玉色。内官以下皆青币。

二曰尊壘。上帝太尊、著尊、牺尊、山壘各一，在坛东南隅，皆北向，西上。设而不酌者，象尊、壶尊各二，壘四，在坛下西陛东，皆北向，西上。皇地祇亦如之，在上帝酒尊之东，皆北向，西上。配帝著尊、牺尊、象尊各二，在地祇酒尊之东，皆北向，西上。设而不酌者，牺尊、壶尊各二，山壘四，在坛下西陛之北，东向，北上。五帝、日月、北极、天昊，皆太尊一、著尊二。内官十二次，各象尊二。中官十二次，各壶尊二。外官十二次，各概尊二。众星十二次，各散尊二。凡尊各设于神座之左而右向，皆有坩，有勺，加冪，冪之绘以云，惟设而不酌者无勺。

三曰筮豆俎。昊天上帝、皇地祇及配帝，筮豆皆十二，登三，簋二、簠二，俎八，皆有七箸，玉币筐二，匏爵一，有坩，沙池一，青瓷性盘一。从祀九位，筮豆皆八，簋一，簠一，登一，俎一，匏爵一，有坩，沙池一，玉币筐一。内官位五十四，筮豆皆二，簋一，簠一，登一，俎一，匏爵有坩，有沙池、币筐，十二次各一。中官百五十八，皆筮一，豆一，簋一，簠俎一，匏爵，有坩、沙池、币筐，十二次各一。外官位一百六，皆筮一，豆一，簋一，簠一，俎一，匏爵、坩、沙池、币筐，十二次各一。众星位三百六十，皆筮一，豆一，簋一，簠一，俎一，匏爵、坩、沙池、币筐，十二次各一。此筮、豆、簋、簠、登、爵、筐之数也。凡筮之设，居神位左，豆居右，登、簋、簠居中，俎居后，筮皆有巾，巾之绘以斧。

四曰酒齐。以太尊实泛齐，著尊实醴齐，牺尊实盎齐，山簠实三酒，皆有上尊。马湏设于尊壘之前，注于器而祇之。设而不酌者，以象尊实醴齐，壶尊实沈齐，山壘二实三酒，皆有

上尊，以祀昊天上帝。皇地祇亦如之。以著尊实泛齐，牺尊实醴齐，象尊实盎齐，山罍实清酒，皆有上尊。马湏如前设之。设而不酌者，以牺尊实醴齐，壶尊实沈齐，山罍实清酒，皆有上尊，以祀配帝。以太尊实泛齐，以著尊实醴齐，皆有上尊，九位同，以祀五帝、日月、北极、天皇大帝。以象尊实醴齐，有上尊，十二次同，以祀内官。以壶尊实沈齐，有上尊，十二次同，以祀中官，以概尊实清酒，有上尊，十二次同，以祀外官。以散尊实昔酒，有上尊，十二次同，以祀众星。凡五齐之上尊，必皆实明水。山罍之上尊，必皆实元酒。散尊之上尊，亦实明水。

五曰牲齐庶器。昊天上帝苍犊，皇地祇黄犊，配位苍犊，大明青犊，夜明白犊，天皇大帝苍犊，北极元犊皆一，马纯色一，鹿十有八，羊十有八，野豕十有八，兔十有二，盖参以国礼。割牲为七体。左肩臂臠兼代胁、长胁为一体，右肩臂臠、代胁、长胁为一体，右脾肫膈为一体，脊连背肤短胁为一体，膈骨脐腹为一体，项脊为一体，马首报阳升烟则用之。毛血盛以豆，或青瓷盘。馔未入置俎上，馔入彻去之。笱之实，鱼鱮、糗饵、粉糝、枣、乾棗、形盐、鹿脯、榛、桃、菱、芡、栗。豆之实，芹菹、韭菹、笋菹、脾折菹、食、鱼醢、豚拍、鹿臠、菁醢、糝食。凡笱之用八者，无糗饵、粉糝、菱、栗。豆之用八者，无脾折菹、食、兔醢、糝食。用皆二者，笱边鹿脯、乾枣，豆以鹿臠、菁菹。用皆一者，笱以鹿脯，豆以鹿臠。凡簠、簋用皆二者，簠以黍、稷、簋以稻、粱。用皆一者，簠以稷，簋以黍。实登以太羹。

六曰香祝。洗位正位香鼎一，香合一，香案一，祝案一，皆有衣，拜褥一，盥爵洗位一，罍一，洗一，白罗巾一，亲祀罍二，盘二。地祇配位咸如之。香用龙脑沈香，祝版长各二尺

四寸，阔一尺二寸，厚三分，木用楸柏。从祀九位，香鼎、香合、香案、绫拜褥皆九，褥各随其方之色，盥爵洗位二，罍二，洗二，巾二。第二等，盥爵洗位二，罍二，洗二，巾二。第三等亦如之。内壝内，盥爵洗位一，罍一，巾一。内壝外亦如之。凡巾，皆有筐。从祀而下，香用沈檀隆真，鼎用陶瓦。第二等十二次而下，皆紫绫拜褥十有二。亲祀御版位一，饮福位及大小次盥洗爵洗版位各一，皆青质金书。亚献、终献饮福版位一，黑质黄书。御拜褥八，亚终献饮福拜褥一，黄道衾褥宝案二，黄罗销金案衣，水火鉴。

七曰烛燎。天坛椽烛四，皆销金绛纱笼。自天坛至内壝外及乐县南通北道，绛烛三百五十，素烛四百四十，皆降纱笼。御位椽，烛六，销金绛纱笼。献官椽烛四，杂用烛八百，粢盆二百二十，有架。黄桑条去肤一车，束之置燎坛，以焚牲首。

八曰献摄执事。亚献官一，终献官一，摄司徒一，助奠官一，大礼使一，侍中二，门下侍郎二，礼仪使二，殿中监二，尚辇官二，太仆卿二，控马官六，近侍官八，导驾官二十有四，典宝官四，侍仪官五，太常卿丞八，光禄卿丞二，刑部尚书二，礼部尚书二，奉玉币官一，定撰祝文官一，书读祝册官二，举祝册官二，太史令一，御奉爵官一，奉盘官二，御爵洗官二，执巾官二，割牲官二，温酒官一，太官令一，太官丞一，良酝令丞二，廩牺令丞二，纠仪御史四，太常博士二，郊祀令丞二，太乐令一，大乐丞一，司尊罍二，亚终献盥洗官二，爵洗官二，巾筐官二，奉爵官二，祝史四，太祝十有五，奉礼郎四，协律郎二，翦烛四，礼直官管勾一，礼部点视仪卫官二，兵部清道官二，拱卫使二，大都兵马使二，斋郎百，司天生二，看守粢盆军官一百二十。

仪注之节，其目有十：

一曰斋戒。祀前七日，皇帝散斋四日于别殿，致斋三日，其二日于大明殿，一日于大次，有司停奉刑罚文字。致斋前一日，尚舍监设御幄于大明殿西序，工向。致斋之日质明，诸卫勒所部屯门列仗。昼漏上水一刻，通事舍人引侍享执事文武四品以上官，俱公服，诣列殿奉迎。昼漏上水二刻，侍中版奏请中严，皇帝服通天冠、绛纱袍。昼漏上水三刻，侍中版奏外办，皇帝结佩出别殿，乘舆华盖伞扇侍卫如常仪，奏引至大明殿御幄，东向坐，侍臣夹侍如常。一刻顷，侍中前跪奏“臣某言，请降就斋”，俯伏兴。皇帝降座入室，解严，侍享执事官各还本司，宿卫者如常。凡侍祠官受誓戒于中书省，散斋四日，致斋三日。守壝门兵卫与大乐工人，具清斋一宿。光禄卿以阳燧取明火供爨，以方诸取明水实尊。

二曰告配。祀前二日，摄太尉与太常礼仪院官恭诣太庙，以一献礼奏告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之室。寅刻，太尉以下公服自南神门东偏门入，至横街南，北向立定。奉礼郎赞曰“拜”，礼直官承传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立”。又赞曰“各就位。”礼直官诣太尉前曰“请诣盥洗位”，引太尉至盥洗位，曰“盥手”，曰“帨手”，曰“诣爵洗位”，曰“涤爵”，曰“拭爵”，曰“请诣酒尊所”，曰“酌酒”，曰“请诣神座前”，曰“北向立”，曰“稍前”，曰“搯笏”，曰：“跪”，曰“上香”，曰“再上香”，曰“三上香”，曰“授币”，曰“奠币”，曰“执爵”，曰“祭酒”，曰“祭酒”，曰“三祭酒。”祭酒于沙池讫，曰“读祝。”举祝官搯笏，跪对举祝版。读祝官跪读祝文毕，举祝官奠祝版于案，执笏兴，读祝官俯伏兴。礼直官赞曰：“出笏”，曰“俯伏兴”，曰“拜”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立”曰“复位”，司尊彝、良酝令从降复位，北向

立。奉礼郎赞曰“拜”，礼直官承传再拜毕，太祝捧祝币降自太阶，诣望瘞位。太尉以下俱诣坎位焚瘞讫，自南神门东偏门以次出。

三曰车驾出宫。祀前一日，所司备仪从内外仗，侍祠官两行序立于崇天门外，太仆卿控御马立于大明门外，诸侍臣及导驾官二十有四人，俱于斋殿前左右分班立俟。通事舍人引侍中，奏请中严，俯伏兴。皇帝服通天冠、绛纱袍。少顷，侍中版奏外办，皇帝出斋室，即御座。群臣起居讫，尚辇进舆，侍中奏请皇帝升舆，华盖伞扇侍卫如常仪。导驾官导至大明门外，侍中进当舆前，跪奏请降舆乘马，导驾官分左右步导。门下侍郎跪奏请进发，俯伏兴，前称警蹕。至崇天门外，门下侍郎奏请权停。敕众官上马，侍中承旨称“制可”，门下侍郎传制称“众官上马”，赞者承传“众官出棂星门外上马”。门下侍郎奏请进发，前称进嘴。华盖伞扇仪仗与众官分左右前引，教坊乐鼓吹不作。致郊坛南棂星门外，侍中传制“众官下马”，赞者承传“众官下马”。下马讫，自卑而尊，与仪仗倒卷而北，两行驻立。驾至棂星门，侍中奏请皇帝降马，步入棂星门，由西偏门稍西。侍中奏请升舆。尚辇奉舆，华盖伞扇如常仪。导驾官前导皇帝乘舆至大次前，侍中奏请降舆。皇帝降舆入就次，帘降，侍卫如式。通事舍人承旨，敕众官各还斋次。尚食进膳讫，礼仪使以祝册奏请御署讫，奉出，郊祀令受之，各奠于坛。

四曰陈设。祀前三日，尚舍监陈大次于外壝西门之道北，南向。设小次于内壝西门之外道南，东向。设黄道衿褥，自大次至于小次，版位及坛上皆设之。所司设兵卫，各具器服，守卫壝门，每门兵官二员。外垣西南棂星门外，设蹕街清路诸军，诸军旗服各随其方之色。去坛二百步，禁止行人。祀前一日，郊祀令率其属扫除坛之上下。太乐令率其属设登歌乐于坛

上，稍南，北向。设宫县二舞，位于坛南内壝南门之外，如式。奉礼郎设御版位于小次之前，东向。设御饮福位于坛上，午陛宛西，亚终献饮福位于午陛之东，皆北向。又设亚终献、助奠门下侍郎以下版位坛下御版位之后，稍南东向，导位重行，以北为上。又设司徒太常卿以下位于其东，相对北上，皆如常仪。又分设纠仪御史位于其东西二壝门之外，相向而立。又设御盥洗、爵洗位于内壝南门之内道西，北向。又设亚终献、盥洗、爵洗位于内壝南门这外道西，北向。又设省牲饌等位，如常仪。未后二刻，郊祀令同太史令俱公服，升设昊天上帝位于坛上北方，南向，席以稿秸，加神席褥座。又设配位于坛上西方，东向，席以蒲越，加神席褥座。礼神苍璧置于缫藉，青币设于筐，正位之币加燎玉，置尊所。俟告洁毕，权彻。毕祀日丑前重设。执事者实柴于燎坛，及设笾豆、簠簋、尊罍、匏爵、俎坩等事，如常仪。

五曰省牲器。祀前一日未后二刻，郊祀令率其属扫除坛之上下，司尊罍、奉礼郎庇祠祭局以祭器入设于位。郊祀令率执事者以礼神之玉，置于神位前。未后三刻，廩牺令与诸太祝、祝史以牲就位，礼直官分引太常卿、光禄卿丞、监祭、监礼官、太官令丞等诣省牲位，立定。礼直官引太常卿、监祭、监礼由东壝北偏门入，自卯陛升坛，视涤濯。司尊罍跪举冪曰“洁”。告洁毕，俱复位。礼直官稍前曰“请省牲”。太常卿稍前，省牲毕，复位。次引廩牺令巡牲一匝，西向折身曰“充”。告充毕，复位。诸太祝俱巡牲一匝，复位。上一员出班，西向折身曰“膺”。告膺毕，复位。礼直官引太常卿、光禄卿丞、太官令丞、监祭、监礼诣省饌位，东西相向立。礼直官请太常卿省饌毕，退还斋所。廩牺令与诸太祝、祝史以次牵牲诣厨，授太官令。次引光禄卿、监祭、监礼等诣厨，省鼎镬，视涤溉毕，

还斋所。晡后一刻，太官令率宰人以鸾刀割牲，祝史各取血及左耳毛实于豆，仍取牲首贮于盘，用马首。俱置于饌殿，遂烹牲。刑部尚书莅之，监实水纳烹之事。

六曰习仪。祀前日未后三刻，献官诸执事各服其服，习仪于外壝西南隙地。其陈设、乐架、礼器等物，并加行事之仪。

七曰奠玉币。祀日丑前五刻，太常卿设烛于神座，太史令、郊祀令各服其服，升设昊天上帝及配位神座，执事者陈玉巾于筐，置尊所。礼部尚书设祝册于案。光禄卿率共属，入实笾豆、簠簋、尊罍如式。祝史以牲首盘设于坛，大乐令率工人二舞入就位。礼直官分引监祭礼、郊祀令及诸执事官、斋郎入就位。礼直官引监祭礼按视坛之上下，退复位。奉礼赞再拜。礼直官承传，监祭礼以下皆再拜讫，又赞各就位。太官令率斋郎出诣饌殿，俟于门外，礼直官分引摄太尉及司徒等官入就位。符宝郎奉宝陈于官县之侧，随地之宜。太尉之将入也，礼直官引博士，博士引礼仪使，对立于大次前。侍中版奏请中严，皇帝服大裘衮冕。侍中奏外办，礼仪使跪奏礼仪使臣某请皇帝行礼，俯伏兴。凡奏二人皆跪，一人赞之。帘卷出次，礼仪使前道，华盖伞扇如常仪。至西壝门外，殿中监进大圭，礼仪使奏请执大圭，皇帝执圭。华盖伞扇停于门外。近侍官与大礼使皆后从帝入门，官县乐作。请就小次，释圭，乐止。礼仪使以下分立左右。少顷，礼仪使奏有司谨具，请行事。降神乐作，《天成之曲》六成。太常卿率祝史捧马首，诣燎坛升烟讫，复位。礼仪使跪奏请就版位，俯伏兴。皇帝出次，请执大圭，至位东向立，再拜。皇帝再拜，奉礼赞众官皆再拜讫，奉玉币官跪取玉币于筐，立于尊所。礼仪使奏请行事，遂前导，官县乐作，由南壝西偏门入，诣盥洗位，北向立，乐止。大圭，盥手。奉官奉沃水，奉盘官奉盘承水，执巾官奉巾以进。盥帨手讫，

执大圭，乐作，至午陛，乐止。升阶，登歌乐作，至坛上，乐止。宫县《钦成之乐》作，殿中监进镇圭，殿中监二员，一员执大圭，一员执镇圭。礼仪使奏请晋大圭，执镇圭，请诣昊天上帝神位前，北向立。内侍先设纁席地，礼仪使奏请跪奠镇圭于纁席。奉玉币官加玉于币以授侍中，侍中西向跪进，礼仪使奏请奠玉币。皇帝受奠讫，礼仪使奏请执大圭，俯伏兴，少退再拜。皇帝再拜兴，平立。内侍取镇圭授殿中监，又取纁藉置配位前。礼仪使前导，请诣太祖皇帝神位前，西向立，奠镇圭及币并如上仪。乐止。礼仪使前导，请还版位。登歌乐作，降阶，乐止。宫县乐作，殿中监取镇圭、纁藉以授有司。皇帝至版位，东向立，乐止。请还小次，释大圭。祝史奉毛血豆，升自午陛，以进正位，升自卯陛，以进配位。太祝各迎奠于神座前，俱退立尊所。

八曰进饌。皇帝奠玉币还位，祝史取毛血豆以降，礼直官引司徒、太官令率斋郎奉饌入自正门，升殿如常仪。礼仪使跪奏请行礼，俯伏兴。皇帝出次。宫县乐作。请执大圭，前导由正门西偏门入，诣盥洗位，北向立，乐止。搢寺盥手如前仪。执圭，诣爵洗位，北向立，搢圭。奉爵官跪取匏爵于筐，经授侍中，侍中以进皇帝，受爵。执壘官酌水洗爵，执巾官授巾拭爵讫，侍中受之，以授捧爵官。执圭，乐作，至午陛，乐止。升阶，登歌乐作，至坛上，乐止。诣正位酒尊所，东向立，搢圭。捧爵官进爵，皇帝受爵。司尊者举冪，侍中赞酌太尊之泛齐。以爵授爵官，执圭。宫县乐作，奏《明成之曲》。请诣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，搢圭跪，三上香，侍中以爵跪进皇帝。执爵，三祭酒，以爵授侍中。太官丞注马湏于爵，以授侍中，侍中跪进皇帝。执爵，亦三祭之，今有葡萄酒与尚酝马湏名祭一爵，为三爵。以爵授侍中，执圭，俯伏兴，少退立。读祝，

举祝官搢笏跪举祝册，读祝官西向跪读祝文，读讫，俯伏兴。举祝官奠祝于案，奏请再拜。皇帝再拜兴，平立。请诣配位酒尊所，西向立。司尊者举冪，侍中赞酌著尊之泛齐。以爵授爵官，执圭。请诣太祖皇帝神位前西向立。宫县乐作。侍中赞搢圭跪、三上香、三祭酒及马湏讫，赞执圭，俯伏兴，少退立。奠祝版讫，奏请再拜。皇帝再拜兴，平立。乐止。请诣饮福位北向立。登歌乐作。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，合置一爵以授侍中，侍中西向以进。礼仪使奏请再拜，皇帝再拜兴。奏请搢圭、跪受爵。祭酒啐酒以爵授侍中，侍中再以温酒跪进。礼仪使奏请受爵。皇帝饮福酒讫，侍中受虚爵兴，以授太祝。太祝又减神前胙肉加于俎，以授司徒。司徒以俎西向跪进皇帝，受以授左右。奏请执圭，俯伏兴，平立，少退。奏请再拜，皇帝再拜讫，乐止。礼仪使前导，还版位。登歌乐作，降自午陛，乐止。官县乐作，至位，东向立，乐止。请还小次，至次释圭。文舞退，武舞进，官县乐作，奏《和成之曲》，乐止。礼直官引亚终献官升自卯陛，行礼如常仪，惟不读祝，皆饮福而无胙俎。降自卯陛，香位。礼直官赞太祝彻笾豆。登歌乐作，奏《宁成之曲》，卒彻，乐止。奉礼赞肠胙，众官再拜，在位者皆再拜。礼仪使奏请诣版位，出次执圭，至位东向，再拜。皇帝再拜。奉礼赞曰“再拜”赞者承传“在位都皆再拜”。送神乐作，《天成之曲》一成，止。礼仪使奏礼毕，遂前导皇帝还大次。宫县乐作，出门乐止，至大次释圭。

九曰望燎。皇帝既还大次，礼直官引摄太尉以下监祭礼诣望燎位，太祝各捧筐诣神位前，进取燔玉、祝币、牲俎并黍稷饭笾、爵酒，各由其陛隆诣燎坛，以祝币、饌物置柴上，礼直官赞“可燎半柴”，又赞“礼毕”，摄太尉以下皆出。礼直官引监祭礼、祝史、太祝以下从坛南，北向立定，奉礼赞曰“再

拜”，监祭礼以下皆再拜讫，遂出。

十日车驾还宫。皇帝既还大次，侍中奏请解严。皇帝释衮冕，停大次。五刻顷，所司备法驾，序立于棂星门外，以北为上。侍中版奏请中严，皇帝改服通天冠、绛纱袍。少顷，侍中版奏外办，皇帝出次升舆，导驾官前导，华盖伞扇如常仪。至棂星门外，太仆进御马如式。侍中前奏请皇帝降舆乘马讫，太仆卿执御，门下侍郎奏请车驾进发，俯伏兴退。车驾动，称警蹕。至棂星门外，门下侍郎跪奏曰“请权停，敕众官上马。”侍中承旨曰“制可”，门下侍郎传制，赞者承传。众官上马毕，导驾官及华盖伞扇分左右前导。门下侍郎跪请车驾进发，俯伏兴。车驾动，称警蹕。教坊乐鼓吹振作。驾至崇天门棂星门外，门下侍郎跪奏曰“请权停，敕众官下马”。侍中承旨曰“制可”，下侍郎俯伏兴，退传制，赞者承传。众官下马毕，左右前引入内，与仪仗倒卷而北驻立。驾入崇天门，至大明门外，降马升舆以入。驾既入，通事舍人承旨敕众官皆退，宿卫官率卫士宿卫如式。

卷七十六志第五十

礼三

郊祀下

摄祀之仪，其目有九：

一曰斋戒。祀前五日质明，奉礼郎率仪鸾局，设献官诸执事版位于中书省。献官诸执事位俱藉以席，仍加紫绫褥。初献摄太尉设位于前堂阶上，稍西，东南向。监察御史二位，一位在甬道上，西稍北，东向；一位在甬道上，东稍北，西向。监礼博士二位，各次御史，以北为上。次亚献官、终献官、摄司徒位于其南。次助奠官，次太常太卿、太常卿、光禄卿，次太史令、礼部尚书、刑部尚书，次奉璧官、奉币官、读祝官、太常少卿、拱卫直都指挥使，次太常丞、光禄丞、太官令、良酝令、司尊彝，次廩牺令、举祝官、奉爵官，次太官丞、盥洗官、爵洗官、巾筐官，次翦烛官，次与祭官。其礼直官分立于左右，东西相向。西设版位四列，皆北向，以东为上：郊祀令、太乐令、太祝、祝史，次斋郎。东设版位四列，皆北向，以西为上：郊祀、太乐丞、协律郎、奉礼郎、次斋郎、司天生。礼直官引献官诸执事各就位。献官诸执事俱公服，五品以上就服其服，六品以下皆借紫服。礼直局管勾立于太尉之右，宣读誓文曰：“某年某月某日，祀昊天上帝于圆丘，各扬其职，其或不敬，日有常刑。”散斋三日宿于正寝，致斋二日于祀所。散斋日治

事如故，不吊丧问疾，不作乐，不判署刑杀文字，不决罚罪人，不与秽恶事。致斋日惟祀事得行，其余悉禁。凡与祀之官已斋而阙者，通摄行事。读毕，稍前唱曰“七品以下官先退”，复复曰“对拜”，太尉与余官皆再拜乃退。凡与祭者，致斋之宿，官给酒馔。守壝门兵卫及大乐工人，皆清斋一宿。二日告配。艳前二日，初俄官与太常礼仪院官恭诣太庙，安告太祖皇帝本室，即还斋次。

二曰告智。祀前二日，初献官与太常礼仪院官恭诣太庙，奏告太祖皇帝本室，即还斋次。

三曰迎香。祝祀前二日，翰林学士赴礼都书写祝文，太常礼仪院官亦会焉。书毕，于公廡严洁安置。祀前一日质明，献官以下诸执事首公服，礼都尚书率其属捧祝版，同太常礼仪院官俱诣阙廷，以祝版授太尉，进请御署讫，同香酒迎出崇天门外。香置于舆，祝置香案，御酒置鞦楼，俱用金复覆之。太尉以下官比上马，清道官率京官行于仪卫之先，兵马司巡兵执矛帜夹追次之，金鼓又次之，京尹仪从左右成列前导，诸执事官东西二班行于仪仗之外，次仪凤司奏乐，礼部官点祝成列，太常仪院官导于香舆之前，然后探鹤异舆案行，太尉等官从行至祀所。舆案由南棂星门大，诸执事官由左右偏门入，奉安御香、祝版于香殿。

四曰陈设。祀前三日，枢密院设兵卫各具器服守卫壝门，每门兵官二员，及外垣西南棂星门外，设蹕街清路诸军，诸军旗服，各随其方色。去坛二百步，禁止行人。祀前一日，郊祀令率其属扫除坛上下。大乐令率其属设登歌乐于坛上，税南，北向。编磬一蘆在西，编钟一蘆在东。击钟磬者，皆有坐机。大乐令位在钟蘆东，西向。协律郎位在磬蘆西，东向。执麾者立于后。祝一，在钟蘆北，稍东。敌一，在磬蘆北，稍西。拊

附二，一在祝北，一在敌北。歌工八人，分别列于午陛左右，东西相向坐，以北为上，凡坐者皆藉以席加毡。琴一弦、三弦、五弦、七弦、九弦者，各二。瑟四，龠二，簠二，笛二，箫二，巢笙四，和笙四，闰余匏一，九曜匏一，七星匏一，埙二，各分立于午陛东西乐榻上。琴瑟者分列于北，皆北向坐。匏竹者分立于琴瑟之后，为二列重行，皆北向相对为首。又设圆宫悬乐于坛南，内壝南门之外。东方、西方、编磬起北，编钟次之。南方、北方，编磬起西，编钟次之。又设十二钟于编悬之间，各依辰位，每辰编磬在左，编钟在右，谓之一肆。每面三辰，共九架，四面三十六架。设晋鼓于悬内通街之东，稍南，北向。置雷鼓、单鼗、双鼗各二柄于北悬之内，通街之左右，植四楹雷鼓于四隅，皆左鞞右应。北悬之内，歌工四列。内二列在通街之东，二列于通街之西。每列八人，共三十二人，东西相向立，以北为上。祝一在东，敌一在西，皆在歌工之商。大乐丞位在北悬之外，通街之东，西向。协律郎位于通街之西，东向。执麾者立于后，举节乐正立于东，副正立于西，并在歌工之北。乐师二员，对立于歌工之南。运谱二人，对立于乐师之南。照烛二人，对立于运谱之南，祀日立于坛之上下，掌乐作乐止之标准。琴二十七，设于东西悬内：一弦者三，东一，西二，俱为第一列；三弦、五弦、七弦、九弦者各六，东西各四列；每列三人，皆北向坐。瑟十二，东西各六，共为列，在琴之后坐。巢笙十、箫十、闰余匏一在东，七星匏一、九曜匏一，皆在竽笙之侧。竽笙十、龠十、簠十、埙八、笛十，每色为一列，各分立于通街之东西，皆北向。又设文舞位于北悬这前，植四表于通街之东，舞位行缀之间。导文舞执衞仗舞师二员，执旌二人，分立于舞者行缀之外。舞者八佾，每佾八人，共六十四人，左手执龠，右手秉翟，各份四佾，立于通街之东西，皆北向。

又设武舞，俟立位于东西县外。导武舞执衞仗舞师二员，执纛二人，执器二十人，内单鼗二、单铎二、双铎二、金铙二、钲二、金鐃二，执者四人，扶鐃二、相鼓二、雅鼓二，分立于东西县外。舞者如文舞之数，左手执干，右手执戚，各份四佾，立于执器之外。俟文舞自外逸，则武舞自内进，就立文舞之位，惟执器者分立于舞人之外。文舞亦退于武舞俟立之位。太史令、郊祀令各公服，率其属升设昊天上帝神座于坛上，北方，南向；席以槁秸，加褥座，置璧于纁藉，设币于筐，置酌尊所。皇地祇神座，坛上稍东，北方，南向；席以槁秸，加褥座，置玉于纁藉，设币于筐，置酌尊所。配位神座，坛上东方，西向；席以蒲越，加褥座，置璧于纁藉，设币于筐，置酌尊所。设五方五帝、日、月、天皇大帝、北极等九位，在坛之第一等；席以莞，各设玉币于神座前。设内官五十四位于圆坛第二等，设中官一百五十九位于圆坛第三等，设外官一百六位于内壝内，设众星三百六十位于内壝外；席皆以莞，各设青币于神座之首，皆内向。候告洁毕，权彻第一等玉币，至祀日丑前重设。执事者实柴于燎坛，仍设苇炬于东西。执炬者东西各二人，皆紫服。奉礼郎率仪鸾局，设献官以下及诸执事官版位，设三献官版位于内壝西门之外道南，东向，以北为上。次助奠位稍却，次第一等至第三等分献官，第四等、第五等分奠官，次郊祀令、太官令、良酝令、廩牺令、司尊壘，次郊祀巫、读祝官、举祝官、奉璧官、奉币官、奉爵官、太祝、盥洗官、爵洗官巾、篚官、祝史，次斋郎，位于其后。每等异位重行，俱东向，北上。摄司徒位于内壝东门之外道南，与亚献相对。次太常礼仪使、光禄卿、同知太常礼仪院事、太史令、分献分奠官、金太常礼仪院事、供卫直都指挥使、太常礼仪院同佾院判、光禄丞，位于箕南，皆西向，北上。监察御史二位，一位在内壝西门之外道

北，东向；一位在内壝东门之外道北，西向。博士二立，各次御史，以北为上。设奉礼郎位于坛上稍南，午陛之东，西向；司尊彝位于尊所，北向。又设望燎位于燎坛之北，南向。设牲榜于外壝东门之外，稍南，西向；太祝、祝史位于牲后，俱西向。设省牲位于牲北；太常礼仪使、光禄卿、太官令、光禄丞、太官丞位于其北，太官令以下立皆少却。监祭、监礼位在太常礼仪使之西，稍却，南向。廩牺令位于牲西南，北向。又设省饌位于牲位之北，饌殿之南。太常礼仪使、光禄卿丞、太官令丞位在东，西向；监祭、监礼位在西，东向；俱北上。祠祭局设正配三位，各左十有二笾，右十有二豆，俱为四行。登三，铏三，簠簋各二，在笾豆间。登居神前，铏又居前，簠左、簋右，居铏前，皆藉以席。设牲首俎一，居中；牛羊豕俎七，次之。香案一，沙池、爵拈各一，居俎前。祝案一，设于神座之右。又设天地二位各太尊二、著尊二、牺尊二、山彝二于坛上东南，俱北向，西上。又设配位著尊一、牺尊二、象尊二、山彝二在二尊所之东，皆有拈，加勺、冪，惟元酒了冪无勺，以北为上。马湏三器，各设于尊所之首，加冪尊。又设玉币筐二于尊所西，以北为上。又设正位拿尊二、壶尊二、山彝四于坛下午陛之西。又设地祇尊彝，与王位同，于午陛之东，皆北向，西上。又设配位牺尊二、壶尊二、山彝四在西陛之北，东向，北上，皆有拈、冪，不加勺，设而不酌。又设第一等九位各左八笾，右八豆，登一，在笾豆间，簠、簋各一，在登前，俎一，爵、拈各一在簠、簋前。每位太尊二、著尊二，于神之左，皆有拈，加勺、冪，沙池、玉币筐各一。又设第二等诸神每位笾二，豆二，簠、簋各一，登一，俎一，于神座前。每陛间象尊二，爵、拈、沙池、币筐各一，于神中央之座首。又设第三等诸神，每位笾、豆、簠、簋各一，俎一，于神座前。每陛间

设壶尊一，爵尊二，爵、坩、沙池、币筐各一，于神中央之座首。又设内壝内诸神，每位筮、豆各一，簠、簋各一，于神座前。每道间概尊二，爵、坩、沙池、币筐各一，于神中央之座首。又设内壝外众星三百六十位，每位筮、豆、簠、簋、俎各一，于神座前。每道间散尊二，爵、坩、沙池、币筐各一，于神中央之座前。自第一等以下，皆用匏爵洗涤讫，置于坩上。又设正配位各筮一，豆一，簠一，簋一，俎四，及毛血豆各一，牲首盘一。并第一等神位，每位俎二，于饌殿内。又设盥洗、爵洗于坛下，卯陛之东，北向，壘在洗东加勺，筐在洗西南鼻，实以巾，爵洗之筐实以匏，爵加坩。又设第一等分献官盥洗、爵洗位，第二等以下分献官盥洗位，各于陛道之左，壘在洗左，筐在洗右，俱内向。凡司尊壘筐位，各于其后。

五曰省牲器，见亲祀仪。

六曰习仪，见亲祀仪。

七日奠玉币。祀日丑前五刻，太常卿率其属，设椽烛于神座四隅，仍明坛上下烛、内外米凡燎。太史令、郊祀令各服其服升，设昊天上帝神座，槁秸、席褥如前。执事者陈玉币于筐，置于尊所。礼部尚书设祝版于案。光禄卿率其属入实筮、豆、簠、簋。筮四行，以右为上。第一行鱼鱸在前，糗饵、粉糝次之。第二行乾枣在前，乾撩形盐次之。第三行鹿脯在前，榛实、乾桃次之。第四行菱在前，芡、栗次之。豆四行，以左为上。第一行芹菹在前，笋菹、葵菹次之。第二行菁菹在前，韭菹、饔食次之。第三行鱼盐在前，醯醢、豚拍次之。第四行鹿盐在前，兔醢、糝食次之。簠实以稻、粱，簋实以黍、稷，登实以大羹。良酝令率其属入实尊、壘。太尊实以泛齐，著尊醴齐，牺尊盎齐，象尊醒齐，壶尊沈齐，山壘为下尊，实以元酒；其酒、齐皆以尚酿酒代之。太官丞设革囊马潼于尊所。祠祭局以

银盒贮香，同瓦鼎设于案。司香官一员立于坛上。祝史柱首盘，设于坛上。献官以下执事官，各服其服，就次所，会于齐班幕。拱卫直都指挥使率控鹤，各服其服，擎执仪仗，分立于外壝内东西，诸执事位之后，拱卫使亦就位。大乐令率工人二舞，自南壝东偏门以次入，就坛上下位。奉礼郎先入就位。礼直官分引监察御史、监礼博士、郊祀令、太官令、良酝令、廩牺令、司尊壘、太官丞、读祝官、举祝官、奉玉帛官、太祝、祝史、奉爵官、盥爵洗官、巾筐官、斋郎，自南壝东偏门入，就位，礼直官引监祭、监礼，按视坛之上下祭器，纠察不如仪者。及其按视也，太祝先彻去益幕，按视讫，礼直官引监祭、监礼退复位。奉礼郎赞“再拜”，礼直官承传曰“拜”，监祭礼以下皆再拜。奉礼郎赞曰“各就位”，太官令斋郎以次出诣饌殿，俟立于南壝门外。礼直官分引三献官、司徒、助奠官、太常礼仪院使、光禄卿、太史令、太常礼仪院同知金院、同金、院判、光禄丞，自甫壝东偏门，经乐县内入就位。礼直官进太尉之左，赞曰“有司谨具，请行事”，退复位。宫县乐作降神《天成之曲》六成，内圆钟宫三成，黄钟角、大簇徵、姑洗羽各一成。文舞《崇德之舞》。初乐作，协律郎跪，俯伏举麾兴，工鼓祝，偃麾，戛鼓而乐止。凡乐作、乐止，皆仿此。礼直官引太常礼仪院使率祝史，自卯陞升坛，奉牲首降自午陞，由南壝正门经宫县内，诣燎坛北，南向立。祝史奉牲首升自南陞，置于户内柴上。东西执炬者以火燎柴，升烟燔牲首讫，礼直官引太常礼仪院使、祝史捧盘血，诣坎位瘞之。礼直官引太常礼仪院使、祝史。各复位。奉礼郎赞“再拜”，礼直官承传曰“拜”，太尉以下皆再拜讫，其先拜者不拜。执事者取玉帛于筐，立于尊所。礼直官引太尉诣盥洗位，宫县乐奏黄钟宫《隆成之曲》，至位北向立。乐止。搯笏、盥手、帨手讫，执笏诣坛，升自午

陞。登歌乐作大吕宫《隆成这曲》，至坛上，乐止。诣正位神座前，北向立，宫县乐奏黄钟宫《钦成之曲》，搯笏跪，搯，三上香。执事者加璧于币，西向跪，以授太尉，太尉受玉币奠于正位神座前，执笏，俯伏兴，少退立，再拜讫，乐止。次诣皇地祇位，尊献如上仪。次诣配位神主前，奠币如上仪。降自午陞，登歌乐作如升坛之曲，至位乐止。祝史奉毛血豆，入自南壝门诣坛，升自午陞。诸太祝迎取于坛上，俱跪尊于神座前，执笏，俯伏兴，退立于尊所。

至大三年大祀，奠玉币仪与前少异，今存之以备互考。祀日丑前五刻。设坛上及第一等神位，陈其玉币及明烛，实筮、豆、尊、罍。乐工各入就位毕。奏礼郎先入就位。礼直官分引分献官、监察御史、监礼博士、诸执事、太祝、祝史、斋郎，入自中壝东偏门，当坛南重行西上，北向立定。奉礼郎赞曰“再拜”，分献官以下皆再拜讫，奉礼赞曰“各就位”。礼直官引子丑寅卯辰巳陞道分献官，诣版位，西向立，北上。午未申酉戌亥陞道分献官，诣版位，东向立，北上。礼直官分引监察礼点视陈设，按视坛之上下，纠察不如仪者，退复位。太史令率斋郎出俟。礼直官引三献官并助奠等官入就位，东向立，司徒西向立。礼直官赞曰“有司谨具，请行事”，降神六戍乐止。太常礼仪使率祝史二员，捧马首诣燎坛，升烟讫，复位。奉礼郎赞曰“再拜，三献”，司徒等皆再拜讫，奉礼郎赞曰“诸执事者各就位”，立定。礼直官请初献官诣盥洗位，乐作，至位，乐止。盥毕诣坛，乐作，升自卯陞，至坛，乐止。诣正位神座前，北向立，乐作，搯笏跪，太祝加玉于币，西向跪以授初献，初献受玉币奠讫，执笏俯伏兴，再拜讫，乐止。次诣配位神座前立，乐作，尊玉币如上仪，乐止。降自卯阶，乐作，复位，乐止。初献将奠正位之币，礼直官分引第一等分献官诣盥洗位，

盥毕，执笏各由其陛升，诣各神位前，搢笏镜，太祝以玉币授分献官，奠讫，俯伏兴，再拜讫，还位。初，第一等分献官将升，礼直官发引第二等内壝内，内壝外分献官盥毕，俟盥洗官俱从至酌尊所立定，各由其陛道诣各神首位前奠，并如上仪。退立酌尊所，伺候终献酌奠，诣各神首位前酌奠。祝史奉正位毛血豆由午陛升，配位毛血豆由卯陛升，太祝迎于坛上，进尊于正配位神座前，太祝与祝史俱退于尊所。

八曰进熟。太尉既升奠玉币，太官令丞率进饌斋郎诣厨，以牲体设于盘，马牛羊豕鹿各五盘，宰割体段，并用国礼。各对举以行至饌殿，俟光禄卿出实笏、豆、簠、簋。笏以粉糝，豆以糝食簠赁以梁，簋以稷。斋郎上四员，奉笏、豆、簠、簋者前行，举盘者次之。各奉正配位之饌，以序立于南壝门之外，俟礼直官引司徒出诣饌殿，斋郎各奉以序从司徒入自南壝正门。配位之饌，入自偏门。宫县乐奏黄钟宫《宁成之曲》，至坛下，俟祝史进彻毛血豆讫，降自卯陛以出。司徒引斋郎奉正位饌诣坛，升自午陛。太史令丞率斋郎奉配位及第一等之饌，升自卯陛，立定。奉礼赞诸太祝迎饌，诸太祝迎于坛陛之间，斋郎各跪奠于神座前。设笏于糗饵之前。豆于醯醢之前，簠于稻前，簋于黍前。又奠牲体盘于俎上，斋郎出笏，俯伏兴。退立定，乐止。礼直官引司徒降自卯陛。太官令率斋郎从司徒亦降自卯陛，各复位。其第二等至内壝外之饌，有司陈设。礼直官赞，太祝搢笏，立茅苴于沙池，出笏，俯伏兴，退立于本位。礼直官引太尉诣盥洗位，宫县乐作，奏黄钟宫《隆成之曲》，至位北向立，乐止。晋笏、盥手、帨手讫，出笏诣爵洗位，北向立。搢笏，执事者奉匏爵以授太尉，太尉洗爵、拭爵讫，以爵授执事者。太尉出笏，诣坛，升自午陛，一作卯陛。登歌乐作，奏黄钟宫《明成之曲》，至坛上，乐止。诣酌尊所，西向

立，搯笏，执事者川爵授太尉，太尉执爵，司符壘举幕，良酝令酌太尊之泛齐，凡举幕、酌酒皆跪，以爵授执事者。太尉出笏，诣正位神座前，北向立，宫县乐作，奏黄钟宫《明成之曲》，文舞《崇德之舞》。太尉搯笏跪，三上香。执事者以爵授太尉，太尉执爵三祭酒于茅苴，以爵授执事者，执事者奉岛退，诣尊所。太官丞倾马潼于爵，跪授太尉，亦三祭于茅苴，复以爵授执事者，执事者受虚爵以兴。太尉出笏，俯伏兴，少退，北向立，乐止。举祝官搯笏跪，对举祝版，读祝官搯笏跪，读祝文。读讫，举祝官奠版于案，出笏兴，读祝官出笏，俯伏兴，宫县乐奏如前曲。举祝、读祝官先诣皇地祇位前，北向立。太尉再拜讫，乐止。次诣皇地祇位，并如上仪，惟乐奏大吕宫。次诣配位，并如上仪，惟乐奏黄钟宫，降自午陛，一作卯陛。登歌乐作如前降神之曲，至位，乐止。读祝、举祝官降自卯陛，复位。文舞退，武舞进，宫县乐作，奏黄钟宫《和成之曲》，立定，乐止。礼直官引亚献官诣盥洗位，北向立。搯笏、盥手、帨手讫，出笏诣爵洗位，北向立。搯笏、执爵、洗爵、拭爵，以岛授执事者。出笏诣坛，升自卯陛，至坛上酌尊所，东向一作西向。立。搯笏授岛执岛，司尊壘举幕，良酝令酌著尊之醴齐，以爵授执事者。出笏，诣正位神座前。北向立。宫县乐奏黄钟宫《熙成之曲》，武舞《定功之舞》。搯笏跪，三上香，授爵执爵，三祭酒于茅苴，复祭马潼如前仪，以爵授执事者。出笏，俯伏兴，少退立，再拜讫，次诣皇地祇位、配位，并如上仪讫，乐止，降自卯陛，复位。礼直官引终献官诣盥洗位。盥手、帨手讫，诣爵洗位，授岛执爵，洗爵拭爵，以爵授执事者。出笏，升自卯陛，至酌尊所，搯笏授爵执爵，良酝令酌牺尊之盎齐，以爵授执事者。出笏，诣正位神座前，北向立。宫县乐作，奏黄钟宫《熙成之曲》，武舞《定功之舞》。上香、祭酒、

马潼，并如亚献之仪，降自卯陛。初终献将升坛时，礼直官分引第一分分献官诣盥洗位，搯笏、盥手、帨手、涤爵、拭爵讫，以爵授执事者。出笏，各由其陛诣酌尊所，晋笏，执事者以爵授分献官，执爵，酌太尊之泛齐，以爵授执事者。各诣诸神位前搯笏跪，三上香、三祭酒讫，出笏，俯伏兴，少退，再拜兴，降复位。第一等分献官将升坛时，礼直官引第二等、第三等、内壝内、内壝外众星位分献官，各诣盥洗位，晋笏一盥手、帨手，酌奠如上仪讫，礼直官各引献官复位，诸执事者皆退复位。礼直官赞太祝彻笾豆。登歆乐作大吕官《宁成之曲》，太祝跪以笾豆各一少移故处，卒彻，出笏，俯伏兴，乐止。奉礼郎赞曰“赐胙”，众官再拜，礼直官承传曰“拜”，在位者皆再拜，平。立定。送神宫县乐作，奏圆钟宫《天成之曲》一成止。

九曰望燎。礼直官弘太尉，亚献助奠一员，太常礼仪院使，监察、监礼各一员等，诣望燎位。又引司徒，终献助奠、监祭、监礼各一员，及太常礼仪院使等官，诣望瘞位。乐作，奏黄钟宫《隆成之曲》，至位，南向立，乐止。上下诸执事各执筐进神座前，取燔玉及币祝版。日月已上，斋郎以俎载牲体黍稷，各由其陛降，南行，经宫县乐，出东，诣燎坛。升自南陛，以玉币、祝版，饌食致于柴上户内。诸执事又以内官以下之礼币，皆从燎。礼直官赞曰“可燎”，东西执炬者以炬燎火半柴。执事者亦以地祇之玉币、祝版、牲体、黍稷诣瘞坎。焚瘞毕，礼直官引太尉以下官以次由南壝东偏门出，礼直官引监祭、监礼、奉玉币官、太祝、祝史、斋郎俱复坛南，北向立。奉礼郎赞曰“再拜”，礼直官承传曰“拜”，监祭、监礼以下皆再拜讫。各退出。太乐令率工人二舞以次出。礼直官引太尉以下诸执事官到齐班幕前立，礼直官赞曰“礼毕”，众官员揖毕，各退于次。太尉等官、太常礼仪院使、监祭、监礼展视胙肉酒醴，奉

进阙庭，余官各退。

祭告三献仪，大德十一年所定。告前三日，三献官、诸执事官，具公服赴中书省受誓戒。前一日未正二刻，省牲器。告日质明，三献官以下诸执事官，各具法服。礼直官引监祭礼以下诸执事官，先入就位，立定。监祭礼点视陈设毕，复位，立定。太官令率斋郎出，礼直官引三献司徒、太常礼仪院使、光禄卿入就位，立定。礼直官赞曰“有司谨具，请行事”，降神乐作六成止。太常礼仪院使燔牲首，复位，立定。奉礼赞三献以下皆再拜，就位。礼直官引初献诣盥洗位，盥手讫，升坛诣昊天上帝位前，北向立。搢笏跪，三上香，奠玉币，出笏，俯伏兴，再拜讫，降复位。礼直官引初献诣盥洗位，盥手讫，诣爵洗位，洗拭爵讫，诣酒尊所，酌酒讫，请诣昊天上帝神位前，北向，搢笏跪，三上香，执爵三祭酒于茅苴，出笏，俯伏兴，俟读祝讫，再拜，平立。请诣皇地祇酒尊所。酌献并如上仪，俱毕，复位。礼直官引亚献，并如初献之仪，惟不读祝，降复位。礼直官引终献，并如亚献之仪，降复位。奉礼赞“赐胙”，众官再拜，在位者皆再拜。礼直官引三献司徒、太常卿、光禄卿、监祭礼等官，请诣望燎位，献向立定，俟燎玉币祝版。礼直官赞“可燎”，礼毕。

祭告一献仪，至元十二年所定。告前二日，郊祀令扫除坛壝内外，翰林国史院学士撰写祝文。前一日，告官等各公服捧祝版，进请御署讫，同御香上尊酒如常仪，迎至祠所斋宿。告日质明前三刻，礼直官引郊祀令率其属诣坛，铺筵陈设如仪。礼直官二员引告官等各具紫服，以次就位，东向立定。礼直官稍前曰“有司谨具，请行事”，赞者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礼直官先引执事官各就位，次诣告官前曰“请诣盥爵洗位”。至位，北向立，

曰“搯笏”，曰“盥手”，曰“帨手”，曰“洗爵”，曰“拭爵”，曰“出笏”，曰“诣酒尊所”，曰“搯笏”，曰“执爵”，曰“司尊者举”，曰“酌酒”。良酝令酌酒，曰“以爵授执事者”，告官以爵授执事者。曰“出笏”，曰“诣昊天上帝、皇地祇神位前，北向立”，曰“稍前”，曰“出笏”，曰“跪”，曰“上香”，曰“上香”，曰“三上香”，曰“祭酒”，曰“祭酒”，曰“三祭酒”，曰“以爵授捧爵官”，曰“出笏”，曰“俯伏兴”，曰“举祝官跪”，曰“举祝”，曰“读祝官跪”，曰“读祝”。读讫。曰“举祝官奠祝版于案”，曰“俯伏兴”。告官再拜，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，引告官以下降复位。礼直官赞曰“再拜”，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，曰“诣望燎位”，燔祝版半燎，告官以下皆退。瘞之其坎于祭所壬地，方深足以容物。

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一

礼四

宗庙上

宗庙祭享之礼，割牲、奠马潼，以巫祝致辞，盖蒙古旧俗也。世祖中统元年秋七月丁丑，神位于中书省，用登歆乐，遣必闾赤致祭焉。必闾赤，译言典书记者。十二月，初命制太庙祭器，法服。二年九月庚申朔，徙中书省，奏迁神主于圣安寺。辛巳，藏于瑞像殿。三年十二月癸亥，即中书省备三献官，大礼使司徒摄祀事。礼毕，神主复藏瑞像殿。四年三月癸卯，诏建太庙于燕京。十一月戊，仍寓祀事于中书省，以亲王合丹、塔察儿、王磐、张文谦摄事。

至元元年冬十月，奉安神主于太庙，初定太庙七室之制。皇祖、皇祖妣第一室，皇伯考、伯妣第二室，皇考、皇妣第三室，皇伯考、伯妣第四室，皇伯考、伯妣第五室，皇兄、皇后第六室，皇兄、皇后第七室。凡室以西为上，以次而东。二年九月，初命涤养牺牲，取大乐工于东平，习礼仪。冬十月己卯，亨于太庙，尊皇祖为太祖。三年秋九月，始作八室神主，设祐室。冬十月，太庙成。丞相安童、伯颜言：“祖宗世数、尊谥庙号、配讯功臣、增祀四世、各庙神主、七祀神位、法服祭器等事，皆宜以时定”。乃命平章政事赵璧等集议，上尊谥庙号，定为八室。烈祖神元皇帝、皇曾祖宣懿皇后第一室，太祖圣武

皇帝、皇祖妣光献皇后第二室，太宗英文皇帝、皇伯妣昭慧皇后第三室，皇伯术赤、皇伯妣别土出迷失第四室，皇伯考察合台、皇伯妣也速伦第三室、第四室皇伯考、妣，旧列皇考、妣之后，今更易。第五室，皇考睿宗景襄皇帝、皇妣庄圣皇后第六室，定宗简平皇帝、钦淑皇后第七室，宪宗桓肃皇帝、贞节皇后第八室。十一月戊申，奉安神主于祐室，岁用冬祀，如初礼。

四年二月，初定一岁十二月荐新时物。六年冬，时享毕，十二月，命国师僧荐佛事于太庙七昼夜，始造木质金表牌位十有六，设大榻金椅奉安祐室前，为太庙荐佛事之始。七年十月癸酉，敕宗庙祝文书以国字。来年，太庙牲牢勿用豕豕，以野猪代之，呆品勿市，取之内园。八年八月，大庙殿柱朽。从张易言，告于列室而后修，奉迁粟主金牌位与旧神主于饌幕殿，工毕奉安。自是修庙皆如之。丙子，敕冬享勿用牺牛。

十二年五月，检讨张谦言：“昔者因修太庙，奉迁金牌位于饌幕殿，设金椅，其粟主与旧主牌位各存箱内，安置金椅下，礼有非宜。今拟金牌位迁于八室，其祐室粟主与旧主牌位，宜用彩舆迁纳，置箱内为宜”。七月，修太庙，将迁神主别殿，遣官告祭。九月丁丑，敕太庙牲复用牛。十月己未，迁金牌位于八室。太祝兼奉礼郎申屠致远言：“窃见木主既成，又有金牌位，其日月山神主及中统初中书设祭神主，奉安无所。博士议曰：“合存祐室粟主，旧置神主牌位，俱可随时埋瘞。”太常少卿以闻，诏曰：“其与张仲谦诸老臣议行之。”十三年正月，以平宋，遣官告祭祖宗于上都之近郊。八月，以铜爵二、豆二献于太庙。九月丙申，荐佛事于太庙，命即佛事处大祭。己亥，享于太庙，加荐羊鹿野豕。是岁，改作金主，太祖主曰“成吉思皇帝”，睿宗题曰“太上皇也可那颜”，皇后皆题名

讳。

十四年正月，以白玉、碧玉、水晶爵六献于太庙。八月乙丑，诏建太庙于大都。十五年五月，太常卿还自上都，议庙制，据博士言同堂异室非礼，以古今庙制画图贴说，令博士李天麟赉往上都，分议可否以闻：

一曰都宫别殿，七庙、九庙之制。《祭法》曰：“天子立七庙，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，诸侯、大夫、士降杀以两。”晋博士孙毓以谓外为都宫，内各有寝庙，别有门垣。太祖在北，左昭右穆，以次而南是也。前庙后寝者，以象人君之居，前有庙而后有寝也。庙以藏主，以四时祭；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，以荐新物。天子太祖百世不迁，宗亦百世不迁，高祖以上，亲尽则递迁。昭常为昭，穆常为穆，同为都宫，则昭常在左，穆常在右，而外有以不失其序。一世自为一庙，则昭不见穆，穆不见昭，而内有以各全其尊，必祫享而会于太祖之庙，然后序其尊卑之次。盖父子异宫，祖祢异庙，所以成事亡如事存之义。然汉儒论七庙、九庙之数，其说有二。韦元成等以谓周之所以七庙者，以后稷始封，文王、武王受命而王，是以三庙不毁，与亲庙四而七也。如刘歆之说，则周自武王克商，以后夜为太祖，即增立高圉、亚圉二庙于公叔、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二昭二穆之上，已为七庙矣。至懿王时，始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，至孝王时，始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，是为九庙矣。然先儒多是刘歆之说。

二曰同堂异室之制。后汉明帝遵俭自抑，遗诏无起寝庙，但藏其主于光武庙中更衣别室。其后章帝又复如之，后世遂不敢加。公私之庙。皆用同堂异室之制。先儒朱熹以谓至使太祖之位，下同孙子，而更僻处于一隅，无以见为七庙之尊；群庙之神，则又上厌祖考，不得自为一庙之主。以人情论之，生居

九重，穷极壮丽，而设祭一室，不过寻丈，甚或无地以容鼎俎，而阴损其数，子孙之心，于此宜亦有所不安矣。且命士以上，其父子妇姑，犹且异处，谨尊卑之序，不相褻渎。况天子賁为一人，富有四海，祖宗神位数世同处一堂，有失人子事亡如事存之意矣。

是年，太庙常设牢醴外，益以羊、鹿、豕、蒲萄酒。敕常德府岁贡苞茅。

十六年八月丁酉，以江甫所获玉爵及坩四十九事，纳于太庙。十七年十二月甲申，告迁于太庙。癸巳，承旨和礼霍孙，大常卿太出、秃忽思等，以祐室内粟主八位并日月山牌位、圣安寺木主俱迁。甲午，和礼霍孙、太常卿撒里蛮率百官奉安太祖、睿宗二室金主于新庙，遂大享焉。乙未，毁旧庙。

十八年二月，博士李时衍等议：“历代庙制，俱各不同。欲尊祖宗，当从都宫别殿之制；欲崇俭约，当从同堂异室之制，“三月十一日，尚书段那海及太常礼官奏曰：“始议七庙，除正殿、寝殿、正门、东西门已建外，东西六庙不须更造，余依太常寺新图建之。”遂为前庙、后寝，庙分七室。

是时，东平人赵天麟献《太平金镜策》，其议宗庙之制曰：天子立七庙，在都城内之东南。太祖中位于北，三昭在东，三穆在西。庙皆南向，主皆东向。都宫用于外，以合之墙，宇建于内，以别之门。堂、室、寝一一分方庭砌堂，除区区异地，山节藻梲，以示崇高，重檐列茅，以示严肃，斩菴其桷，以示丽而不奢，覆之用茅，以示合俭而有节，此庙之制度也。祖功宗德，百世不易。亲尽之庙，因亲而祧。祧旧主于太祖之夹室，祔新主于南庙之室中。昭以取其向明，而班乎昭，穆以取其深远，而常从其穆。穆祔而昭不动，昭祔而穆不迁。二世祧，则四世迁于二室，六世迁于四世，以八世祔昭之南庙。三世祧，

则五世迁于三世，七世迁于五世，以九世祔穆之南庙。孙以子祔于祖，父孙可以为王，父尸由共昭穆之同，非有尊卑之辨。故祧主既藏袷则出，余则否，祔庙贯新。易其檐，改其涂，此庙之祧祔也。散斋七日，致斋三日，牲铨肥脂，旨酒嘉粟，粢盛丰洁，器皿具务，祠宜羔豚膳膏，芻禴宜牯禴膈膳膏，臊尝宜犊麋膳膏，腥烝宜蠡羽膳膏。臚设守祧所掌之遗衣，陈奕世递传之宗器，王后及宾，礼成九献，辟公卿士，奔执豆笏，此庙之时祭也。大祖庙主寻常东面，移昭南穆北而合食，就已毁未毁而制礼，四时皆陈，未毁而祭之，五年兼已毁而祭之，此庙之袷祭也。三年大祭，祭祖之所自出，以始祖配之，此庙之禘祭也。

其言皆援据古礼。世祖虽善其言，而不能尽用云。

二十一年三月丁卯，太庙正殿成，奉安神主。二十二年十二月丁未，皇太子薨。太常博士与中书翰林诸老臣议，宜加谥，立别庙奉祀。遂谥曰明孝太子，作金主。是月，丹太庙楹。二十三年九月，以太庙雨坏，遣宫致告，泰安神主于别殿。二十五年五月，奉安神主于太庙。是年冬享，制用白马一。三十年十月朔，皇太子祔于太庙。

三十一年，成宗即位，追尊皇考明孝太子为皇帝，庙号裕宗。元贞元年冬十月癸卯，有事于太庙。中书首臣言：“去岁世祖、皇后、裕宗祔庙，以绫代玉册。今玉册、玉宝成，请纳诸各室。”帝曰：“亲飧之礼，祖宗未尝行之。其奉册以来，朕躬祝之。”命献官迎导入庙。大德元年十一月，太保月赤察儿等奏请庙享增用马，制可。二年正月，特祭太庙，用马一、牛一、羊鹿野豕天鹅各七，余品如旧，是为特祭之始。四年八月，以皇妣、皇后祔。六年五月戊申，太庙寝殿灾。

十一年，武宗即位，追尊皇考为皇帝，庙号顺宗。太祖室

居中，睿宗西第一室，世祖西第二室，裕宗西第三室，颀宗东第一室，成宗东第二室。追尊先元妃为皇后，祔成宗室。睿宗、裕宗、颀宗并未践大位，入庙称宗，而黜太宗、定宗、宪宗不在六室之列，又跻顺宗于成宗之上，皆失礼之甚者也。至大二年春正月乙未，以受尊号，恭谢太庙，是为亲祀之始。十月，以将加谥太祖、睿宗，择日请太祖、睿宗尊谥于天，择日请光献皇后、庄圣皇后尊谥于庙，改金主，题写尊谥庙号。十二月乙卯，亲享太庙。奉玉册、玉宝。加上太祖圣武皇帝尊谥曰法天启运，庙号太祖，光献皇后曰翼圣。加上睿宗景襄皇帝曰仁圣，庙号睿宗，庄圣皇后曰显懿。其旧主以楛贮两旁，自是主皆范金作之。先是，太庙皆遣官行事，帝复欲如之。大司徒李邦宁谏曰：“先胡非不欲亲致享祀，诚以疾废礼耳。今逢继成之初，正宜开彰孝道以率天下，躬祀太室，以成一代之典。循习故事，非臣所知也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即日备法驾宿斋官，且命邦宁为大司徒。三年，丞相三宝奴等言：“太祖祠祭用瓦尊，乞代以银。”从之。

四年闰七月，奉武宗神主，祔于太庙。

延祐七年六月，新作太祖幄殿。八月，祔仁宗及庄懿慈圣皇后于太庙。时议仁宗升祔，增置庙室。太常礼仪院下博士检讨历代典故，移书礼部、中书集议曰：“古者天子祭七代，兄弟同为一代，庙室有神主，增置庙室。”又议：“大行皇帝升祔太庙，七室皆有神主，增室不及。依前代典故，权于庙内止设幄座，面南奉安。今相视得第七室远南对室地位，东西一丈五尺，除设幄座外，余五尺，不妨行礼。”乃结彩为殿，置武宗室甫，权奉神主焉。

十月戊子，英宗将以四时躬祀太庙，命大常礼官与中书、翰林、集贤等官集议，帝览其礼制曰：“此追远报本之道也，

毋以朕劳而有所损，其一遵典礼。”丙寅，中书以躬谢太庙仪注进。十一月丙子朔，帝御斋宫。丁丑，备法驾仪卫，躬谢太庙，至棂星门驾止，有司进辇不御，步至大次，服袞冕端拱以挨。礼仪使靖署祝，帝降御座正立书名。及读祝，敕商赞御名。至仁宗室，辄歔欷流涕，左右莫不歔感动。退至西神门，殿中监受圭，出降没阶乃授圭。甲辰，太常进时享太庙仪式。

至治元年正月乙酉，始命于太庙垣西北建大次殿。丙戌，始以四孟月时享，亲祀太室。礼成，坐北建大次殿。丙戌，始以四孟月时享，亲祀太室。帝服袞冕，以左丞相拜住亚献，知枢密院事曲结终献。礼成，坐大次，谓群臣曰：“朕纘承祖宗丕绪，夙夜祗栗，无以报称，岁惟四祀，使人代之，不能致如在之诚，实所未安。自今以始，岁必亲祀，经终朕身。”

五月，中书省臣言：“以庙制事，集祖史台、翰林院、太常院臣议。谨按前代庙室，多寡不同。晋则兄弟同为一室，正室增为十四间。东西各一间。唐九庙，后增为十一室。宋增室至十八，东西夹室地各一间，以藏祧主。今太庙虽分八室，然兄弟为世，止六世而已。世祖所建前庙后寝，往岁寝殿灾。请以今殿为寝，别作前庙十五间，中三间通为一室，以奉太祖神主，余以次为室，庶几情文得宜。谨上太常庙制。”帝曰：“善，期以来岁营之。”十二月，以受尊号，宜谢太庙。拜住言：“世祖议行一献礼，武宗则躬行谢礼。”诏依武宗故事。

二年春正月丁丑，始陈卤簿，亲享太庙。丞相拜住奏建太庙前殿，议行袷神配享之礼。三月二十三日，以新作太庙正殿，权止夏秋二祭，秋八月丙辰，太皇太后崩，太常院官奏：“国哀以日易月，旬有二日外。乃举祀事。有司以十月戊辰，有事于太庙，取圣裁。”帝曰：“太庙礼不可废，迎香去乐可也。”又言：“太庙兴工未毕，有妨陈宫县乐，请止用登歌。”从

之。三年春三月戊申，祔昭献元圣皇后于顺宗室。夏四月六日，上都分省参议速速，以都堂旨，太庙夹室未有制度，再约台院等官议定。博士议曰“按《尔雅》曰‘室有东西厢曰庙’，注‘夹室前堂’。同礼曰‘西夹南向’，注曰‘西厢夹室。’此东西夹室之正文也。贾公彥曰，室有东西厢曰庙，其夹皆在序。是则夹者，犹今耳房之类也。然其制度，则未之闻。东晋太庙正室一十六间，东西储各一间，共十有八。所谓储者，非夹室与？唐贞观故事，迁庙之主，蔑于夹室西壁，南北三间。又宋哲宗亦尝于东夹室奉安，后虽增建一室，其夹室仍旧。是唐、宋夹室，与诸室制度无大异也。五帝不相沿乐，三王相汀袭礼。今庙制皆不合古，权宜一时。宜取今庙一十五间，南北六间，东西两头一间，准唐甫北三间之制，垒至栋为三间，壁以红泥，以准东西序，南向为门，如今室户之制，虚前以准厢，所谓夹室前堂也。虽未尽合于古，于今事为宜。”六月，上都中书省以闻，帝从之。壬申，敕以太庙前殿十有五间，东二间为夹室，南向。秋七月辛卯，太庙落成。

已而国有大故，晋王即皇帝位。有司疑于昭穆之次。集群臣议之。翰林学士吴澄议曰：“世祖混一天下。悉考古制，遵而用之。古者天子七庙，庙各有宫。太祖居中，左三庙为昭，右三庙为穆。神主各以次递迁。其庙之宫，如今之中书六部。夫省部之设，仿于金、宋。岂宗庙次序，而不考古乎？”然有司急于行事，竟如旧次云。十二月戊辰，追尊皇考晋王为皇帝，庙号显宗，皇妣晋王妃为皇后。庚午，盗入太庙，失仁宗及慈圣皇后神主。壬申，重作仁庙二金主。丙午，御史赵成庆立：“太庙失神主，乃古今莫大之变。由太常礼官不恭阙职，宜正其罪，以谢宗庙，以安神灵。”制命中书定罪。泰定元年春正月甲午，奉安仁宗及慈圣皇后二神主。丁丑，御史宋本、赵成

庆、李嘉宾言：“太庙失神主，已得旨，命中书定太常失守之罪。中书以为事在太庙署令，而大常官属居位如故。昔唐陵庙皆隶宗正。盗斫景陵门战架，既贬废令丞，而宗正卿亦皆贬黜。且神门戟架比之太庙神主，孰为轻重？宜定其罪名，显示黜罚，以惩不恪。”不报。

先是，博士刘致建议曰：

窃以礼其大于宗庙。宗庙者天下国家之本。礼乐刑政之所自出也。唐、虞、三代而下，靡不由之。圣元龙兴朔陲，积德累功，百有余年，而宗庙未有一定之制。方圣天子继统之初，定一代不刊之典，为万世法程，正在今日。

周制：天子七庙，三昭、三穆，昭处于东，穆处于西，所以别父子亲疏之序，而使不乱也。圣朝取唐、宋之制，定为九世，遂以旧庙八室而为六世，昭穆不分，父子并坐，不合《礼经》。新庙之制，一十五间，东西二间为夹室，太祖室既居中，则庙、宋之制不可依，惟当以昭穆列之。父为昭，子为穆，则睿宗当居太祖之东，为昭之第一世，世祖居西，为穆之第一世。裕宗居东，为昭之第二世，兄弟共为一世，则成宗、颙宗、显宗三室皆当居西，为穆之第二世。武宗、仁宗二室皆当居东，为昭之第三世。昭之后居左，穆之后居右，西以左为上，东以右为上也。苟或如此，则昭穆分明，秩然有序，不违《礼经》，可为万世法。

若以累朝定制，依室次于新庙迁安，则显宗跻颙宗之上，颙宗跻成宗之上。以礼言之，春秋闵公无子，庶兄僖公代立，其子文公遂跻僖公于闵公之上，史称逆祀。及定公正其序，书曰“从事先公”。然僖公犹是有位之君，尚不可居故君之上，况未尝正位者乎？

国家虽曰以右为尊，然古人所尚，或左或右，初无定制。

古人右稷极而左宗庙，国家宗庙亦居东方。岂有建宗庙之方位既依《礼经》，而宗庙之昭穆反不应《礼经》乎？且如今朝贺或祭祀，宰相献官分班而立，居西则尚左，居东则尚右。及行礼就位，则西者复尚右，东得复尚左矣。

致职居博士，宗庙之事所宜建明，然事大体重，宜从使院移书集议取旨。

四月辛巳，中书省臣言：“世祖皇帝始建太庙。太祖皇帝居中南向，睿宗、世祖、裕宗神主以次祔西室，顺宗、成宗、武宗、仁宗以次祔东室。迺者集贤、翰林、太常诸臣言，国朝建太庙遵古制。古尚左，今尊者居右为少屈，非所以示后世。太祖皇帝居中南向，宜奉睿宗皇帝神主祔左一室，世祖祔右一室，裕宗祔睿宗室之左。显示、顺宗、成宗兄弟也，以次祔世祖室之右。武宗、仁宗亦兄弟也，以附裕宗室之左，英宗祔成宗室之右。臣等以其议近是，谨绘室次为图以献，惟陛下裁择。”从之。五月戊戌，附显宗、英宗凡十室。

三年十二月，御史赵师鲁以大礼未举，言：“天子亲祀郊庙，所以通精诚，迓福厘，生烝民，阜万物，百王不易之礼也。宜讲求故事，对越以格纯嘏。”不报。四年，台臣复以为言，帝曰：“朕遵世祖旧制，其命大臣摄之。”

是年夏四月辛未，盗入太庙，失武宗神位及祭器。太常礼仪院官皆斥罢。壬申，重作武宗金主及祭器。甲午，奉安武宗神主。

致和元年正月，享太庙。御史邹惟享言：“时享太庙，三献官旧皆勋戚大臣。而近以户部尚书为亚献，人既疏远，礼难严肃。请仍旧制，以台省院重臣为亚献。”从之。

天历元年冬十月丁亥，毁显宗室。诏时享改用仲月。十一月，帝宿斋服衮冕，享于太庙。

元统二年四月，亲奉文宗神主祔于太庙，时寝庙未建，权于英宗室次结彩殿以奉安神主。御史台言：“宜因升祔有事于太庙。”从之。是年，罢夏季时享。

后至元三年正月，祔宁宗神主于太庙。八月，京师地大震，太庙梁柱裂，各室墙壁尽坏，文宗神主及御床皆碎。敕作文宗新主、玉册，依典礼祭告焉。十月，平章彻里帖木儿以星变，议减太庙四祭为一，御史吕思诚等十九人劾之，不听，竟罢冬享。自后二年、三年、四年一祭，以星变而减宗庙之祭享。其去恐俱修省之意远矣。如彻里帖木儿者，宜科以擅议宗庙之罪，帝乃信用其言，何也？

至正三年，荷有事于南郊，告祭太庙。至宁宗室，问曰：“朕宁宗兄也，当拜否？”太常博士刘闻对曰：“宁宗虽弟，其在位时陛下为之臣。春秋时，鲁闵公弟也，僖公兄也。闵公先为君，宗庙之祭，未闻僖公不拜。礼当拜。”从之。十五年十月，以郊祀，命皇太子祭告太庙。二十年十二月诏：“太庙影堂祭祀，乃子孙报本之事。近以兵兴岁歉，累朝四祭减为春秋二祭，今宜复之。”然国事日棘，竟不能举行旧典云。

六年六月，诏毁文宗室。是月，监察御史言：“尝闻《五行传》曰：“简宗庙，废祭祀，则水不润下。近年雨泽愆期，四方多旱，而岁减祀事，变更成宪，原其所致，恐有感召。钦惟国家四海乂安，百有余年，列圣相承，典礼具备，莫不以孝治天下。古者宗庙四时之祭，皆天子亲享，莫敢使有司摄也。盖天子之职，莫在于礼，礼莫大于孝，孝莫大于祭。世祖皇帝自新都城，首建太庙，可谓知所本矣。《春秋》之法，国君即位，逾年改元，办行告庙之礼。伏自陛下即位以来，于今七年，未尝躬诣太庙，似为阙典。方今政化更新，并遵旧制，告庙之典，理宜亲享。”时帝在上都，台臣以闻，诏曰：“俟朕到大

都行之。”

九月二十七日，中书省奏以十月初四日皇帝亲祀太庙，制曰：“可”。前期，告示以太师、右丞相马札儿台为亚献官。枢密院知院阿鲁秃为终献官，知院泼皮、翰林承旨老章为助奠官，大司农爱牙赤为七祀献官，侍中二人，门下侍郎一人，大礼使一人，执劈正斧一人，礼仪使四人，余各如故事。

几天祭祀，尤贵马潼。将有事，敕太仆寺扃马官，奉尚饮者革囊盛送焉。其马牲既与三牲同登于俎，而割奠之馔，复与筮豆俱设。将奠牲盘酹马潼，则蒙古太祝升诣第一座，呼帝后神讳，以致祭年月日数、牲斋品物，致其祝语。以次诣列室，皆如之。礼毕，则以割奠之余，撒于南棂星门外，名曰抛撒茶饭。盖以国礼行事，尤其所重也。

割奠之礼，惟太常卿设之。桑哥为初献，乃有三献等官同设之仪。博士议曰：“凡陈设祭品、实樽罍等事，献官皆不与也。独此亲设之，然后再升殿，恐非诚恻专一之道。且大礼使等官，尤非其职。”大乐署长：“割奠之礼，宜别撰乐章。”博士议曰：“三献之礼，实依古制。若割肉，奠葡萄酒、马潼，别撰乐章，是又成一献也。”又议：燔臠与今烧饭礼合，不可废。形盐、糗饵、粉糍、食、糝食，非古。雷鼓、路鼓、与播鼗之制不同。摄祀大礼使终夕竖立，无其义。”知礼者皆有取于其言。英宗初，博士又言：“今冬祭，即烝也，天子亲裸太室，功臣宜配享。”事亦弗果行。

庙制：“至元十七年，新作于大都。前庙，后寝。正殿东西七间，南北五间，内分七室。殿陛二成三阶。中曰泰阶，西曰西阶，东曰阼阶。寝殿东西五间，甬北三间，环以宫城，四隅重屋，号角楼。正南、正东、正西宫门三，门各五门，皆号神门，殿下道直东西神门曰横街，直南门曰通街，甃之。通街

两旁井二，皆覆以亭。宫城外，缭以崇垣。饌幕殿七间，在宫城南门之东，南向。齐班厅五间，在宫城之东南，西向。省饌殿一间，在东城东门少北，南向。初献斋室，在宫城之东，东垣门内少北，西向。其南为亚终献、司徒、大礼使、助奠、七祀献官等斋室，皆西向。雅乐库在宫城西南，东向。法物库、仪鸾库在宫城之东北，皆南向。都监局在其东少南，西向。东垣之内，环筑墙垣为别虜。内神厨局五间，在北，南向。并在神厨之东北，有亭。酒库三间，在井亭南。西向。祠祭局三间，对神厨局，北向。院门西向。百官厨五间，在神厨院南，西向。宫城之南，复为门，与申神门相值，左右连屋六十余间，东掩齐班厨，西值雅乐库，为诸执事斋房。筑崇墉以环其后，东西南开棷星门三，门外驰道，抵齐化门之通衢。

至治元年，诏议增广庙制。三年，别建大殿一十五间于今庙前，用今庙为寝殿，中三间通为一室，余十间各为一室，东西两旁际墙各留一间，以为夹室。室皆东西横阔二丈。南北入深六间，每间二丈。宫城南展后，凿新井二于殿南，作亭。东南隅、西南隅角楼，南神门、东西神门，饌幕殿、省饌殿、献官百执事斋室，中南门，齐班厅、雅乐库、神厨、祠祭等局，皆南徙。建大次殿三间于宫城之西北，东西棷星门亦甯徙。东西棷星门之内，鹵簿房四所，通五十间。

神主：至元三年，始命太保刘秉忠考古制为之。高一尺二寸，上顶圆径二寸八分，四厢合刻一寸一分。上下四方穿，中央通孔，径九分，以光漆题尊谥于背上。匱趺底盖俱方。底自下而上，盖从上而下。底齐趺。方一尺，厚三寸。皆准元祐古尺图。主及匱趺皆用栗木。匱趺并用元漆，设祐室以安奉。帝主用曲几，黄罗帕覆之。后主用直几，红罗帕覆之。祐室，每室红锦厚褥一，紫锦薄褥一，黄罗复帐一，龟背红帘一，缘以

黄罗带饰。六年十二月十八日，国师奉旨造木质金表牌位十有六，亦号神主。设大榻金椅位，置祐室前。帝位于右，后位于左，题号其面，笼以销金绛纱，其制如椽。

祝有二：祝册，亲祀用之。制以竹，每副二十有四筒，贯以红绦条。而用胶粉涂饰，背饰以绛金绮。藏以楠木缕金云龙匣。涂金锁钥。韬以红锦囊，蒙以销金云龙绛罗复。拟撰读文书祝、读祝，皆翰林词臣掌之。至大二年亲祀，竹册长一尺二寸，广一寸二分，厚三分。至治二年正月亲祀，竹册八副，每册二十有四筒，长一尺一寸，广一寸，厚一分二厘。

祝板，摄祀用之，制以楸木，长二尺四寸，广一尺二寸，厚一分。其面背饰以精洁楮纸。

祝文，至元时，享于太祖室，称孝孙嗣皇帝臣某；睿宗室，称萃子嗣皇帝臣某。天历时，享自太祖至裕宗四室，皆称孝曾孙嗣皇帝臣某；顺宗室，称孝孙嗣皇帝臣某；成宗至英宗三室，皆称嗣皇帝臣某；武宗室，称孝子嗣皇帝臣某。

币：以白缙为之，每段长一丈八尺。

牲齐庶品：大祀，马一，用色纯者，有副；牛一，其角握，其色赤，有副；羊，其色白；豕，其色黑；鹿。凡马、牛、羊、豕、鹿牲体。每室七盘，单室五盘。太羹，每室三登，和羹，每室三铡，笱之实，每室十有二品。豆之实。每室十有二品。凡祀，先期命贯臣率猎师取鲜獐鹿兔，以供脯醢醢醢。稻粱为饭，每室二簋；黍稷为饭，每室二簋。彝尊之实，每室十有一。明水元酒，用阴鉴取水于月，与井水同，鬯用郁金香为之。五齐三酒，酏于光禄寺。萧蒿，至元十八年五月弗用，后遂废。茅香以缩酒，至元十七年，始用沅州麻阳县包茅。天鹅、野马、塔刺不花、其状如獾。野鸡、鶡、黄羊、胡寨儿、其状如鸠。湏乳、葡萄酒，以国礼割奠，皆列室用之。羊一，豕一，笱之

实二栗、鹿脯，豆之实二菁菹、鹿麇。簋之实黍，簠之实稷，爵尊之实酒，皆七祀位各用之。荐新鮓、野雉孟春用之。雁、天鹅，仲春用之。葍韭、鸭鸡卵，季春用之。冰、羔羊，孟夏用之。樱桃，竹笋、蒲荀、羊，仲夏用之。瓜、豚、大麦饭、小麦面，季夏用之。雏鸡，孟秋用之。菱芡、栗、黄鼠，仲秋用之。梨、枣、黍、粱、鹑老，季秋用之。芝麻、兔、鹿、稻米饭，孟冬用之。麋、野马。仲冬用之。鲤、黄羊、塔刺不花，季冬用之。至大元年春正月，皇太子言荐新增用影堂品物，羊羔、炙鱼、馒头、饊子、西域汤饼、圆米粥、砂糖饭羹，每月以配荐。

祭器：笾十有二，幂以青巾，巾绘彩云。豆十有四，一实毛血，一实 。登三，铡三，有杞。簠二，簋二，有匕箸。俎七，以载牲体，皆有鼎。后以盘贮牲体，盘置俎上，鼎不用。香案一，销金绛罗衣。银香鼎一，银香奩一，茅苴盘一，实以沙。已上并陈室内。燎炉一，实以炭。筐一，实以萧蒿黍稷。祝案一，紫罗衣。置祝文于上，销金绛罗覆之。鸡彝一，有舟；乌彝一，有舟，加勺；春夏用之。斝彝一，有舟；黄彝一，有舟，加勺；秋冬用之。虎彝一，有舟；蜚彝一，有舟，加勺；特祭用之。凡鸡彝、斝彝、虎彝以实明水，乌彝，黄彝、蜚彝以实也。牺尊二，象尊二，春夏用之。著尊二，壶尊二，秋冬用之。太尊二，山尊二，特祭用之。尊皆有坫勺，幕以白布巾，巾绘黼文。著尊二，山彝二，皆有坫加幂。已上并陈室外。壶尊二。太尊二，山彝四，皆有坫加幂，藉以莞席，并陈殿下，北向西上，设而不酌，每室皆同。通廊御香案一，销金黄罗衣，银香奩一，贮御祝香，销金帕覆之，并陈殿中央。盥洗所盥二，洗二，一以供爵涤，一以供盥洁。筐二，实以璋瓚巾，涂金银爵。七祀神位，笾二，豆二，簠一，簋一，俎一，爵一有坫，

香案一，沙池一，壶尊二有坩加幂，七祀皆同。罍一、洗一、筐一，中统以来，杂金宋祭器而用之。至治初，始造新器于江浙行省，其旧器悉置几阁。

卷七十八志第五十二

礼五

宗庙下

亲祀时享仪，其目有八：

一曰斋戒。前祀七日，皇帝散斋四日于别殿，治事如故，不作乐，停奏刑名事，不行刑罚。致斋三日，惟专心祀事，其二日于大明殿，一日于大次。致斋前一日，尚舍监设御幄于大明殿西序，东向。致斋之日质明，诸卫勒所部屯列。昼漏下一刻，通事舍人引侍享执事文武四品以上官，俱公服诣别殿奉迎。二刻，侍中版奏请中严，皇帝服通天冠、绛纱袍。三刻，侍中版奏外办，皇帝结佩出别殿，乘舆，华盖伞扇侍卫如常仪，奉引至大明殿御幄，东向坐，侍臣夹侍如常。一刻顷，侍中前跪奏言请降就斋，俯伏兴。皇帝降座入室，侍享执事官各还所司，宿卫者如常。凡应祀官受誓戒于中书省。散斋四日，致斋三日。光禄卿鉴取明水、火。火以供爨，水以实尊。

二曰陈设。祀前三日，尚舍监陈大次于西神门外道北，南向。设小次于西阶西，东向。设版位于西神门内，横街南，东向。设饮福位于太室尊彝所，稍东，西向。设黄道茵褥于大次前，至西神门，至小次版位西阶及殿门之外。设御洗位于御版位东，稍北，北向。设亚终献位于西神门内御版位稍南。东向，以北为上，簠洗在其东北。设亚终献饮福位于御饮福位后稍南，

西向。陈设八宝黄罗案于西阶西，随地之宜。设享官宫县乐、省牲位，诸执事公卿御史位，并如常仪。殿上下及各室，设簠、簋、笾、豆、樽、罍、彝、斝等器，并如常仪。

三曰车驾出宫。祀前一日，所司备法驾卤簿于崇天门外。太仆卿率其属备玉辂于大明门外。千牛将军执刀于辂前，北向。其日质明，诸侍享执事官，先诣太庙祀所。诸侍臣直卫及导驾官于致斋殿前，左右分班立。通事舍人引侍中跪奏请中严，俯伏兴。皇帝服通天冠、绛纱袍。少顷，侍中版奏外办，皇帝出斋室，即御座。群臣起居讫，尚辇进舆，侍中奏请皇帝升舆。皇帝升舆，华盖伞扇侍卫如常仪。导驾官前导至大明门外，侍中进当舆前，跪奏请皇帝降舆升辂。皇帝升辂，太仆执御，导驾官分左右步导。门下侍郎进当辂前，跪奏请车驾进发。车驾动。称警蹕，千牛将军夹而趋至崇天门外，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少驻，敕众官上马。侍中承旨退，称曰‘制可’。门下侍郎退，传制称众官上马。赞者承传敕众官上马。上马讫，门下侍郎奏请敕车右升，侍中前承制，退称曰“制可”。千牛将军升讫，门下侍郎奏请车驾进发。车驾动，秒警蹕。符宝郎奉八宝与殿中监部从在黄钺几，教坊乐前引，鼓吹不振作。将至太庙，礼直官引诸侍享执事官于庙门外，在左右立班，奉迎驾至庙门，回辂南向。将军降立于辂左，侍中于辂前奉称侍中臣某请皇帝降辂，步入庙门。皇帝降辂导驾官前导，皇帝步入庙门稍西。侍中奏请皇帝升舆，尚辇奉舆，华盖伞扇如常仪。皇帝乘舆至大次，侍中奏请皇帝降舆入就大次。皇帝入就次，帘降，宿卫如式。尚食进膳如仪。礼仪使以祝版奏御署讫，奉出，太庙令受之，各奠于坫，置各室祝桑上。通事舍人承舍旨，敕众官各还斋次。

四曰省牲器。祀前一日未后三刻，廩牺令丞、太官令丞、

太祝以牲躐位。礼直官引太常卿、光禄卿丞、监祭礼等官就位。礼直官请太常、监祭、监礼由东神门北偏门大，升自东阶。每位视涤祭器，司樽彝举冪曰“洁”。俱毕，降自东阶。由东神门北偏门出，复位，立定。礼直官稍前曰“请省牲”，引太常卿视牲，退复位。次引廩牺令出班，巡牲一匝，西向折身曰“充”。诸太祝巡牲一匝，上一员出班西向折身曰“膺”毕，俱复位。蒙古巫祝致词讫，礼直官稍前曰“请诣省馔位”，引太常卿、光禄卿，监祭、监礼、光禄丞、大官令丞诣省馔位，东西相向立定，以北为上。礼直官引太常卿诣馔殿内省馔。视馔讫，礼直官引太常卿且斋所。次引廩牺公丞、诸太祝以次牵牲诣厨，授大官令。次引光禄卿丞、监祭、监礼诣厨省鼎镬，视涤溉讫，各还斋所。太官令帅宰人以鸾刀割牲，祝史各取毛血，每位共实一豆，以肝洗于郁鬯及取，每位共实一豆，置于各位。馔室内，庖人烹牲。

五曰晨裸。祀日丑前五刻，诸享陪位官各服其服。光禄卿、良酝令、太官令人，实筮、豆，簠、簋、尊、罍，各如常仪。太乐令率工人二舞，以次入。奉礼郎赞者先入就位。礼直官引御史，博士及执事者以次各入就位，并如常仪。礼直官引司徒以下官升殿，分香设酒，如常仪。礼直官引徒常官、御史、博士升殿，视陈设，就位。复与太庙令、太祝、宫闾令升殿。太祝出帝主，宫闾令出后主讫，御史及以上升殿官于当陛近西，北向立。奉礼于殿上赞神主讫，奉礼曰“再拜”，赞者承传，诸官及执事者皆再拜，各就位。礼直官引亚终献等官，由南神门东偏门入，就位，立定。礼直官赞“有司谨具，请行事。”协律郎俯伏兴，举麾兴，工鼓祝，宫县乐作《思成之曲》，以黄钟为宫，大吕为角，太簇为征，应钟为羽，作文武九成止。乐奏将终，通事舍人引侍中版奏请中严。皇帝服袞冕，坐少顷，

礼直官引博士，博士引礼仪使，对立於大次门外，当门北向。侍中奏外办，礼仪使跪奏请皇帝行礼，俯伏兴，帘卷。符宝郎奉宝陈于陛之西黄罗案上。皇帝出大次，博士、礼仪使前导，华盖伞扇如仪，大礼使后从。至西神门外，殿中监跪进镇圭，皇帝执圭，华盖伞扇停于门外，近侍从入门。协律郎跪俯伏兴，举麾，工鼓祝，宫县《颺成之乐》作。至版位东向，协律郎偃麾，工戛敌，乐止。引礼官分左右侍立，礼仪使前奏请再拜，皇帝再拜。奉礼曰“众官再拜”，赞者承传，凡在位者皆再拜。礼仪使奏请皇帝诣盥洗位，宫县作乐，至洗位，乐止。内侍跪取匱，兴，沃水。又内侍跪取盘，兴，承水。礼仪使奏请搢镇圭，皇帝搢圭，盥手讫，内侍跪取巾于筐，兴，以进，帨手讫，皇帝诣爵洗位，奉瓚官以瓚跪进，皇帝受瓚，内侍奉匱沃水。又内侍跪，奉盘承水，洗瓚讫，内侍奉巾以进，皇帝拭瓚讫，内侍奠盘匱，又奠巾于筐，奉瓚官跪受瓚。礼仪使奏请执镇圭，前导皇帝升殿，宫县乐作，至西阶下，乐止。皇帝升自西阶，登歌乐作，礼仪使前导皇帝诣太祖樽彝所，东向立，乐止。奉瓚官以瓚莅鬯，司樽者举幂，侍中诡酌郁鬯讫，礼仪使前导。入诣太祖神座前，北向立。礼仪使奏请搢镇圭跪，奉瓚官西向立，以瓚跪进。礼仪使奏请执瓚、以鬯裸地，皇帝执瓚以鬯裸地，以瓚授奉瓚官。礼仪使奏请执镇圭、俯伏兴。皇帝俯伏兴，礼仪使前导出户外褥位。礼仪使奏请再拜。皇帝再拜讫，礼仪使前导诣每二室以下，裸鬯并如上仪。裸讫，礼仪使请还版位。登歌作乐，皇帝降自西阶，乐止。宫县乐作，至版位东向立，乐止。礼仪使奏请还小次，前导皇帝行，宫县乐作。将至小次，礼仪使奏请释镇圭，殿中监跪受。皇帝入小次，帘降，乐止。

六曰进饌。皇帝裸将毕，光禄卿诣饌殿视饌，复位。大官令率斋郎诣饌幕，以牲体设于盘，各对举以行，自南神门入。

司徒出迎饌，宮具樂作，奏无射宮《嘉成之曲》。禮直官引司徒、齋郎奉饌升自太階，由正門入。諸太祝迎于階上，各跪尊于神座前。齋郎執笏俯伏興，遍奠訖，樂止。禮直官引司徒、大官令率齋郎降自東階，各复位。饌之升殿也，太官丞率七祀齋郎奉饌，以序跪于七祀神座前，退从殿上齋郎以次复位。諸太官令率割牲官詣各室，進割牲體盟俎上，皆退。

七曰酌祱。禮直官于殿上贊太祝立茅苴，禮儀使奏請詣盥洗位。帘卷，出次，宮縣樂作，殿中監跪進鎮圭，皇帝執鎮圭至盥洗位，樂止。北向立。禮儀使奏請搢鎮圭，執事者跪取搢，興。沃水。又跪取盤，承水。禮儀使奏訂皇帝盥手，執事者洗取巾于筐，興，進。帨手訖，禮儀使奏請執鎮圭，請詣爵洗位，北向立。禮儀使奏請搢鎮圭，奉爵官以爵跪進。皇帝受爵，執事者奉搢沃水。奉血承水。皇帝洗爵訖，執事者奉巾跪進。皇帝拭爵，執事者奠盤匱，又奠巾于筐，奉爵官受爵。禮儀使奏請執鎮圭，升殿。宮縣樂作，至西階下，樂止。升自西階。登歌樂作，禮儀使前導詣太祖室樽彝所，東向立，樂止。禮儀使奏請搢鎮圭執爵，奉爵官以爵跪進。皇帝受爵，司尊者舉幕，良醢令跪酌牺樽之泛齊，以爵授執事者。禮儀使奏請執鎮圭，皇帝執圭，入詣太祖神位前，北向立。宮縣樂作，奏《開成之曲》。禮儀使跪奏請搢鎮圭跪，又奏請三上香。三上香訖，奉爵官以爵授進酒官，進酒官東向以爵跪進。禮儀使奏請執爵，三祭酒于茅苴，以虛爵授進酒官，進酒官以投奉爵官，奉爵官退立尊彝所。進酒官進取酒案上所奠玉爵馬潼，東向跪進，禮儀使奏請執爵祭馬潼。祭訖，以虛爵授進酒官，進酒官進奠神案上，退。禮儀使奏請執圭，俯伏興，司徒搢笏于俎前，奉牲西向以進。禮儀使奏請搢鎮圭，皇帝搢鎮圭，俯受牲盤，北向跪奠神案上。塞古祝史致辭訖，禮儀使奏請執鎮圭興，前導出

户外褥位，北向立，乐止。举祝官搢笏跪，对举祝版，读祝官北向跪，读祝文讫，俯伏兴，举祝官奠祝版讫，先诣次室。礼仪便奏请再拜。拜讫，礼仪使前导诣各室，各奏本室之乐。其酌献、进牲、祭马潼，并如第一室之仪。既毕，礼仪便奏请诣饮福位。登歌乐作，至位，西向立，乐止。登歌《厘成之乐》作，礼直官引司徒立于饮福位侧，太祝以爵酌上尊饮福酒，合置一爵，以奉侍中。侍中受爵，奉以立。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。拜讫，奏请搢镇圭跪。侍中东向以爵跪进，礼仪使奏请执爵，三祭酒，又奏请啐酒。啐酒讫，以爵授侍中。礼仪使奏请受胙，太祝以黍稷饭笾授司徒，司徒东向跪进。皇帝受，以授左右。太祝又以胙内俎跪授司徒，司徒跪进。皇帝受，以授左右。礼直官引司徒退立。侍中再以爵酒跪进，礼仪使奏请皇帝受爵饮福。饮福讫，侍中受虚爵，兴，以授大祝。礼仪使奏请执镇圭，俯伏兴，又奏请再拜。拜讫，乐止。礼仪使前导还版位，登歌乐作，降自西阶，乐止。宫县乐作，至位乐止。礼仪使奏请还小次。宫县乐作。将至小次，礼仪使奏请释镇圭，殿中监跪受。入小次，帘降，乐止。文舞退，武舞进。先是皇帝酌献讫，将至小次，礼直官引亚献官诣盥洗位。盥洗讫，升自阼阶，酌献并如常仪。酌献讫，礼直官引亚献官诣东序，西向立。诸太祝各以酌壘福酒，合置一爵，一太祝捧爵进亚献之左，北向立。亚献再拜受爵，跪祭酒，遂啐饮。太祝进受爵，退，复于坫上。亚献兴再拜，礼直官引亚献官降复位。终献如亚献之仪。初终献既升，礼直官引七祀献官各诣盥洗位，搢笏盥执讫，执笏诣神位，搢笏跪执爵，三祭酒，奠爵执笏，俯伏兴，再拜讫，诣次位，如上仪。终献毕，赞者唱“太祝徹笾豆”。诸太祝进徹笾豆，登歌《丰成之乐》作，卒彻乐止。奉礼曰“赐胙”。赞者唱“众官再拜”，在位者皆再拜。礼仪使奏请诣版位。帘卷，

出次，殿中监跪进镇圭。皇帝执圭行，宫县乐作，至位乐止。送神《保成之乐》作，一成止。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，赞者承传，凡在位者皆再拜。礼仪使前奏礼毕，前导皇帝还大次。官县《昌宁之乐》作，出门乐止。礼仪使奏请释镇圭，殿中监跪受，华盖伞扇引导如常仪。入大次，帘降。礼直官引太常卿、御史、太庙令、太祝、宫闾令升殿纳神主，降就拜位，奉礼赞升纳神主讫，再拜，御史以下诸执事者皆再拜，以次出。礼宜官各引享官以次出，太乐令率工人二舞以次出，太庙令阖户以降乃退。祝册藏于柜。

八日车驾还宫。皇帝既还大次，侍中奏请解严。皇帝释袞冕，停大次。万刻顷，尚食进膳。所司备法驾卤簿，与侍祀官序立于太庙棂星门外，以北为上。侍中版奏请中严，皇帝改服通天冠、绛纱袍。少顷，侍中版奏皇帝出次升舆，导驾官前导，华盖伞扇如仪。至庙门外，太仆卿率其属进金辂如式。侍中前奏请皇帝降舆升辂。升辂讫，大仆卿、门下侍即奏请车驾进发，俯伏兴，退。车驾动，称警蹕。至棂星门外。门下侍郎奏请车驾权停，敕众官上马。侍中承旨退称曰“制可。”门下侍郎退传制，赞者承传。众官上马毕，门下侍郎奏请敕车右升。侍中承旨退称“制可”千牛将军升讫，导驾官分左右前导，门下侍郎奏请车驾进发。车驾动，称警蹕。符宝郎奉八宝与殿中监从，教坊乐鼓吹振作。驾至崇天门外垣棂星门外，门下侍郎奏请车驾权停，敕众官下马。赞者承传，众官下马。车驾动，众官前引入内石桥，与仪仗倒卷而北，驻立。驾入崇天门，至大明门外降驾。升舆以入。驾既入，通事舍人承旨敕众官皆退，宿卫官率卫士宿卫如式。

亲谢仪，其目有八：

一曰斋戒。前享三日，皇帝散斋二日于别殿，致斋一日于

大次。应享官员受誓戒于中书省，如常仪。

二曰陈设，如前亲祀仪。

三曰车驾出宫。前享一日，所司备仪从、内外仗，与应享之官两行序立于崇天门外，太仆卿控御马立于大明门外，诸侍臣及导驾官二十四人，俱于斋殿前左右分班立侯。通事舍人引侍中跪奏请中严，俯伏兴。少顷，侍中版奏外办，皇帝即御座。四品以上应享执事官起居讫，侍中奏请升舆。皇帝出斋段，降自正阶，乘舆，华盖伞扇如常仪。导驾官前导至大明门外，侍中进当舆前，奏请降舆，乘马讫，导驾官分左右步导。门下侍郎跪奏请进发，俯伏兴，前称警蹕。至崇天门，门下侍郎奏请权停，敕众官上马。侍中承旨退，称制可，门下侍郎退传制，称众官上马。赞者承传。众官出棂星门外，上马讫，门下侍郎奏请进发，前称警蹕，华盖伞扇仪仗与众官左右前引，教坊乐鼓吹不振作。至太庙棂星门外，红桥南，赞者承传众官下马。下马讫，自卑而尊与仪仗倒卷而北，两行驻立。驾至庙门，侍中奏请皇帝下马，步入庙门。入庙门讫，侍中奏请升舆，尚辇奉舆，华盖伞扇如常仪。导驾官前导。皇帝乘舆至大次前，侍中奏请降舆，皇帝降舆入就位，帘降，侍卫如式。尚食进膳，如常仪。礼仪使似祝册奏御署讫，奉出，太庙令受之，各其于玷，置各室祝案上。通事舍人承旨，敕众官各还斋次。

四曰省牲器，风前亲祀仪。

五曰晨裸。享日丑前五刻，光禄卿、良酝令、大官令入实筮、豆、簠、簋、樽、罍，各如常仪。太乐令率工人二舞，以次入就位。礼直官引御史及执事者以次入就位。礼直官引太常卿、御史升殿点视陈设，退复位。礼直官引司徒等官诣各室，分香设酒如常仪。礼直官复引太常卿及御史、太庙令、太祝、宫闾令升殿，奉出帝后神主讫，各退降就拜位，立定。奉礼于

殿上赞奉神主讫，奉礼赞曰“再拜”，赞者承传，御史以下皆再拜讫，各就位。礼直官引摄太尉由南神门东偏门入就位，立定。协律郎跪俯伏，举麾兴，工鼓祝，宫县乐作《思成之曲》以黄钟为宫，大吕为角，大簇为征，应钟为羽，作文舞九成止。太尉以下皆再拜讫，礼直官引太尉诣盥洗位，宫县乐作《肃宁之曲》，至位乐止，北向立，搯笏、盥手、悦手，执笏诣爵洗位，北向立，搯笏、洗瓚、拭瓚，以瓚授执事者。执笏升殿。宫县乐作，至阼阶下，乐止。升自阼阶，登歌乐作，诣太祖尊彝所，西向立，乐止。执奠者以瓚奉太尉，太尉搯笏执瓚。司樽者举冪酌郁鬯讫，太尉以瓚授执事者，执笏诣太祖神位，搯笏跪。三上香。执事者以瓚奉太尉，太尉执瓚以鬯裸地讫，以虚瓚授执事者，执笏俯伏兴，退出户外，北向再拜讫，次诣各室，并如上仪。礼毕，降自阼阶，复位。

六曰进饌。太尉裸将毕，进饌如前仪。

七曰酌献。太尉既升裸，礼直官引博士，博士引礼仪使至大次前，北向立。通事舍人引侍中诣大次前，版奏请中严，皇帝服衮冕。坐少顷，侍中奏外办，礼仪使跪奏请皇帝行礼，俯伏兴。帘卷出次，礼仪使前导至西神门，华盖伞审停于门外，近侍从入，大礼使后从。殿中监跪进镇圭，皇帝执圭入门，协律郎跪，俯伏兴，举麾，宫县《顺成之乐》作，至版位东向立，乐止。引礼官分左右侍立，礼仪使奠诂里帝再拜。奉礼曰“众官再拜”，负者承传，凡在位皆再拜。礼仪使奏请皇帝诣盥洗位，宫县乐作，至位乐止。内侍跪取匱，兴，沃水，又内侍跪取盘，承水。礼仪使奏请搯镇圭，皇帝搯圭盥手。内侍跪取巾于筐，兴，进。悦手讫，奉爵官以爵跪进。皇帝受爵，内侍奉匱沃水，又内侍奉盘承水。皇帝洗爵讫内，内侍奉巾跪进。里帝拭爵讫，内侍奠盘匱，又奠巾于筐，奉爵官受爵。礼仪使奏

请执镇圭，导升殿，宫县乐作，至西阶下乐止。升自西阶登歌乐作。礼仪使前导诣太祖室樽彝所，东向立，乐止。宫县乐作，奏《开成之曲》，奉爵官以爵莅樽，执事者举冪，侍中跪酌牺樽之泛齐，以爵授执事者。礼仪使前导，入诣太祖神位前，北向立。礼仪使奏请搢镇圭，跪，又奏请三上香。上香讫，奉爵官以爵授进酒官，进酒官东向以爵跪进，礼仪使奏请执诗祭酒。执爵三祭酒于茅苴讫，以虚爵授进酒官，进酒官受爵以授奉爵官，退立樽彝所。进酒官进徹神案上所奠玉爵马潼，东向跪进，礼仪使奏请执爵祭马潼。祭讫，以虚爵授进酒官，进酒官进奠神案上讫，退。礼仪使奏请执圭。俯伏兴，司徒搢笏跪俎前，举牲盘西向以进。礼仪使奏请搢镇圭，皇帝搢圭，俯受牲盘，北向跪，奠神案上讫，礼仪使奏诘执圭兴，前导出户外褥位，北向立，乐止。举祝官搢笏跪，对举祝版。读祝官北向跪，读祝文讫，俯伏兴。举祝官奠祝版讫，先诣次室。次蒙古祝史诣室前致辞讫，礼仪使奏请再拜。拜讫，礼代使前导诣各室，奏各室之乐。其酌献、进牲体、祭马潼，并如第一室之仪。既毕，礼仪使安请诣饮福位。登歌乐作，至位，西向立，乐止。宫县《厘成之乐》作，礼直官引司徒立于饮福位侧，太祝以爵酌上樽福酒，合置一爵，以奉侍中，侍中受爵奉以立。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。拜讫，奏搢镇圭跪，侍中以爵跪进。礼仪使奏请执爵三祭酒，又奏请啐酒。啐讫，以爵授侍中。礼仪使奏请受胙，太祝黍稷饭笱授司徒，司徒东向跪进，皇帝受，以授左右。太祝又以胙肉俎跪授司徒，司徒跪进，皇帝受，以授左右，礼直官引司徒退立。侍中再以爵酒跪进，礼仪使奏请皇帝受爵，饮福酒讫，侍中受虚爵兴，以授太祝。礼仪使奏请执镇圭，俯伏兴，又奏请再拜。拜讫，乐止。礼仪使前导还版位。登歌乐作，降自西阶，乐止。宫县乐作，至位乐止。奉礼于殿上唱大祝徹

筮豆。宫县《丰宁之乐》作，卒徹，乐止。奉礼曰“赐胙”，赞者唱，众官再拜，在位者皆再拜，送神乐作《保成之曲》作一成，止。礼仪使奏主皇帝再拜，赞者承传，在位者皆再拜。拜讫，礼仪使前奏礼毕，皇帝还大次。宫县《昌宁之乐》作，出门，乐止。礼仪使奏请释镇圭，殿中监跪受，华盖伞扇如常仪。入次，帘降。礼直官引大常刀、御史、太庙令、太祝、宫闾令升殿纳神主讫，各降就位。赞者于殿上唱升纳神主讫，奉礼曰“再拜”，御史以下诸执事者皆再拜讫，以次出。通事舍人礼直官各引享官以次出，太乐令率工人二舞以次出，太庙令阖户讫降乃返。祝版藏于柜。

八曰车驾还宫。皇帝既还大次，侍中奏请解严。皇帝释袞冕，停大次。五刻顷，尚食进膳，如常仪。所司备仪从、内外仗，与从祀诸执事官两行序立于太庙棂星门外。侍中版奏外办，皇帝出次升舆，导驾官前导，华盖伞扇如常仪。至庙门，太仆卿进御马，侍中奉请皇帝降舆乘马。乘以讫，门下侍郎奏请进发，俯伏兴退，前称警蹕。至棂星门外，门下侍郎奏请权停，敕众官上马。侍中承旨返称曰“制可”，门下侍郎退传制，赞者承传，众官上马毕，导驾官及华盖伞扇分左右前导，称警蹕，教坊乐鼓吹振作。至崇天门棂星门外，门下侍郎奏请权停，敕众官下马。赞者承传，众官下马讫，左右前引入内石桥北，与仪仗倒卷而北，驻立。驾入崇天门，至大明门外降马，升舆以入。驾既入，通事舍人承旨敕众官皆退，宿卫官率卫士宿卫如式。

摄礼仪，其目有九：

一曰斋戒。享前三日，三献官以下凡与祭员，皆公服受誓戒于中书省。是日质明，有司设金椅于省庭，一人执红罗伞立于其左。奉礼郎率仪鸾局陈设版位，献官诸执事位，俱藉以席，

乃加紫绶褥。设初献太尉位于省阶少西，南向；大礼使位于其东，少南，西向；监祭御使位二，于通道之西，东向；监礼博士位二，于通道之西，东向；俱北上。设司徒亚终献位于其南，北向，西上。次助奠七祀献官，次太常卿、光禄卿、光禄丞、读祝官、太官令、良酝令、廩牺令、司樽彝、举祝官、太官承、廩牺丞、奉爵官、奉瓚官、盥爵官二、巾筐官、蒙古太祝、巫祝、点视仪卫、清道官及与祭官，依吕级陈设，皆异位重行。太庙令、太乐令、郊杜令、太祝位于通道之西，北向，东上。太庙丞、太乐丞、郊杜丞、奉礼郎、协律郎、司天生位于通道之东，北向，西上。斋郎位于其后。赞者引行事等官，各就位，立定。次引初献官立定。礼直官播笏，读誓文曰“某年某月某日，享于太庙，各扬其职，其或不敬，国有常刑。”散斋二日宿于正寝，致斋一日宿于祠所。散斋日治事如故，不吊丧问病，不作乐，不判署刑杀文字，不决罚罪人，不与秽恶事。致斋日惟享事得行。余悉禁，凡与享之官，已斋而阙者。通摄行事。七品以下官先退，余官再拜。礼直官赞“鞠躬”，“拜”，“兴”，“拜”，“兴”，“平身”，“礼毕”。守庙兵卫与太乐工人，俱清斋一宿。赴祝所之曰，官给酒馔。

二日陈设。享前二日。所司设兵卫于庙门，禁断行人。仪鸾局设幄幔于饌殿，所司设三献官以下行事执亨官次于斋房之所。前一日，太乐令率其属设宫县之乐于庭中。东方、西方磬彻起北，钟彻次之。南方、北方。磬彻起西，钟彻次之。设十二彻钟于编县之间。各依辰位，树建鼓于四隅。置祝敌于北县之内。祝一在道东，敌一在道西。路鼓一在祝之东南，晋鼓一在其后，又路鼓一在祝西南。诸工人各于其后。东方、西方，以北为上。南方、北方，以西为上。文舞在北，武舞在南，立舞表于酈缀之间。又设登歌之乐于殿上前楹间。玉磬一彻在西，

金钟一蘆在东，馭一在金钟北稍西，馭一在玉磬北稍东。搏楸二，一在馭北。一在祝北，东西相向。歌工次之，余工各位于县后。其匏竹者立于阶间，重行北向，相对为首。

享前一日，太庙令率其属扫除庭之内外。枢密院军官一员。率军人划降除草秽，平治道路。又设七祀燎柴于庙门之外。又于室铺设神位于北牖下，当户南向。每位设黼黻一，紫绫厚褥一，薄褥一，莞席一，缁席二，虎皮次席二。时暄则用桃枝竹席，几在筵上。又设三献官拜跪褥位二，一在室内，一在室外。学士院定撰祝册讫，书祝官于饌幕具公服书祝讫，请初献官署御名讫，以授太庙令。又设祝案于室户外之右。又设三献官位于殿下横街之南，稍西，东向。亚献终献位稍却，助奠七祀献官又于其南。书祝官、读祝官、举祝官、太庙令、太官令、良酝令、廩牺令、太庙丞、太官丞位，又于其南。司搏彝、奉瓚官、奉爵官、盥洗巾筐、爵洗巾筐、蒙古太祝、蒙古巫祝、太祝、宫闈令及七祀司搏彝、盥洗巾筐，以次而南。又设斋郎位于其后。每等异位，重行，东向，北上。又设大礼使于南神门东偏门稍北，北向。又设司徒、太常卿等位于横街之南，稍东，西向，与亚终献相对，司徒位在北，太常卿稍。太常同知、光禄卿、佾院、同佾、院判、光禄丞、拱卫使，以次而南。设监祭御史位二、监礼博士位二于横街之北，西向，以北为上。又设协律郎位在宫县乐蘆西北，东向，大乐丞在乐蘆之间。又设大乐令、协律郎位于登歌乐蘆之间。又设牲榜于东神门外，南向。设太常卿位于牲位南向。监祭御史位在太常卿之左，太官令次之，光禄丞、大官丞又次之，廩牺令位在牲西南，廩牺丞稍却，俱北向，以右为上。又设诸太祝位于牲东，西向，以北为上。又设蒙古巫祝位于牲东南，北向。又设首饌位于省饌殿前，太常卿、光禄卿、光禄丞、太官令位于东，西向；监祭、

监礼位于西，东向；皆北上。太庙令陈祝版于室右之祝案，又率祠祭局设筩、豆、簠、簋。每室左十又二筩，右十又二豆，俱为四行。登三在筩豆之间，钶三次之，簠二、簋二又二次之，簠左簋右，俎七在簠簋之南，香案一次之，沙池又次之。又设每室樽罍于通廊，罍彝、黄彝各一，春夏用鸡彝、乌彝、牺樽二、象樽二，秋冬用著樽、壶樽、著樽二、山罍二，以次在本室南之左，皆加勺冪。为酌樽所，北向，西上。彝有舟站冪。又设壶樽二、太樽二、山罍四，在殿下阶间，俱北向。望室户之左，皆有站加冪，设而不酌。凡祭器，皆藉以席。又设七祀位于横街之南道东，西向，以北为上。席皆以莞。设神版位，各于座首。又设祭器，每位左二筩，右二豆，簠一、簋一在筩豆间，俎一在筩前，爵站一次之，壶尊二在神位之西，东向，以北为上，皆有站勺冪。又设三献盥洗、爵洗在通街之西，横街之南，北向。罍在洗西加勺，筐在洗东，皆实以巾。爵洗仍实以瓚，爵加盘站，执罍筐者各位于后。又设七祀献官盥洗位于七祀神位前，稍北。罍在洗西，筐在洗东，实以巾。又实爵于站。执罍筐者各位于后。

三日习仪。享前二日，三献以下诸执事官员赴太庙习仪。次日早，各具公服乘马赴东华门，迎接御香至庙省牲。

四曰迎香。享前一日，有司告谕坊市，洒扫经行衢路，只备香案。享前一日质明，三献官以下及诸事官，各具公服，六品以下官皆借紫服，诣崇天门下。太常礼仪院官一员奉御香。一员奉酒，二员奉马潼，自内出。监祭、监礼奉礼郎、太祝分两班前导。控鹤五人，一人执伞，从者四人，执仪仗在前行。至大明门，由正门出，教坊大乐作。至崇天门外，奉香、酒、马潼者安置于舆，导引如前。行至外坦棂星门外。百官上马，分两班行于仪仗之外，清道官行于仪卫之先，兵马司之兵夹道

次之，金鼓又次之，京尹仪从又次之，教坊大乐为一队次之。控鹤帔手各服其服，执仪仗左右成列次之，拱卫使居其中。仪凤司细乐又次之。太常卿与博士、御史导于舆前，献官、司徒、大礼使、助奠官从入至殿下，献官奉香、酒、马潼升自东阶，入殿内通郎正位安置。礼直官引献官降自东阶，由东神门北偏门出，释服。

五曰省器，见亲祀仪。

六曰尺裸。祀曰丑前五刻，太常卿、光禄卿、太庙令率其属设烛于神位，遂同三献官、司徒、大礼使等每室一人，分设御香酒醴，以金玉爵斝，酌马冲、葡萄尚酝酒奠于神案。又陈笾豆之实。笾四行，以右为上。第一行鱼鱸在前，糗饵、粉糝次之。第二行，乾撩在前，干枣、形盐次之。第三行。鹿脯在前，榛实、干桃次之。第四行，菱在前，茨、栗次之。豆四行，以左为上。第一行，芹菹在前，笋菹、葵藿次之。第二行，菁菹在前，韭菹、糝食次之。第三行，鱼醢在前，兔醢、豚拍次之。第四行，鹿臠前，簠醢、糝食次之。簠实以稻粱，簋实以黍稷，登实以太羹，铏实以和羹，樽彝、斝彝实以明水。黄彝实以郁鬯，牺樽实以泛齐。象样实以醴齐，著樽实以盎齐，山罍实以三酒，壶樽实以醢齐，太樽实以沈齐。凡齐之上樽实以明水，酒之上樽实以原酒，其酒齐以上酝代之。又实七祀之祭器，每位左二笾。栗在前，鹿脯次之。右二豆，菁菹在前，鹿臠次之。簠实以黍，簋实以稷，壶尊实以醢齐，其酒齐亦以上酝代之。陈设讫，献官以下行事执事官，各服其服，会于齐酝班厅。礼直官引太常卿、监祭、监礼太庙令、太祝、宫闾令、诸执事官、斋郎，自南神门东偏门入就位，东西相向立定。候监祭、监礼按殿之上下，彻去盖幕，纠察不如仪者，退复位。礼直官引太常卿、监祭、监礼、太庙令、太祝、宫闾令升自东

阶，诣太祖室。蒙古太祝起帝主神幕，宫闾令起后主神幕。次诣每室，并如常仪毕，礼直官引太常卿以下诸执事官，当横街间，重行，以西为上，北向立定。奉礼郎赞曰“奉神主讫，再拜。”礼直承传，太常卿以下皆再拜讫，奉礼郎又赞曰“各就位。”礼直官引诸执事官各就位，次引太官率斋郎由南神门东偏门以次出。赞者引三献官、司徒大礼使、七祀献官、诸行事官，由南神门东偏门入，各就位，立定。礼直官进于初献官之左，赞曰“有司谨具，请行事”，退复位。协律郎跪，俯伏兴，举麾，兴，工鼓祝，宫县乐奏《思成之曲》九成，文舞九变。奉礼郎赞再拜，在位者皆再拜。奉礼又赞诸执事者各就位，礼直官引奉瓚、奉爵、盥爵、洗巾筐执事官各就位，立定。礼直官引初献官诣盥洗位，宫县乐作无射宫《肃宁之曲》，至位北向立定。搯笏、盥手、执手，执笏诣爵洗位，至位北向立定。搯笏、执瓚、洗瓚、拭瓚，以瓚授执事者，执笏，乐止。登歌乐作，奏夹钟宫《肃宁之曲》，升自东阶，乐止。诣太祖酌樽所，西向立，搯笏，执事者以瓚授初献官，执瓚。司樽彝跪举幕，良酝令跪酌黄彝郁幕，初献以瓚授执事者。执笏诣太祖神位前，北向立，搯笏跪，三上香。执事者以瓚授初献，初献执瓚以鬯灌于沙池，以瓚授执事者，执笏，俯伏兴，出室户外，北向立。再拜讫，诣每室裸鬯如上仪。俱毕，礼直官引初献降自东阶，登歌乐作，奏夹钟宫《肃宁之曲》。复位，乐止。

七曰馈食。初献既裸，如前进饌仪。

八曰酌献。大祝立茅苴于盘。礼直官引初献诣盥洗位，宫县乐作，奏无射宫《肃宁之曲》，至位北向立，搯笏、盥手、帨手，执笏诣爵洗位。至位，搯笏、执爵、洗爵、拭爵。以爵授执事者，执笏，乐止。登歌乐作，奏夹钟宫《肃宁之曲》，升自东阶，乐止。诣太祖酒樽所，西向立，搯笏执爵。司樽彝

搯笏跪举冪，良酝令搯笏跪酌牺樽之泛齐，以爵执事者，执笏。宫县乐作，奏无射宫《开成之曲》，诣太祖神座前，北向立，稍前，搯笏跪，三上香。执爵，三祭酒于茅苴，以爵授执事者，执笏，俯伏兴，平立。请出室出户外，北向立，乐止，俟读祝。举祝官搯笏跪，对举祝版，读祝官跪读祝文。读讫，举祝官奠祝版于案，执笏兴，读祝官俯伏兴。礼直官赞再拜讫，次诣每室，酌献如上仪，各奏本室之乐。献毕，宫县乐止。降自东阶，登歌乐作，奏夹钟宫《肃宁之曲》。初献复位，立定。文舞退，武舞进，宫县乐作，奏无射宫《肃宁之曲》。舞者立定，乐止。礼直官引亚献诣盥洗位。至位北向立，搯笏、执爵、洗爵、拭爵。以爵授执事者。升自东阶，诣太祖酌樽所，西向立，搯笏，执爵。司樽彝搯跪举冪，良酝令搯笏跪酌象樽之醴齐，以爵授执事者，执笏。宫县乐作，奏无射宫《肃宁之曲》。诣太祖神座前。北向立，稍前，搯笏跪，三上香，执爵，三祭酒于茅苴，以爵授执事者，执笏俯伏兴，平立，请出室户外，北向立。再拜讫，次诣每室，酌歌并如上仪。献毕，乐止。降自东阶，复位立定。礼直官引终献，如亚献之仪，唯酌若樽之盎齐。礼毕，降复位。初终献将行，赞者引七祀献官诣盥洗位，搯笏、盥手、帨手讫，执笏诣酒樽所，搯笏、执爵、酌酒，以爵授执事者，执笏诣首位神座前，东向立，稍前，搯笏跪执爵，三祭酒于沙池，奠爵于案，执笏俯伏兴。少退立，再拜讫，每位并如上仪。俱毕，七祀献官俟终献官降复位，立定。

九曰祭马冲。终献酌献将毕，礼直官分引初献亚献官、司徒、大礼使、助奠官、七祀献官、太常卿、监祭、监礼、太庙令丞、蒙古庖人、巫祝等升殿。每室献官一员各立于户外，太常闷、监祭、监礼以下立于其后。礼直官引献宵诣神座前，蒙古庖人割牲体以授献官。献官搯笏跪樽于帝主神位前，次奠于

后主神位前讫，出笏退就拜位，搢笏跪。太庙令取案上先设金玉爵斝马冲、葡萄尚酝酒，以次授献官，献官皆祭于沙池。蒙古巫祝致辞讫，宫县乐作同进饌之曲。初献出笏就拜兴，请出室户外，北向立。俟众献官毕立，礼直官通赞曰“拜”，“兴”，凡四拜。监祭、监礼以下从拜。皆作本朝跪礼。拜讫，退，登歌乐作，降阶，乐止。太祝徹筮、豆，登歌乐作，奏夹钟宫《丰宁之曲》。奉礼赞赐胙，赞者承传，众官再拜兴。送神乐作，奏黄钟宫《保成之曲》一成而止。太祝各奉每室祝版，降自太阶望瘞位，礼直官引三献、司徒、大礼使、助奠、七祀献官、太常卿、光禄卿、监祭、监礼视燔祝版，至位坎北南向跪，以祝版奠于柴，就拜兴。俟半燎，礼宜官赞“可瘞”礼直官引三献以下及诸执事者、斋郎等，由南神门东偏门出至揖位，圆揖。乐工二舞以次从出。三献之出也，礼直官分引太常卿、太庙令、监祭、监礼，蒙古太祝、宫闈令及各室太祝，升自东阶，诣太祖神座前，升纳神主，每室如仪。俱毕，降自东阶，至横街南，北向西上立定。奉礼赞曰“升纳神主讫，再拜”，赞者承传，再拜讫。以次出。礼毕，三献官、司徒、大礼使、太常礼仪院使、光禄卿等官，奉胙进于阙庭。驾幸上都，则以驿赴奉进。

摄行告谢仪：告前三日，三献官以下诸执事官，各具公服赴中书省受誓戒。告前一日未正一刻，省牲器。至期质明，三献官以下诸执事者各服法服，礼直官引太常卿、监祭、御史、监礼博士、五令诸执事官先入就位。礼直官引监祭、监礼点视陈设毕，复位。礼直官引太常卿、监祭、监礼、太庙令、太祝、宫闈令奉迁各室神主讫，降自横街，北向立定。奉礼郎赞“再拜”在位官皆再拜讫，奉礼郎赞“各就位”讫，太官令、斋郎出。礼直官引三献、司徒、光禄卿、捧瓚、爵盥、爵洗官人

就位，立定。礼直官赞“有司谨具，请行事，”降神乐作，九成止。奉礼郎赞“再拜”，三献以下再拜讫，秦礼郎赞“诸执事者各就位”，立定。礼直官引初献诣盥洗位，盥手，诣爵洗位，洗瓚。诣第一室酒樽所，酌郁鬯。诣神座前，北向跪，搯笏三上香，奠币执瓚。以鬯灌于沙池，执笏俯伏兴。出室户外，再拜讫，次诣各室，并如上仪。俱毕，降复位。司徒率斋郎进饌，如常仪。奠毕，降复位。礼直官引初献诣盥洗位，盥手，诣爵洗位，洗爵。诣第一室酒樽所，酌酒。诣神座前，北向搯笏跪，三上香，执爵三祭酒于茅苴，以爵授执事者，执笏俯伏兴，出室户外，北向立。俟读祝官读祝文讫，再拜。诣每室，并如上仪。俱毕。降复位。礼直官引亚献官盥手、洗爵、酌献，并如初献仪。惟不读祝。俱毕，降复位。礼直官引终献，并如亚献仪。俱毕，复位。太祝筮、豆，奉礼郎赞赐胙，众官再拜。在位官皆再拜讫，礼直官引三献官、司徒、太常卿、盥祭、监礼视焚祝版币帛，礼直赞“可瘞”。礼毕，太常卿、监祭、监礼升纳神主讫，樽自横阶。奉礼郎赞再拜，在位官皆再拜讫，退。

荐新仪：至日质明，太常礼仪院官属赴庙所，皆公服俟于次。太庙令卒其属升殿，开室户，不出神主，设筮豆俎、酒醴、马潼及室户内外褥位。又设盥洗位于阶下，少东，西向。奉礼郎率仪鸾局设席褥版位于横街南，又设盥盆巾帨二所于齐班幕前。心与祭事官皆盥手讫，太常官诣神厨点祝神饌。执事者奉所荐饌物，各陈饌幕内。太常官以下人就位，东西重行，北向立定。礼直官赞“皆再拜”，“鞠”“躬”，“拜”，“兴”，“拜”，“兴”，“平立”，“各就位”。礼直官引太常次官一员，率执事者出诣饌所，奉饌入自正门，升自太阶，奠各室神位前。执事者进时食，院官搯笏受而奠之。礼直官引太常

礼仪使诣盥洗位，盥手、帨手。升殿诣第一室神位前，搢笏，执事者注酒于杯，三祭酒，又注马潼于杯，亦三祭之。奠杯于案。出笏，就拜兴，出室户外，北向立，再拜。每室俱毕，降复位，执事者皆降。礼直官赞“再拜”，“鞠躬”，“拜”。“兴”“拜”，“兴”，“平立”。余官率执事者升彻饌，出殿阖户。礼直官引太常官以下俱出东神门外，圆揖。

国俗，每岁太庙四祭，用司裡监官一员，名蒙古巫祝。当省牲时，法服，同三献官升殿，诣户室告牖，还至牲所，以国语呼累朝帝后名讳而告之。明旦，三献礼毕，献官、御史、太常卿、博士红升殿，分诣各室。蒙古博儿赤跪割牲，太仆卿以朱漆盂奏马乳酌奠。巫祝以国语告神讫，太祝奉祝币诣燎位，献官以下复版位载拜，礼毕。

每岁，九九内及十二月十六日以后，于烧饭院中，用马一、羊三、马潼、酒醴、红织金币及里绢各三匹，命蒙古达官一员，偕蒙古巫覡，掘地为坎以燎肉，仍以酒醴、马潼杂烧之。巫覡以国语呼累朝御名而祭焉。

神御殿，旧称影堂。所奉祖宗御容，皆纹绮局织锦为之。大德十二年，敕丞相脱脱、平章秃坚帖木儿：“成宗及贞慈静懿皇后御影，依大天寿万宁寺内御容织之。南木罕太子及妃，晋王及妃，依帐殿内小影织之。”延祐七年，敕平章伯帖木儿，进巧工及伟传神李肖岩。依世祖御容之制，画仁宗及庄懿慈圣皇后，高九尺五寸，阔八尺。至治三年太傅朵歹、左丞善生、院使明理董阿进呈太皇太后、英宗御容，令画毕，复织之。天历二年，敕平章董阿、同知储政院阿木腹：“朕令画后妣、皇后御容，可令诸色府达鲁花赤阿咱、杜总管、蔡总管、李肖岩提调速画之。”其绘画用物：土粉五斤，明胶五斤，回回青八两，回回胭脂八两，回回胡麻一斤，心红三斤，泥金一两二钱，

黄子红一斤，官粉三斤，紫八两，鸡子五十枚，生石膏十一斤，鸦青暗花绽丝八十尺，五色绒八两，大红销红朽花罗四十尺，红绢四十尺，紫梅花罗七尺，紫檀轴一，椴木额条一，白银六两。

影堂所在：世祖帝后，大圣寿万安寺，裕宗帝后亦在焉。顺宗帝后，大普庆寺，仁宗帝后亦在焉。成宗帝后，大天寿万宁寺。武宗及二后，大崇恩福元寺，为东西二殿。明宗帝后，大天源延圣寺。英宗帝后，大永福寺。也可皇后，大护国仁王寺。泰定帝敕：奉北安王塑像于高梁寺，即护国仁王寺也。至元七年建，大德五年奉安昭睿顺圣皇后御容，故以北安王祔祀焉。世祖、武宗影堂，皆藏玉册十有二牒，玉宝一钮。仁宗影堂，藏皇太子玉册十有二牒，皇后玉册十有二牒，玉宝一钮。英宗影堂，藏皇帝玉册十有二牒，玉宝一钮，皇太子玉册十有二牒。凡帝后册、宝，以匣匮金锁钥藏于太庙，此其分置者。

其祭器，则黄金并罍盘盂之属以十数，黄金涂银香盒碗碟之属以百数，银壶釜杯匜之属称是。玉器、水晶、玛瑙之器为数不同，有玻璃瓶、琥珀勺。世祖影堂真珠帘，又皆有珊瑚树、碧甸子山之属。

其祭之曰：常祭每月初一日、初八日、十五日、二十三日，节祭元日、清明、蕤宾、重阳、冬至、忌辰。基祭物，常祭以蔬果，节祭忌辰用牲。祭官便服，行三献礼。加荐用羊羔、炙鱼、馒头、棋子、西域汤饼、园米粥、沙糖饭羹。

泰定二年，亦作显宗影堂于大天源延圣寺，天历元年废。旧有崇福、殊祥二院，奉影堂祀事，乃改泰禧院。二年，又改为太禧宗禋院，秩二品。既而，复以祖宗所御殿尚称影堂，更号神御。殿皆制名以冠之：世祖曰元寿，昭睿顺圣皇后曰睿寿，南必皇后曰懿寿，裕宗曰明寿，成宗曰广寿，顺宗曰衍寿，

武宗曰仁寿，文献昭圣皇后曰昭寿，仁宗曰文寿，英宗曰宜寿，明宗曰景寿。且命学士拟其赭祀仪注，今阙。

又有玉华宫孝思殿在真定。世祖中统二年七月，命道士王追归于真定，建道观，赐名玉华宫。以忌日享祀太上皇、皇太后御容。本路宵吏祭奠，太常博士按《宋会要》定其仪。所司前期置办茶饭、香果。质明，礼直官、引献官与陪位官以下，并公服入庙庭，西向立。俱再拜讫，引献官诣殿正阶下再拜，升阶至案前褥位，三上香，三奠酒讫，就拜兴。又再拜讫，引献官复位，与陪位官以下俱再拜，退。仁宗皇庆二年秋八月庚辰，命大司徒田忠良诣真定致祭，依岁例给御香酒并牺牲物钱中统钞一百锭。延祐四年，始用登歌乐，行三献礼。旧志云：皇庆二年。彼此抵牾，未详孰是。

七年，太常博士言：“原庙之制隆古未闻。谨案：尚书黜于祭祀，时谓弗钦春秋之义，父不祭于支庶，君不祭于臣仆之家。圣朝建立七庙，崇奉孝享，可谓至矣。而睿宗皇帝神御别在真定路玉华宫，穹维有功德于天下者，莫如太祖、世祖。太祖不闻有原庙。世祖神御奉安大圣寿万安寺，岁时差官，以家人礼祭供，不用太常礼乐。今玉华宫原庙列在郡国，又非隆兴降诞之地，主者以臣仆之贱，供奉御容，非礼之甚。伏望稽前汉故事，致隆太庙。玉华宫照京师诸寺影堂例，只命有司以时祭供。罢遣太常礼乐，非独圣胡得典礼之正，抑且有司无褻渎之烦，礼官免失礼之责矣。”议上，帝从之，敕岁时本处依旧礼致祭。

其太祖、太宗、睿宗御容在翰林者，至元十五年十一月，命承旨和礼霍孙写太祖御容。十六年二月，复命写太上皇御容，与太宗旧御容，俱置翰林院，院官香秋致祭，二十四年二月，翰林院言旧院屋敝，新院屋才六间，三朝御容宜于太常寺安奉，

后仍迁新院。至大四年，翰林院移署旧尚书省，有旨月祭。中书平章完泽等言：“祭祀非小事，太庙岁一祭，执事诸臣受戒誓三日乃行事，今此轻易非宜。旧置翰林院御容，春秋二祭，不必增益。”从之。至治三年，迁置普庆寺，祀礼废。泰定二年八月，中书省臣言当祭如故。乃命承旨翰赤赉香酒至大都。同省臣祭于寺。四年，造影堂于石佛寺，未及迁。至顺元年七月，即普庆寺祭如故事。二年，复祀于翰林国史院。后至元六年，翰林院言：“三朝御容祭所甚隘，兼岁久屋漏，于石佛寺新影堂春安为宜。”中书省臣奏：“此世祖定制，当仍其旧。”从之。

卷七十九志第五十三

礼六

社稷

先农

元之秩祀。天子亲遣使致祭者三：曰社稷，曰先农，曰宣圣；有司常祀者五：曰社稷，曰宣圣，曰岳渎，曰风师、雨师，曰三皇；皆以社稷为首。至元七年十二月，有诏岁祀太社太稷。二十年，诏以春秋仲月上戊祭社稷。至延祐六年，始用中戊。二十九年，建社稷坛。三十年七月，始用御史中丞崔彧言，于和义门少南，得地四十亩，为壇垣，近南为二坛，坛高五尺，方广五丈。社东稷西。相去约五丈。社坛土用青赤白黑四色，依方位筑之，中间实以常土。上以黄土覆之。筑必坚实，依方面以五色泥饰之。四面当中，各设一陛道。其广一丈，亦各依方色。稷坛一如社坛制，坛南植松一株，惟土不用五色，其上四周纯用一色黄土。坛皆北向，立北墉于社坛之北，以砖为之，饰以黄泥。瘞坎二于稷坛之北，少西，深足容物。

二坛周围壇垣，以砖为之，高五丈，广三十丈，四隅连饰。内壇垣棂星门四所。外垣棂星门二所，每所门三，列戟二十有四。外壇内北垣下屋七间，南望二坛，以备风雨，曰望祀堂。堂东屋五间，连厦三间，曰齐班厅。厅之南，西向屋八间，曰献官幕。又南，西向屋三间，曰院官斋所。又其南，屋十间，

自北而南，曰祠祭局，曰仪鸾库，曰法物库。曰都监库，曰雅乐库。又其南，北向尾三间，曰百官厨。外垣南门西墼垣西南，北向屋三间，曰大乐署。其西，东向屋三间，曰乐工房。又其北，北向屋一间，曰饌幕殿。又北，南向屋三间，曰饌幕。又北稍东，南向门一间。院内南。南向屋三间，曰神厨。东向屋三间，曰酒库。近北少却，东向屋三间，曰牺牲房。并有亭。望礼堂后自西而东，南向屋九间，曰执事斋郎房。自北折而南，西向屋九间，曰监察执事房。此坛墼次舍之所也。

社主用白石，长五尺，广二尺，剡其上如钟。于社坛近南，北向，埋其半于土中。稷不用主。后土氏配社，后稷氏配稷。神位版二，用栗，素质黑书。社树以松，于社稷二坛之南各一株。此作主树木之法也。

祝版四，以楸木为之，各长二尺四寸，阔一尺二寸，厚一分。文曰：“维年月日，嗣天子敬遣某官某，改昭告于太社之神”。配位日后土之神。稷曰太稷之神，配位日后稷之神。玉币。社稷皆黝圭一，缫藉，瘞玉一，以黝石代之，元币一。配位皆元币一，各长一丈八尺。此祝文玉币之式也。

牛一，其色黝，其角握，有副，羊四，野豕四。笱之实皆十，无糗饵、粉糒。豆之实亦十，无吃食、糝食。簠簋之实皆四，铡之实和羹五，齐皆以尚酝代之。香用枕龙涎。神席一，缘以黑绫，褥方七尺四寸。太樽、著樽、牺樽、山罍各二，有坫加勺。象樽，壶樽、山罍各二，有坫，设而不酌。笱、豆各十有一，其一设于饌幕。铡三，簠三，簋三，其一设于饌幕。俎八，其二设于饌幕。盘一，毛血豆一，爵一，有坫，沙池一，玉币筐一，木栖一，勺一，香鼎一，香盒一，香案一，祝案一，皆有农。红髻器一，以盛马渡。盥洗位二，罍二，洗二。白罗巾四，实以筐。朱漆盘五。已上，社、稷皆同。配位

有象樽，无大樽。设而不酌者，无象樽，余皆与正位同。此牲齐祭器之等也。

饌幕、省饌殿、香殿，黄罗幕三，黄罗额四，黄绢帷一百九十五幅，献摄版位三十有五，紫绫拜褥百，蒲、苇席各二百，木鐙笼四十，绛罗鐙衣百一十，红挑鐙十，剪烛刀二。铁粃盆三十有架，黄烛二百，杂用烛二百，麻粃三百，松明、清油各百斤。此饌幕板位烛燎之用也。

初献官一，亚献官一，终献官一，摄司徒一，助奠官二，太常卿一。光禄卿一，廩牺令一，太官令一，巾筐官四。祝史四，监祭御史二，监礼博士二，司天监二，良酝令一，奉爵官一，司樽壘二，盥洗官二，爵洗官二，太社令一，太社丞一，太乐令一，太乐丞一，协律郎二，奉礼郎二，读祝官一，举祝官二。奉币官四，剪烛官二，太祝七，斋郎四十有八，赞者一，礼直官三，与祭官无定员，此献摄执事之人也。

三十一年八月，初祀社稷，用堂上乐，岁以为常。凡祭之日以春秋二仲月上戊，延祐六年，用中戊，其仪注之节有六：

一曰迎香。前一日，有司告谕坊市，洒扫经行衢路，设香案。至日质明，有司具香酒楼举，三献官以下及诸执事官各具公服，五品以下官、斋郎等皆借紫，诣崇天门。三献官及太常礼仪院官入，奏祝及御香、尚樽酒，马潼自内出。监祭御史、监礼博焉、奉礼郎、太祝分左右两班前导。控鹤五人，一人执伞，四化执仪仗，由大明门正门出。教坊大乐作。至崇天门外，奉香酒、马潼者各安置于舆，导引如仪。至红门外，百官乘马班行于仪仗之外。清道官行于仪卫之先，兵马司巡兵夹道次之，金鼓又次之，京尹仪从左右成列又次之，教坊大乐一队次之。控鹤弩手各服基服，执仪仗左右成列次之。拱卫使行其中。仪凤司细乐又次之。太常卿与博士御史导于舆前，献官、司徒、

助奠官从于舆后。若驾幸上都，三献官以下及诸执事官则诣健德门外，皆具公服于香舆前北向立，异位重行。俟奉香酒官驿至，太常官受而奉之，各置于舆。礼直官赞“班齐”，“鞠躬”，“再拜兴”，“平立”。班首稍前搯笏跪，众官皆跪。三上香，出笏就拜兴，平立退复位，北向立，鞠躬，再拜兴。平立。众官上马。分班前导如仪。至社稷坛北神门外，皆下马，分左右入自北门，序立如仪。太常卿、博士、御史前导，献官、司徒、助奠等官后从。至望祀堂下，三献奉香、酒、马潼升阶，置于堂中黄罗幕下。礼直官引三献官以次而出，各诣斋次，释服。

二曰斋戒。前期三日质明，有司设三献官以下行事执事官位于中书省。大尉南向，监祭御史位二于其西，东向，监礼博士位二于其东，西向，俱北上。司徒、亚献、终献位于其南，北向。次助奠，稍却。次太常卿、光禄卿、太官令、司樽彝、良酝令、太社令、廩牺令、光禄丞、太乐令、大社丞。次读祝官、奉爵官、太祝、祝史、奉礼郎、协律郎、司天生、诸执事斋郎。每等异位重行，俱北向，西上。赞者引行事执事官各就位，立定。礼直官引太尉、初献就位，读誓曰：“某年某月某日上戊日，祭于太社太稷，各扬其职，其或不敬，国有常刑。”散斋二日，宿于正寝，致斋一日于祠所。散斋日治事如故，不吊丧问疾，不作乐，不判署刑杀文字，不决罚罪人，不与秽恶事。致斋日，惟祭事得行，其余悉禁。凡与祭之官已斋而阙者，通摄行事。七品以下官先退，余官对拜。守壝门兵卫与大乐工人，俱清斋一日。行礼官前期习仪于祠所。

三日陈设。前期三日，所司设三献以下行事执事官次于斋房之内，及设饌幕四于西神门之外，稍南，西向，北上。今有饌幕殿在西壝门外，近北，南向。陈设如仪。前祭二日，所司

设兵卫，各以其方色器服守卫门，每门二人，每隅一人。大乐令帅其尼设登歌之乐于两坛上，稍北，南向。磬蘆在东，钟蘆在西，祝一在钟蘆南稍东，吾女一在磬蘆南稍西。搏拊二，不在敌南一在祝南，东西相向。歌工次之，余工位在县后。其匏竹者位坛下，重行南向，相对为首。太社令帅其展扫除坛之上下，为瘞坎二于壬地，方深足以容物，南出陛。前祭一日，司天监、大社令帅其属升，设大社、太稷神座各于坛上，近南，北向。设后土神座于大社神座之左，后稷神座于太稷神座之左，俱东向。席皆以莞，茵褥如币之色，设神位板各于座首。奉礼郎设三献官位于四神门之内道南，亚献、终献位稍却。司徒位道北，太常卿、光禄卿之位稍却。司天监、光禄丞又次之。太社令、太官令、良酝令、廩牺令十天社丞、读祝官、奉爵官、太祝以次位于其北，诸执事者及祝事、斋郎位于其后。每等异位重行。俱东向，南上。又设监祭御史位二，监礼博士位二，于太社坛子陛之东北，俱东向，南上。设奉礼郎位于稷坛之西北隅，赞者位于东北隅，俱东向。协律郎位二，于各坛上乐蘆东北，俱南向。太乐令位于两坛乐蘆之间。南向，司樽彝位于酌樽所。俱南向。设望瘞位于坎之南，北向。又设牲榜于西神门外，东向。诸太祝位于牲西，祝史次之，东向。太常卿、光禄卿、太官令位在南，北向，东上。监祭、监礼位于太常卿之东稍却，俱北向，东上。廩牺令位于牲东北，南向。又设礼饌于牲东，设省饌于礼饌之北，今有省饌殿设位于其北，东西相向，南上。太常卿、光禄卿太官令位于西，东向，监祭、监礼位于东，西向，俱南上。礼部设板案各于神位之侧，司樽彝、奉礼郎帅执事者设玉币筐于酌樽所。次设筮豆之位，每位各筮十、豆十、蘆二、簋二、钶三、俎五、盘一。又各设筮一、豆一、蘆一、簋一、俎三于饌幕内。毛血别置一豆。设樽壘之位，

社稷正位各太樽二、著樽二、牺樽二、山罍二，于坛上西陛之西北隅，南向，东上。设配位各著樽二、牺樽二、象樽二、山罍二，在正位酒樽之西，俱南向，东上。又设正位各象樽二、壶樽二、山罍二，于坛下子陛之东，南向，东上。配位各壶樽二、山罍二，在西陛之南，西向，南上。又设洗位二，于各坛子陛之西北，南向。篚在洗东北肆，执罍篚者各位于其后。

祭日丑前五刻，司天监、太社令各服其服，帅其属升。设正配位神位版于坛上。又陈玉币，正位礼神之玉一，两圭有邸，置于匣。正配位币皆以元，各长一丈八尺，陈于篚。太祝取麈玉加于币，实于篚，瘞玉以玉石为之，及礼神之玉各置于神座前。光禄卿帅其属，入实筮事蘆簋。每位筮三行，以右为上。第一行，乾撩在前，干枣、形盐、鱼鱸次之。第二行，鹿脯在前，榛实、干桃次之。第三行，菱在前，芡、栗次之。豆三行，以左为上。第一行，芹菹在前，笋菹、葵菹、菁菹次之。第二行，韭菹在前，鱼醢、兔醢次之。第三行，豚拍在前，鹿醢、醢醢次之。蘆实以稻粱。簋实以黍稷，铏实以羹。良酝令帅其属，入实樽罍。正位太樽为上，实以泛齐，著樽实以醴齐，牺樽实以盎齐，象樽实以醢齐，壶樽实以沈齐，山罍实以三酒。配位若是樽为上，实以泛齐，牺樽实以醴齐，象樽实以盎齐，壶樽实以醢齐，山罍实以三酒。凡齐上樽实以明水，酒之上樽实以元酒，酒齐皆以尚酝代之。太常卿设烛于神座前。

四曰省牲器。前期一日午后八刻，诸卫之属禁止行人。未后二刻，太社令帅其属，扫除坛之上下。司樽彝、奉礼郎执事者，以祭器入设于位。司天监、大社令升，设神位版及礼神之玉币如仪。俟告洁毕，权撤，祭日重设。未后二刻，廩牺令与诸太祝，祝史以牲就位，礼直官、赞者分引太常卿、监祭、监礼、太官令于西神门外省牲位，立定。礼直官引太常卿，赞者

引监祭、监礼，入自西神门，诣太社坛，自西陛升，视涤濯于上，执事者皆举幂曰“洁”。次诣太稷坛，如太社之仪讫，降复位。礼直官稍前曰“告洁毕，请省牲”，引太常卿稍前省牲讫，返复位。次引廩牺令出班巡牲一匝，东向折身曰“充”，复位。诸太祝俱巡牲一匝。上一员出班东向折身曰“膺”，复位。礼直官稍前曰“省牲毕，请就省馔位”，引太常卿以下各就位，立定。省馔毕，还斋所。廩牺令与太祝、祝史以次牵牲诣厨，授太官令。次引光禄卿以下诣厨省鼎镬，视涤溉毕，乃还斋所。脯后一刻，太官令帅宰人以鸾刀割牲，祝史以豆取血各置于馔幕。祝史又取瘞血贮于盘，遂烹牲。

五曰奠玉币。祭日丑前五刻，三献官以下行事执事官，各服其服。有司设神位版，陈玉币，实筮豆簋簠樽腍。俟监祭、监礼按视坛之上下，及撤去盖幂。未时二刻，太乐令帅工人入，奉社郎、赞者入就位，礼直官、赞者入就位。礼直官赞者分引监祭、监礼，诸太祝、祝史、斋郎及诸执事官，自西神门南偏门入，当太社坛北墉下，重行南向立，以东为上。奉礼曰“再拜”，赞者承传，监祭、监礼以下皆再拜。次赞者分引各就坛上下位，祝史奉盘血，太祝奉玉币，由西阶升坛，各于樽所立。次引监祭、监礼按视坛之上下，纠察不如仪者，退复位。质明，礼直官、赞者各引三献以下行礼执事官入就位，皆由西神门南偏门以入。礼直官进初献之左，曰“有司谨具，请行事”，退复位。协律郎跪，俯伏举麾兴，工鼓祝，乐作八成，偃麾，鼙鼓乐止。礼直官引太常卿瘞血于坎讫，复位，祝史以盘还馔幕，以俟奉毛血豆。奉礼曰“众官再拜”，在位者皆再拜。又赞诸执事者各就位，礼直官、赞者分引执事官各就坛上下位。诸太祝各取玉币于筐，立于樽所。礼直官引初献诣太社坛盥洗位，乐作，至位南向立，乐止。搯笏，盥手，帨手，执笏诣坛，乐

作，升自北陛，至坛上，乐止。诣太社神座前，南向立，乐作。搢笏跪。太祝加王于币，东向跪以授初献。初献受币奠讫，执笏俯伏兴，稍退，再拜讫，乐止。礼直官引初献降自北陛，诣太稷坛洗位，乐作，至位乐止。盥洗讫，升坛奠玉币，并如太社后土之仪。奠毕，降自北陛，乐作，复位乐止。初献奠玉币将毕，祝史各奉毛血豆立于西神门外，俟奠玉币毕，乐止。祝史奉正位毛血入自中门，配位毛血入自偏门。至坛下，正位者升自北陛，配位者升自西陛，诸太祝迎取于坛上，各进奠于神位前，太祝、祝史俱退立于樽所。

六曰进熟。初献既奠玉币，有司先陈鼎入于神厨。各在于镬右。太官令出，帅进饌者诣厨。以匕升羊豕于镬，各实于一鼎，冪之。祝史以肩对举鼎，有司执匕以从，各陈于饌幕内。俟光禄卿出，帅其属实筮簋讫，乃去鼎之肩冪，匕加于鼎。太官令以匕升羊豕，各载于俎，俟初献还位，乐止。礼直官引司徒出诣饌所，帅进饌者各奉正配位之饌，太官令引以次自西神门入。正位之饌入自中门，配位之饌入自偏门。饌初入门，乐作，饌至陛，乐止。祝史俱进，撤毛血豆，降自西陛以出。正位之饌升自北陛，配位之饌升自西陛，诸太祝迎取于坛上，各跪奠于神座前讫，俯伏兴。礼直官引司徒、太官令及进饌者。自西陛各复位。诸太祝还樽所，赞者曰“太祝立茅苴于沙池。”礼直官引初献官诣太社坛盥洗位，乐作，至位南向立，乐止。搢笏，盥手，帨手，执笏诣爵洗位，至位南向立，搢笏，洗爵，拭爵，以爵授执事者，执笏诣坛，乐作，升自北陛，至坛上，乐止。诣太社酌樽所，东向立，执事者以爵授初献，初献搢笏执爵，司樽者举冪，良酝令跪酌太樽之泛齐，乐作。初献以爵授执事者，执笏诣太社神座前，南向立，搢笏跪。执事者以爵授初献，执爵三祭酒，奠酒，执笏俯伏兴，稍退立，乐止。举

祝官踣，对举祝版。读祝官西向跪，读祝文。读讫，俯伏兴，举祝官奠祝板于案，兴。初献再拜讫，乐止。次诣后土氏酌樽所，东向立。执事者以爵授初献，初献搯笏执爵，司樽彝举冪，良酝令跪酌著樽之泛齐，乐止。初献以爵授执事者，执笏诣后土神座前，西向立，搯笏跪。执事者以爵授初献，初献执爵三祭酒，奠爵讫，执笏俯伏兴，少退立，乐止。举祝官跪，对举祝板。读祝官南向跪，读祝文。读讫。俯伏兴，举祝官奠祝板于案，兴。初献再拜讫，乐止。降自北陛，诣太稷坛盥洗位，乐作，至位乐止。盥洗、升献。并如太社后土之仪。降自北陛，乐作，复位，乐止。读祝、举祝官亦降复位。亚献诣两坛盥洗升献，并如初献之仪。终献盥洗升献，并如亚献之仪。终献奠献毕，降复位，乐止，执事者亦复位。太祝各进徹筯豆，乐作，卒徹，乐止。奉礼曰“赐胙，众官再拜。”赞者承传，在位者皆再拜讫，送神乐作，一成止。礼直官进初献之左，曰“请诣望瘞位”，御史、博士从，乐作，至位北向立，乐止。初在位官将拜，诸太祝各执筐进于神座前，取瘞玉及币，斋郎以俎载牲体并黍稷爵酒，各由其陛降，置于坎讫，赞者曰“可瘞”，东西各二人且置半坎。礼直官进初献之左，曰“礼毕”，礼直官各引献官以次出。礼直官引监祭、太祝以下执事官，俱复于坛北墉下，南向立定。奉礼曰“再拜”，监祭以下皆再拜讫，出。祝史、斋郎及工人以次出。祝板燔于斋所。光禄卿、监祭、监礼展视酒胙讫，乃退。

其告祭仪，告前三日，三献官以下诸执事官，各具公服赴中书省受誓戒。告前一日，省牲器，告日质明，三献官以下诸执事各服其服，礼直官引监祭、监礼以下诸执事官入自北墉下，南向立定。奉礼郎赞曰“再拜。”在位官皆再拜讫，奉礼郎赞曰“各就位”，“立定”。监祭、监礼视炼设毕，复位立定。

礼直官引三献、司徒、太常卿、光禄卿、入就位，立定。礼直官赞“有司谨具，请行事。”降神乐作，八成止。太常卿瘞血，复位立定。奉礼郎赞“再拜。”皆再拜讫，礼直官引初献宵诣盥洗位，盥手讫，诣社坛正位神座前南向，搢笏跪，三上香，奠玉币，执笏俯伏兴。再拜讫，诣配位神座前西向，搢笏跪，三上香，奠币，执笏俯伏兴。再拜讫，诣稷坛盥洗位，盥手讫，升坛，并如上仪。俱毕，降复位。司徒率斋郎进饌，奠讫，降复位。礼直官引初秋官诣盥洗位，盥手讫，诣爵洗位，洗爵讫，诣酒樽所酌酒讫，诣社坛神位座前，南向立，搢笏跪，三上香，执冉，三祭酒于茅苴，爵技执事者，执笏俯伏兴。俟读祝官读文讫，再拜兴，诣酒樽所酌酒讫，诣配位神座前，西向搢笏跪，三上香，执爵。三祭酒于茅苴，爵授执事者，执笏俯伏兴。俟读祝文讫，再拜兴，诣稷坛盥洗位，盥手，洗爵，酌献，并如上仪。俱毕，降复位。礼直官引亚献，并如初献之仪，惟不读祝。俱毕，降复位。礼直官引终献，并如亚献之仪。俱毕，降复位。太祝彻筮豆讫，奉礼郎赞“赐胙”。众官再拜讫，礼直官引三献、司徒、太常卿诣瘞坎位，南向立定。礼直官赞“可瘞”，礼毕出。礼直引监祭、监礼、太祝、斋郎至北墉下，南向立定。奉礼赞“再拜”皆再拜讫，出。

至郡县之社稷：至元十年八月甲辰朔，颁诸路立社稷坛壝仪式。十六年春三月，中书省下太常礼官定郡县社稷坛壝祭器制度、祀祭仪式，图写成书，名《至元州郡通礼》。二十五年八月，浙东海右道廉访司监治官王博文献议曰：“社稷起于上古，祀共工氏之子勾龙为社，厉山氏之子柱为稷。至商汤，因旱迁社，以周弃代之。成周之制，天子立五社，诸侯三社，皆以勾龙配社，周弃配稷。社坛在东，稷坛在西。天子用太牢，诸侯用少牢，皆黝色。币用黑，日用甲。王服纁冕，乐用大簇

歌应钟舞咸池，用三献。后汉建武中，立大社稷。二月八日及腊日一岁三祠，皆用太牢。郡县置社稷。太守令长侍祠。魏立二社、一稷。梁以二十五家为社，春秋祠，水旱祷祈祠。隋开皇初，用戊日。至唐，社以勾龙配，稷以后土配。亡宋因唐旧制，社坛广五尺，高四尺。以五色土为之。稷坛在西，如社之制。社以石为主，形如钟，长五尺，方二尺，剡其上象天方，其下象地，埋其半于地。其坦饰以方色，屋用三门四十戟，其中植槐。元符二年，郡县坛社方二丈五尺，高三尺四，出陛主高二尺五寸，方一尺余，如旧制，一壝二十五步。绍兴式。社以后土勾龙氏配，稷以后稷氏配。先儒之说，谓社稷皆土祇，有生育之功，勾龙、周弃能平水土，故用为后土及田正之神。又曰社为土地之神，稷为五谷之神，故报而祭之。祭法当依汉、唐制，郡县各用羊一、豕一，先瘞血首，余以骨体荐。黑币二、樽二，笱、豆各八，簠、簋各一，俎八。每岁仲春、仲秋戊日黎明，郡县官各三献，以公服从事。至元贞二年冬，太常寺始议准，置坛于埭西南，二坛方广视太社、太稷杀其半。壶樽二，笱豆皆八，而无乐。牲用羊豕，余皆与太社、太稷同。三献官以州长贰为之。

先农之记，始自至元九年二月，命祭先农如祭社之仪。七年六月，立籍田大都东南郊。至是，始祭先农。十四年二月戊辰，祀先农东郊。十五年二月戊午，祀先农，以蒙古胄子代耕籍田。二十一年二月丁亥，又命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祀先农于籍田。武宗至大三年夏四月，从大司农请，建农、蚕二坛。博士议：二坛之式与社稷同，纵广一十步，高五尺，四出陛，外壝相去二十五步，每方有棂星门。今先农、先蚕坛位在籍田内，若内外壝，恐妨千亩，其外壝勿筑。是岁命祀先农如社稷，礼乐用登歌，日用仲春上丁，后或用上辛或甲日。祝文曰：“维

某年月日。皇帝敬遣某官，璵告于帝神农氏。”配神曰“于后稷氏。”祀前一日未后，礼直官引三献、监祭、礼以下省牲馔如常仪。祀日丑前五刻，有司陈灯烛，设祝币，太官令帅其属入实笱豆樽罍。丑正，礼直官引先班入就位，立定，次引监祭监礼按视坛之上下，纠察不如仪者。毕，退复位，东向立。奉礼曰：“再拜”。赞者承传再拜讫，奉礼又赞“诸执事者各就位”。礼直官各引执事官各就位，立定。次引三献官并与祭等官以次入就位，西向立。礼直官于献官之右，赞“请行事”，乐作三成止。奉礼赞“再拜”。在位者皆再拜。太祝跪取币于筐，立于樽所。礼直官引初献官诣盥洗位，北向立，盥手帨手毕，升自东阶，诣神位前北向立，搯笏跪。三上香，受币奠币，执笏俯伏兴，少退。再拜讫，降复位，立定。太官令率斋郎设馔于神位前毕，俯伏兴，退复位。礼直官引初献再诣盥洗位，北向立，盥手、帨手，诣爵洗位，洗爵、拭爵，诣酒樽所酌酒毕，诣正位神位前北向立。搯笏跪，三上香，三祭酒于沙池，爵授执事者，执笏俯伏兴，北向立。俟读祝毕，再拜兴。次诣配位酒樽所，酌酒讫，诣神位前东向立。搯笏跪，三上香，三祭酒于沙池，爵授执事者，执笏俯伏兴，东向立。俟读祝毕，再拜，退复位。次引亚终献行礼，并如初献之仪，惟不读祝，退复位，立定。礼直官赞撤笱豆，乐作，卒撤，乐止。礼赞“赐胙”，众官再拜赞者承传，在位者皆再拜讫，乐作送神之曲，一成止。礼直官引斋郎升自东阶，太祝跪取币祝，斋郎捧俎载牲体及笱豆蘆簋。各由其阶至坎位。北向立。俟三献毕，至立定。各跪奠讫，执笏俯伏兴。礼直官赞“可瘞”，乃瘞。焚瘞毕，三献以次诣耕地所，耕讫而退。此其仪也。先蚕之祀未闻。

卷八十志第五十四

礼七

宣圣庙

阙里庙

郡县宣圣庙

岳镇海渎

岳镇海渎常祀

风师雨师

七祀

三皇庙

武成王庙

前代帝王庙周公庙

名山大川忠臣义士祠

泉州神女

功臣祠

城隍庙

国俗祭祀

宣圣庙，太祖始置于燕京。

中统二年，诏：“先圣庙，国家岁时致祭，诸儒月朔释奠，宜洒扫清洁。今后禁约诸官员使臣及管工匠官，毋得于庙内褻渎，违者罪之。”三年重修宣圣庙成。

至元十年二月，中书省议准：“衣冠所以彰贵贱，表诚敬，况国家大礼，先圣先师不必援释老二家之例，凡预执事官员及陪位诸儒，自当谨严仪礼以行。其事除执事官已各依品级制造公服外，陪位诸儒自备褙带唐巾，以行释奠之礼。”

大德十年，建文宣王庙于京师，行释奠礼，牲用太牢。

至大元年秋七月，加号先圣曰大成至圣文宣王。

延祐三年秋七月，诏释奠于先圣，以颜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配享。封孟子父为邾国公，母为邾国宣献夫人。皇庆二年六月，以许衡从祀，又以先儒周敦颐、程颐、张载、邵雍、司马光、朱熹、张珪、吕祖谦从祀。

至顺元年，以汉儒董仲舒从祀。齐国公叔梁纥加封启圣王；鲁国太夫人颜氏，启圣王夫人，颜子，兖国复圣公；曾子，郈国宗圣公，子思，沂国述圣公；孟子，邹国亚圣公；河南伯程颢，豫国公；伊阳伯程颐，洛国公。是年十一月，兖国复圣公新庙落成。

元统二年，改封颜子考曲阜伯为杞国公，谥文裕；妣齐姜氏为杞国夫人，谥端献夫人；戴氏兖国夫人，谥贞素。又以益都邹县牧地三十顷给常祀。

至正十九年，以先儒杨时、李侗、胡安国、蔡沈、真德秀从祀，俱赠太师，追封时吴国公、侗越国公、安国楚国公、沈建国公、德秀福国公。二十二年，追谥朱熹父为献靖，改封熹齐国公。

其祝币之式：祝板三，各一尺二寸，广八寸，木用揪梓柏，文曰：“维年月日，皇帝敬遣某官等，致祭于大成至文宣王。

“于先师曰：‘维处月日，某官等致祭于某国公。’”币三，用绢，各长一丈八尺。

其牲齐器皿之数：牲用牛一、羊五、豕五。以牺樽实泛齐，

象樽实醴齐，皆三，有上樽；加幂，有勺，设堂上。太樽实泛齐，山罍实醴齐，有上樽。著樽实盎齐，牺樽实醴齐，象樽实沈齐，壶樽实三酒，皆有上樽，设堂下。盥洗位，在阼阶之东。以象樽实醴齐，有上樽，加幂有勺，设于两庑近北。盥洗位在阶下近南。筭十，豆十，钶二，簠二，登三，簠三，俎三，有毛血豆，正配位同。筭、豆皆二，簠一，簠一，俎一，从祀皆同。凡铜之器六百八十有一：宣和爵站一，豆二百四十有八，簠、簠各一百一十有五，登六，牺樽、象樽各六，山樽二，壶樽六，著樽、太樽各二，罍二，洗二，龙杓二十有七，站二十有八，爵一百一十有八。竹木之器三百八十有四：筭二百四十有八，筐三，俎百三十有三。陶器三，瓶二，香炉一。筭巾二百四十有一，簠簠巾二百四十有八，俎巾百三十有三，黄巾蒙单十。

其乐登歌。其日用春秋二仲月上丁，有故改用中丁。

其释奠之仪：省牲前期一日晡时，三献官，监祭官各具公服，诣省牲所阼阶，东西向立，以北为上，以西为上。侍礼牲者折身曰“充”，赞者曰“告充”毕，礼牲者又折身曰“膋”，赞曰“告膋”毕，赞者复引三献官、监祭官诣神厨，视涤溉毕，还斋所，释服。释奠，是日丑前五刻，初献官及两庑分奠官二员，各具公服于幕次，诸执事者具儒服，先于神门外西序东向立，以北为上。明赞、承传赞先诣殿庭前再拜毕，明赞升露阶东南隅西向立，承传赞立于神门阶东隅西向立。掌仪先引诸执事者各司其事，引赞者引初献官、两庑分奠官点视陈设。引赞者进前曰“请点视陈设”。至阶，曰“升阶”。至殿檐下，曰“诣大成至圣文宣王神位前”。至位，曰“东向立。”点视毕，曰“诣西从祀，神位前。”至位，曰“西向立”。点视毕，曰：“诣酒樽所。”至位，曰“西向立。”点视毕，曰“诣三献

爵洗位。”至阶，曰“降阶，”至位，早“北向立”。点视毕，曰“诣三献官盥洗位。”至位，曰“北向立”。点视毕，曰“请就次”。

方初献点视时，引赞二人各引东西庑分奠官曰：“请诣东西庑神位前。”至位，东曰东，西曰西向立。点视毕，曰“诣先儒神位前”。至位，曰“南向立”。点视毕，曰“退诣酒樽所。”至酒樽所，东西向立。点视毕，曰“退诣分奠官爵洗位。”至位，曰“南向立”。点视毕，曰“请就次”。西庑分奠官点视毕，引赞曰“请诣望瘞位”。至位，曰“北向立”。点视毕，曰“请就次。”初献官秬公服，司钟者击钟，初献以下各服其服，齐班于幕次。

掌仪点视班齐，诣明赞报知，引礼者引监祭官、监礼官就位。进前曰“请就位”。至位。曰“就位，西向立。”明赞唱曰“典乐官以乐工进，就位。”承传赞曰“典乐官以工进，就位”明赞唱曰“诸执事者就位”，承传赞曰“诸执事者就位。”明赞唱曰“诸生就位”。承传赞曰“诸生就位”，引班者引诸生就位。明赞唱曰“陪位官就位”，承传赞曰“陪位官就位”，引班者引陪位官就位。明赞唱曰“献官就位，”承传赞曰“献官就位”，引赞者进前曰“就位”，至位，曰“西向立。明赞唱曰“辟户”，俟户辟，迎神之曲九奏。

乐止，明赞唱曰“初献官以下皆再拜”，承传赞曰“鞠躬，拜，兴，拜，兴平身，”明赞唱曰“诸执事者各司其事”。俟执事者立定，明赞唱曰“初献官其币”。引赞者进前曰“请诣盥洗位。”盥洗之乐作，至位，曰“北向立”。搯笏，盥手，帨手，出笏，乐止。及阶，曰“升阶。”各殿之乐作。乐止，入门，曰“诣大成至圣文宣王神位前。”至位，曰“就位，北向立，稍前。”奠币之乐作。搯笏跪，三上香，春币者以币授

初献。初献受币奠讫。出笏就拜兴，平身少退，再拜，鞠躬，拜兴，拜兴，平身。曰“诣兗国公神位前。”至位，曰“就位，东向立。”奠币如上仪。曰“诣邹国公神位前。”至位，曰“就位，西向立。”奠币如上仪。乐止，曰“退复位”。及阶，降殿之乐作。乐止。至位，曰“就位，西向立。”

俟立定，明赞唱曰“礼饌官进俎。”奉俎之乐作，乃进俎，乐止，进俎毕。明赞唱曰“初献官行礼，”引赞者进前曰“请诣盥洗位。”盥洗之乐作。至位，曰：“北向立”。搢笏，盥手，帨手，出笏。请诣爵洗位。至位，曰“北向立。”搢笏，执爵、涤爵、拭爵，以爵授执事者，如是者三，出笏。乐止。曰“请诣酒樽所。”及阶。升殿之乐作，曰“升阶。”乐止，至酒樽所，曰“西向立。”搢笏，执爵举冪，司樽者酌牺樽之泛齐，以爵授事者，如是者三，出笏。曰“诣大成寺文宣王神位前。”至位，曰“就位，北向立。”酌献之乐作，稍前，搢笏跪，三上香，执爵三祭酒，奠爵，出笏，乐止。祝人东向跪读祝，祝在献官之左。读毕兴，先诣左配位，南向立。引赞曰“就拜兴，平身，少退，再拜，鞠躬，拜兴，拜兴，平身。”曰“诣兗国公神位前。”至位曰“就位，东向立。”酌献之乐作。乐止，读祝如上仪。曰“诣邹国公神位前。”至位，曰“就位，西向立。”酌献之乐作。乐止，读祝如上仪。曰“退复位。”至阶，降殿之乐作。乐止，至位，曰“就位，西向立”。

俟立定，明赞唱曰“亚献官行礼。”引赞者进前曰“请诣盥洗位。”至位，曰“北向立。”搢笏，盥手，出笏。请诣爵洗位，至位，曰“北向立。”搢笏，执爵、涤爵、拭爵，以爵授执事者，如是者三，出笏。请诣酒樽所，曰“西向立。”搢笏，执爵举冪，司樽者酌象樽之醴齐。以爵授执事者，如是者三，出笏。曰“诣大成至圣文宣王神位前。”至位，曰“就拜，

北向立。”酌献之乐作。稍前，搯笏跪，三上香，执爵三祭酒，奠爵出笏，就拜兴，平身少退，鞠躬，拜兴，拜兴，平身。曰“诣兗国公神位前，至位，曰“东向立。”酌献如上仪。曰“诣邹国公神位前。”至位，曰“西向立。”酌献如上仪。乐止，曰“退复位。”及阶，曰“降阶。”至位，曰“就位，西向立。”

明赞唱曰“终献官行礼”，引赞者进前曰“请诣盥洗位”。至位曰“北向立”。搯笏，盥手，帨手，出笏。请诣爵洗位，至位，曰：“北向立。”搯笏，执爵、涤请、拭爵，以爵授执事者，如是者三，出笏。请诣酒樽所。至阶，曰“升阶”。至酒樽所，曰“西向立。”搯笏，执爵举冪，司樽者酌象樽之醴齐，以爵授执事者，如是者三，出笏。曰“诣大成至圣文宣王神位前。”至位，曰“就位，北向立，稍前。”酌献之乐作。搯笏跪，三上香，执爵三祭酒，奠爵，出笏，就拜兴，平身，稍退，鞠躬，拜兴，拜兴，平身。曰“诣兗国公神位前。”至位，曰“东向立。”酌献如上仪。曰“诣邹国公神位前。”至位，曰“西向立。”酌献如上仪。乐止，曰“退复位。”及阶，曰“降阶”。至位，曰“就位，西向立。”

俟终献将升阶，明赞唱曰“分献官行礼。”引赞者分引东西从祀分献官进前曰“诣盥洗位。”至位，曰“北向立。”搯笏，盥手、帨手，出笏。诣爵洗位，至位，曰“北向立。”涤爵、涤爵、拭爵，以爵授执事者，出笏。诣酒樽所。至阶，曰“升阶。”至酒樽所，曰“西向立”。搯笏，执爵举冪，司樽者酌赞之醴齐，以爵授执事者，出笏。诣东从祀神位前。至位，曰“就位，东向立，稍前”。搯笏跪，三上香，执爵三祭酒，奠爵，出笏，就拜兴，平身，少退，鞠躬，拜兴，拜兴，平身，退，复位。及阶，曰“降阶”，至位，曰“就位，西向立。”

引西从祀分献官同上仪，唯至神位前东向立。俟十哲分献

官离位，明赞唱曰“两庑分奠官行礼”。引赞者进前曰“诣盥洗位。”至位曰“南向立。”搯笏，盥手、帨手，出笏，诣爵洗位。至位，曰“南向立。”搯笏，执爵、涤爵、拭爵，以爵授执事者，出笏。曰“诣东庑酒樽所。”及阶曰“升阶”。至酒樽所，曰“北向立，搯笏，执爵举冪，酌象樽之醴齐，以爵授执事者，出笏，诣东庑神位前。至位，曰“东向立，稍前”。搯笏跪，三上香，执爵三祭酒，奠爵，出笏，就拜兴，平身，稍退，鞠躬，拜兴，拜兴，平身，退，复位。至阶，曰“降阶”。至位，曰。就位，西向立。”

引西庑分珽官同上仪，唯至神位前，东向立作西向立。俟终献十哲，两庑分奠官同时复位。明赞唱曰“礼饌者撤筮豆”。撤豆之乐作，礼饌者跪，移先圣前筮豆，略离席，乐止。明赞唱曰“诸执事者退复位。”俟诸执事者至板位立定，送神之乐作。明赞唱曰“初献官以下皆再拜”，承传赞曰“鞠躬，拜兴，拜兴，平身”。乐止。明赞唱曰：“祝人取祝，币人取币，诣瘞坎。”俟撤祝币者出殿门，北向立。望瘞之乐作。明赞唱曰“三献官诣望瘞位”，引赞者进前曰“请诣望瘞位。”至位，曰“就位，北向立。”曰“可瘞。”埋毕，曰“退，复位。”至殿庭前，候乐止，明赞唱曰“典乐官以乐工出就位”，明赞唱曰：“阖户。”又唱曰“初献官以下退诣圆揖位”，引赞者引献官退诣圆揖位。至位，初献在西，亚终献及分献以下在东，陪位官东班在东，西班在西。俟立定，明赞唱曰“圆揖”。礼毕，退复位，引赞者各引献官诣冪次更衣。

其饮福受胙，除国学外，诸处仍依常制。

阙里之庙，始自太宗九年，令先圣五十一代孙袭爵衍圣公元措修之，官给其费。而代祠之礼，则始于武宗。牲用太牢，礼物别给白金五十两，彩币表里各十有三匹。四年冬，复遣祭

酒刘賡往祀，牲礼如旧。延祐之末，泰定、天历初载，皆循是典，锦币杂彩有加焉。

郡县宣圣庙：中统二年夏六月，诏：“宣圣庙及所在书院，有司岁时致祭，月朔释奠。”八月丁酉，命开平守臣释奠于宣圣庙。成宗即位，诏：“曲阜林庙，上都、大都、诸路府州县邑庙学、书院，贍学土地及贡士庄，以供春秋二丁、朔望祭祀，修完庙宇。”自是天下郡邑庙学，无不完葺，释奠悉如旧仪。

岳、镇、海渎代祀，自中统二年始。凡十有九处，分五道。后乃以东岳、东海、东镇、北镇为东道，中岳、淮渎、济渎、北海、南岳、南海、南镇为南道，北岳、西岳、后土、河渎、中镇、西海、西镇、江渎为西道。既而，又以驿骑迂远，复为五道，道遣使二人，集贤院奏遣汉官，翰林院奏遣蒙古官，出玺书给驿以行。中统初，遣道士，或副以汉官。至元十七年，立河渎庙于河中。又敕建西海神庙于河中，春秋致祭，一视河渎礼。二十一年，黄河清，遣官致祭。二十八年正月，帝谓中书省臣曰：“五岳四渎祠事，朕宜亲往，道远不可。大臣如卿等又有国务，宜遣重臣代朕祠之，汉人选名儒及道士习祀事者”。

其礼物：则每处岁祀银香合一，重二十五两，五岳组金幡二、钞五百贯，四渎织金幡二、钞二百五十贯，四海、五镇销金幡二、钞二百五十贯，至则守臣诏使行礼。皇帝登宝位，遣官致祭，降香幡合如前礼，惟各加银五十两，五岳各中统钞五百贯，四渎、四海、五镇各中统钞二百五十贯。或他有祷，礼亦如之。

其封号至元二十八年春二月，如上东岳为天齐大生仁圣帝，南岳司天大化昭圣帝，西岳金天大利顺圣帝，北岳安天大贞元圣帝，中岳中天大宁崇圣帝。加封江渎为广元顺济王，河渎灵源宏济王，淮渎长源溥济王，济渎清源善济王，东海广德

灵会王，南海广利灵孚王，西海广润灵通王，北海广泽灵祐王。成宗大德二年二月，加封东镇沂山为元德东安王，南镇会稽山为昭德顺应王，西镇吴山为成衍永靖王，北镇医巫闾山为贞德广宁王，中镇霍山为崇德应灵王，敕有司岁时与岳渎同祀。是年，诏诸王驸马毋擅祀岳渎。先是，元年六月，诸王也儿干遣使乘驿祀岳渎，命追其驿券，仍切责之。因有是命。至正十一年四月，加封河渎神为灵神祐宏济王，仍重建河渎庙。

岳、镇、海、渎常祀：至元三年夏四月，定岁祀岳、镇、海、渎之制：正月，东岳、镇、海、渎，土王日，祀泰山于泰安州，沂出于益都府界。立春日。祀东海于莱州界，大淮于唐州界。三月，南岳镇、海、渎，立夏日，遥祭衡山，土王日，遥祭会稽山，皆于河南府界。立夏日，遥祭南海、大江于莱州界。六月，中岳、镇，土王日祀嵩出于河南府界，霍出于平阳府界。七月，西岳、镇、海、渎，土王日祀华山于华州界，吴山于陇县界。立秋日，遥祭西海、大河于河中府界。十月，北岳、镇、海、渎，土王日祀恒出于曲阳县界，医巫闾于辽阳广宁路界。立冬日，遥祭北海于登州界，济渎于济源县。祀官以所在守土官为之。既有江南，乃罢遥祭。时东平人赵天麟献《太平金镜策》，其论山川祭祀曰：“臣闻天子祭天地及天下之名山大川，诸侯祭社稷及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，大夫祭五祀，士祀宗庙，庶祭祖考于寝。上得兼下，下不得僭上，皆有制以节之。今国家秩祀，既有礼部、太常寺、侍仪以备其节文，又诏所在官司岁时致祭五岳四渎名山大川，历代圣帝明王忠臣节士之载于祀典者，皆其宣也。窃见小民不安常典，妄祀明神，其类甚多，不可枚举。夫东岳者，天子告成之地，东方藩牧当祀之山。今乃有倡优之辈、货殖之徒，每年春季四方云聚，有不远千里而来者，干越礼典。褻渎神明，亦已甚矣。伏望陛下申

明前诏，使天下郡县官各祭名山大川，圣帝明王忠臣节士之在其地者。凡下民当祭之神，则听之。如非祀典所当祀而祀者。禁之，无令妄渎。如是则巫风寢息，且亦富民之一助也。”

风、雨、雷师之祀，自至元七年十二月，大司农请于立春后丑日，祭风师于东北郊；立夏后申日，祭雷、雨师于西南郊。仁宗延祐五年，乃即二郊定立坛壝之制，其仪注阙。

七祀曰：户、司命、灶、中溜、门、厉、行，附祀神位于庙庭中街之东西向，其分为四时之祭，并与宋同。宋制：立春祭户、祭司命，立夏祭灶，季夏土王日祭中溜，立秋祭门、祭厉，立冬祭行。惟中簋特祭则遍设之。各位筮、豆各二，簠、簋各一，樽二，俎二。

三皇庙：至元十二年，立伏羲、女媧、舜、汤等庙于河中、绛州、洪洞、赵城。元贞元年，初命郡县通祀三皇，如宣圣释奠礼。太皞伏羲氏以勾芒氏之神配，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，轩辕黄帝氏以风后氏、力牧氏之神配。黄帝臣俞附以下十人，姓名载于医书者，从祀两庑。有司岁春秋二季行事，而以医师主之。至正九年，江西湖东道廉访使文殊奴言：“三皇庙每岁春秋祀事，命太医官主祭，典礼未称。请如国子学春秋释奠，遣中省臣代祀，一切礼仪仿其制。”中书付礼部集礼官定议以闻，制可，命太常司定三皇祭礼，工部范祭器，江淮行省制雅乐器。十年九月，致祭。宣徽院供礼饌，光禄勋供内酝，太府供金帛，广源库供香炬，大兴府尹供牺牲，中书省奏拟三献官以次定诸执事。前一日，内降御香，三献官以下公服，备大乐仪仗，迎香至开天殿习祭仪。翰林院官具祝文曰：“皇帝敬遣某官某致祭。”

武成王，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，以孙武子、张良、管仲、乐毅、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。每岁春秋仲月上戊，以羊一、豕

一、牺樽、象樽、笾、豆、俎、爵，枢密院遣官，行三献礼。

前代帝王庙：尧帝庙在平阳。中统五年建，至元二十四年敕春秋二仲上丙日祀带尧庙。舜帝庙，河东、山东济南历山、濮州、湖南道川音有之。禹庙在河中龙门，中统三年赐名建极宫。至元元年七月，龙门禹庙成，命侍臣持香致敬。有祝文。十二年二月，立伏羲、女娲、舜、汤等庙于河中解州、洪洞、赵城。十五年四月，修会川县盘古祠，祀之。二十四年闰二月，敕春秋二仲丙日，祀帝尧庙。致和元年。礼部移太常送博士议，舜、禹之庙合依尧祠故事，每岁春秋仲月上旬卜日，有司蠲洁致祭，官给祭物。至顺元年三月，从太常奉礼郎苾薛元德言，彰德路汤阴具北故姜里城周文王祠，命有司奉祀如故事。

周公庙在风翔府岐山之阳。天历二年六月，以岐阳庙为岐阳书院，设学官，春秋释奠周文宪王如孔子庙仪。凡有司致祭先代圣君名臣，皆有牲无乐，其祭器不用笾、簠、簋，仪非酌献者，有司便服行礼，三上香，奠洒。

凡名山大川、忠臣义士之祠，所在有司祭之。其祀典之可考者：太祖十七年三月，封昆仑山为元极王，大盐池为惠济王。至元四年，封昔本土山为武成山，其神曰武定公，泉为灵渊，其神曰灵渊侯。泰定四年十月，改封建德路乌龙神为忠显灵泽普体孚惠王。致和元年四月，改封蒙山神为嘉惠昭应王，洞庭神为忠惠顺利灵济昭祐王。至元十四年，回水窝渊圣广源王加封善佑崇山灵济照应王；加封广惠安邱霭众灵沛侯，加封灵霏公。十六年，进封桑乾河洪济公为显应洪济公。十五年，封伯夷为昭义清惠公，叔齐为崇让仁惠公。二十一年加封卫辉路永清河神为洪济威惠王。大德三年，加解州盐池神惠康王曰广济资宝王，曰，永泽，浙西盐官州海神曰灵威宏佑公；吴大夫伍员曰忠孝成惠显圣王。延祐三年，敕卫辉、昌平修殷比干、唐

狄仁杰祠。五年，加封楚大夫屈原为忠节清烈公。泰定元年，加封广德路山神张真人曰普济宁国路山神，广惠王曰福佑。二年，遣使祀武当、龙虎二山。置谏议书院于昌平，祀庙刘蕡。至正十八年，加封蕡文节昌平王。天历元年，加封汉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。至治二年，封蜀汉诸葛亮为威烈神显仁济王，封唐柳州敕史柳宗元为文惠昭灵公，加封唐司徒颜真卿为贞烈文忠公。令有司岁时致祭。二年，命加谥汉长沙王芮为长沙文惠王。至顺元年，加封秦蜀郡太守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，其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灵显仁裕王，赐伯夷叔齐庙额曰圣清。后至元元年，封微子为仁靖公，箕子为仁献公，比干为仁显忠烈公，加封汉张飞为武义忠显英烈灵惠助顺王。又封徽州土神汪华为照忠广仁武烈灵显王，封真滹沱河神为昭佑灵源侯。三年。封晋郭璞为灵应侯，封晋周处为英文武惠正应王。五年，加封孝女曹娥为慧感灵孝昭顾纯懿夫人。

泉州神女灵惠夫人，至元十五年，加号护国明著灵惠协已善虔显济天妃，天历元年，加号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，赐庙号曰灵慈，直沽、平江，周泾、泉、福、兴化等处皆有庙。皇庆以来，岁遣使斋香遍祭，金幡一，合银一锭，付平江漕司及本府官，用柔毛酒醴便服行事。祝文云“维年月日，皇帝特遣某官等致祭于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。”

功巨祠。至大四年，淮安忠武王伯颜庙于杭州，春秋二仲月次戊致祭，祀以少牢，用笾、豆、簠、簋，行酌献礼。若魏国文正公许衡庙在大名。河南王阿术庙在扬州。皇庆元年，又命河南行省建丞相阿术祠堂。延祐五年，敕杭州守臣岁时致祭。至治二年，赐祭田二十顷。东平忠宪王安童庙在东平，顾德忠献王哈刺哈孙庙在顺德、武昌者，皆岁时致祭。后至元六年，建太师木华黎祠堂。是年，又立珂喽罕、伯颜祠堂，皆家庙，

官为建之者。

城隍庙，至元五年建于上都。七年，大都路建庙，封神曰祐圣王。天历二年八月，加王及夫人号曰护国保宁。

国俗祭祀。每岁十二月下旬择日于西镇国寺内墙下，洒扫平地，太府监供彩币，中尚监供细毡针线，武备寺供弓箭、环刀，束秆草为人形一，为狗一，剪杂色彩段为之肠胃，选达官世家之贵重者交射之。非别速、礼刺尔、乃蛮、忙古、台列班、塔达、珊竹、雪泥等氏族，不得与列。射至糜烂，以羊酒祭之。祭毕，帝后及太子嫔妃并射者，各解所服衣，俾蒙古巫覡祝赞之。祝赞毕，遂以与之，名曰脱灾。国俗谓之射草狗。

每岁十二月十六日以后，选日，用白黑羊毛为线，帝后及太子，自顶至手足，皆用羊毛线缠系之。坐于寝殿。蒙古巫覡念咒语。奉银槽贮火，置米糠于其中，沃以酥油，以其烟薰帝之身，断所系毛丝，纳诸槽内。又以红帛长数寸，帝手裂碎之，唾之者三，并投火中。即解所服衣帽付巫覡。谓之脱旧灾、迎新福云。

世祖至元七年，以帝师八思巴之言，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，顶用素缎，泥金书梵字于其上，谓镇伏邪魔护安匡刹。自后每岁二月十五日，于大殿启建白伞盖佛事，用诸色仪仗社直，迎引伞盖，周游皇城内外，云与众生袪除不祥，导迎福祉。岁正月十五日，宣政院同中书省奏，请先期中书奉旨移文枢密院，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。殿后军甲马五百人，抬辇监坛汉关羽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。宣政院所辖官寺三百六十所，掌供应佛像、坛面、幢幡、宝盖、车鼓、头旗三百六十坛，每坛擎执抬辇二十六人，钹鼓僧一十二人。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门大社一百二十队，教坊司云和署掌大乐鼓、板杖鼓、笙簧、龙笛、琵琶、箏、七色，凡四百人。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

十人，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，仪风司掌汉人、回回、河西三色细乐，每色各三队，凡三百二十四人，凡执役者，皆官给铠甲袍服器仗，俱以鲜丽整齐为尚，珠玉金绣，装束奇巧，首尾排列三十余里。都城士女聚观。礼部官点视诸色队仗，刑部官巡绰喧闹，枢密院官分守城门，而中书省官一员总督视之。先二日。于西镇国寺迎太子游四门，舁座塑像，具仪仗入蚊。十四日，帝师率梵僧五百人，于大明殿内建佛事。至十五日，恭请伞盖于御座，奉置宝舆，诸仪卫队仗列于殿前，诸色社直暨诸坛面列于崇天门外，迎引出宫。至庆寿寺，具素食，食罢起行，从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，入厚载红门，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。帝及后妃、公主于五德殿门外，搭金脊五殿彩楼而观览焉。及诸队仗社宣送金伞还官，复恭置御榻上。帝师僧众作佛事，至十六日罢散。岁以为常，谓之游皇城。或有因事而辍，寻复举行。夏六月中，上都亦如之。

卷八十一志第五十五

礼八

朝仪始末

元正受朝

皇帝即位受朝

皇帝上樽号受朝

太皇太后上尊号受朝

皇太后上尊号受朝

太皇太后加上尊号受朝

摄行告庙

国史院进先朝实录

表章定制

外路迎拜诏赦及送宣授宣命官

元初，凡遇称贺，则群臣皆集帐殿前，无尊卑之班。执法官厌其喧杂，挥杖逐之，去而复集。世祖即位，翰林学士承旨王磐兼太常卿恐貽笑外国，请立朝仪。至元六年春五月甲寅，太保刘秉忠、大司农孛罗奉诏，使赵秉温、史杠访前代知礼仪者肄习朝仪。既而，秉忠奏曰：“一人习之，虽知之莫能行也。”诏许用十人。遂徵儒生周锋、刘允中、尚文、岳忱、关思义、侯佑贤、萧碗、徐汝嘉，从亡金故老乌古伦居贞、完颜复昭、完颜从愈，葛从亮、于伯仪及国子获酒许衡、太常卿徐世隆，

稽诸古典，参以时宜，沿情定制，而肄习之，百日而毕。

秉忠复奏曰：“无乐以相须，则礼不备。”诏搜访旧教坊乐工，得杖鼓色杨皓、笛色曹揖、前行色刘进、教师郑忠，依律运谱，被诸乐歌。六月而成，陈于万寿山便殿，帝听而善之。

秉忠及翰林、太常奏曰：“今朝仪既定，请备执礼员。”诏丞相安童、大司农李孛罗择获古宿卫士可习容止者二百余人，肄之期月。七年春二月，奏以丙子观礼。前期一日，布绵蕪金帐殿前，帝及皇后临观于露阶，礼文乐节，悉无遗失。冬十有一日戊寅，秉忠等葵请建官典朝仪，帝命与尚书省论定以闻。

八年春二月，立侍仪司，以忽都于思、也先乃为左右侍仪，奉御赵秉温为礼部侍郎兼侍仪司事，周锋、刘允中为左右侍仪使，尚文、岳忱为左右直侍仪事，关思义、侯佑贤为左右侍仪副使，萧琬、徐汝嘉为金左有侍仪事，乌古伦居贞为承奉班都知，完颜复昭为引进副使，葛从亮为侍仪署令，于伯仪为尚衣局大使。夏四月，侍仪司奏请制内外仗，如历代故事。从之。秋七月，内外仗成。遇八月帝生日，号曰天寿圣节，用朝仪自此始。

泰定元年十二月，敕内外百官：凡行朝贺等礼，雨雪免朝服。至顺四年，中书省言：“凡朝贺，遇雨，请便服行礼。”从之。元统二年十月朔，证内外官朝会议班次，一依品位。时监察物质财富史苏天爵言：“迩年以来，朝仪虽设班位品秩，率越班行，均为衣紫，从五与正五杂居；共日服排，七品与六品齐列。下至八品、九品，莫不皆然。夫既逾越班次，遂致行列不端，因忘肃敬之心，殊失朝仪之礼。今后朝贺行礼，听读诏敕，先尽省部院台工从二品衙门，次诸司局院，各验执事，辨官序，列正从班次。如有逾越品秩，差乱位序者，同失仪论，以征不格。”从之。自至元以后，至是复正朝会班次焉。

元正受朝。前期三日，习仪于圣寿万安寺。或大兴教寺。前二日，陈设于殿庭。至期大昕，侍仪便引导从护尉，各汲其服，入至寝殿前，捧牙牌跪报外办，内侍入奏，出传制曰：“可。”侍仪挽俯兴。皇帝出阁升辇，鸣鞭三。侍仪使拜通事舍人，分左右，引擎执护尉、劈正斧中行，导至大明殿外。劈正斧直正门北向立，导从倒卷序立，惟扇置于錡。侍仪使导驾时，引进使同内侍官，引宫人擎执导从，入至皇后宫庭，捧牙牌跪报外办。内侍入后，出传旨曰：“可，”引进使俯伏兴。皇后出阁升辇，引进使引导从导至殷东门外，引进使分退立于堊涂之次，引导从倒卷出。俟雨宫升御偏，鸣鞭三，劈正斧退立于露阶东。司晨报时鸡唱毕，尚引引殿前班，皆公服，分左右入日精、月华门。就起居位，相向立。通班舍人唱曰“左右卫上将军兼殿前都点检臣某以下起居”，尚引唱曰：“鞠躬”，曰“平身”，引至丹墀拜位，知班报班齐。宣赞唱曰：“拜”，通越越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都点检稍前”。宣赞报曰“圣躬万福”，通赞赞曰“复位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，曰“搢笏”，曰“鞠躬”，曰“三舞蹈”，曰“跪左膝，三叩头”，曰“山呼”，曰“山呼”，曰“再山呼”，凡传“山呼”，控鹤呼噪应和曰“万岁”，传“再山呼”，应曰“万万岁”。后仿此。曰“出笏”，曰“就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。曰“平立”，宣赞唱曰：“各恭事”。两班点检、宣徽将军分左右升殿，宿直以下分立殿前，尚厩分立仗南，管旗分立大明门南楹。

俟后妃、诸王、驸马以次贺献礼毕，典引引丞相以下，皆公服，入日精、月华门，就起居位。通班唱曰：“文武百僚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军国重事、监修国史、右丞相具官无常。臣

某以下“起居”，典引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平身”，引至丹墀拜位。知班报班齐。宣赞唱曰“拜。”通赞赞曰：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，曰“搯笏”，曰“鞠躬”，曰“三舞蹈”，曰“跪左膝，三叩头”，曰“山呼”，曰“山呼”，曰“再山呼”，曰“出笏”，曰“就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侍仪使诣丞相前请进酒，双引升殿。前行乐工分左右，引登歌者及舞童、舞女，以次升殿门外露阶上。登歌之曲各有各，音中本月之律。先期，仪风司运诸翰林院撰辞肄之。丞相至宇下褥位立，侍仪使分左右北向立。俟前行色曲将半，舞旋列定，通越唱曰“分班”，乐作。侍仪使引丞相由东南门入，宣徽使奉随至御榻前。丞相跪，宣徽使立于东南，曲终。丞相祝赞曰：“溥天率土，祈天地之洪福，同上皇帝、皇后亿万岁寿。”宣徽使答曰：“如所祝。”丞相俯伏兴，退诣进酒位。尚酝官以觥授丞相，丞相搯笏捧觥，北向立，宣徽使复位。前行色降，舞旋至露阶上。教坊奏乐，乐舞至第四拍，丞相进酒，皇帝举觥。宣赞唱曰“殿上下侍立臣僚皆再拜”，通赞赞曰“鞠躬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丞相三通酒毕，以觥授尚酝官，出笏，侍仪，双引自南东门出，复位，乐止。至元七年进酒仪：班首至殿箭褥位立，前行进曲，尚酝官执空杯，自正门出，授班首。班首觥笏执空杯，由正门入，至御榻前跪。俟曲终，以杯授尚酝官，出笏祝赞。宣徽使曰“诺”，班首俯伏兴。班首、宣徽使由南东门出，各复位。班首以下舞蹈山呼五拜，百官分班，教坊奏乐。尚酝官进酒。殿上下侍立臣僚皆再拜。三进酒毕，班首降至丹墀。至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改今仪。

通赞赞曰：“合班。”礼部官押进奏表章，礼物二案至横

阶下，宣礼物舍人进读礼物目，至第二重阶。进俟读表章官等，翰林国史院属官一人。至宇下齐跪。宣表目舍人先读中外百司表目，翰林院官读中书省表毕，皆俯伏兴，退，降第一重阶下立。俟进读礼物舍人升阶，至宇下，跪读礼物目毕，俯伏兴，退。同降至横阶，随表章西行，至右楼下，侍仪仍领之，礼物东行至左楼下，大府受之。宣赞唱曰“拜”，通赞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，曰“搢笏”，曰“鞠躬”，曰“三舞蹈”，曰“跪左臃，三叩头”，曰“山呼”，曰“山呼”，曰“再山呼”，曰“出笏”，曰“就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立”。僧、道，耆老、外国藩客，以次而贺。

礼毕，大会诸王宗亲、驸马、大臣，宴飨殿上，侍仪使引丞相等升待殿侍宴，凡天宴，马不过一，羊虽多，必以兽人所献之鲜及脯鱠，折其数之半，预宴之服，衣服同制，谓之质孙。宴飨乐节，见宴乐篇。”四品以上，赐酒殿上，典引引五品以下，赐酒于日精、月华二门之下。宴毕，鸣鞭三。侍仪使导驾，引进使导后，还寝殿，如来仪。

天寿圣节受朝，如元正仪。前期一日，内外文武百官躬诣寺观，启建祝延圣寿万安道场，至期满散。其日质明，朝巨诣阙称贺，外路官员率同僚、儒生、乡老、僧、道、军人结彩香案，呈舞百戏，夹道抵迎，就寺观望阙至香案下，设官属褥位。班立，先再拜。班首前跪，上香，舞蹈，叩头三呼万岁，就拜兴，再拜。礼毕，卷班就公所设宴而退。大德七年，中书省议，遇圣节元日，臣子之礼但当以敬为主，依照至元八年奉准仪式行礼。合用乐人，止就本处。在城者，无得于他处勾集及桩配诸行户百姓人等妆扮。社直所据筵会一切所需之物，官吏自备，并不得取敛于民。元贞二年，定军官准与民官一体行礼。

郊庙礼成受贺，如元正仪。

皇帝即位受朝，前期三日，习仪于万安寺。前二日，陈设于殿庭。前一日，设宣诏位于阙前。至期大昕，侍仪使引导从护尉，各服其服，至皇太子寝阁前，捧牙牌跪报外办。内侍传旨曰“可”，侍仪使俯伏兴。皇太子出阁，侍仪使前导。由崇天门入，升大明殿。引进史引导从至皇太子妃阁前，跪报外办。内侍出传旨曰“可”，引进俯伏兴，前导由风仪门入。俟诸王以国礼扶皇帝登宝位毕，鸣鞭三。尚引引点检以下，皆公服，入就起居位。起居赞拜，如元正朝仪。两班点检、宣徽将军、宿直、尚厩、管旗，各恭事。侍后妃、诸王、驸马以次贺献礼毕，参议中书省事四人，以筐奉诏书，由殿左门入，至御椽前。参议中书省事跪奏诏文，俯伏兴，以诏受典瑞使押宝毕，置于筐，对举由正门出，乐作，至阙前，以诏置于案。文武百僚各公服就位北向立。侍仪使称有制，宣赞唱曰“拜”，通赞赞曰“鞠躬。”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，曰“班首稍前。”典引引班首至香案前。通赞赞曰“跪”，曰“在位官皆跪”，司香赞曰“搯笏”，通赞赞曰“上香”，曰“上香”，曰“三上香”，曰“出笏”，同“就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复位”，宣赞唱曰“拜，”通赞货曰“鞠躬”。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侍仪使以诏授左司郎中，郎中跪受，同译史稍西，升木榻，东向宣读。通赞赞曰“在位官皆跪，”读诏，先以国语宣读，随以汉语译之。读毕，降榻，以诏授侍仪使，侍仪使置于案。通赞赞曰“就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搯笏”，曰“鞠躬”，曰“三舞蹈”，曰“跪左膝。三叩头”，曰“山呼，”曰“山呼。”曰“再山呼”，曰“出笏”，曰“就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

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立”。典引引丞相以下皆公服人起居位。起居拜舞。祝颂进酒，献表，赐宴，并同元正受朝仪。宴毕，鸣鞭三，侍仪使导驾，引进便导后，入寝殿，如来仪。次日，以诏颁行。

皇帝上尊号受朝。前期二日，仪鸾司设大次于大明门外，又设进册案于殿内御座前之西，受宝案于其东，设受册案于御座上之西，受宝案于其东。侍仪司设册案于香案南，宝案又于其南。礼仪使位于前，册使、册副位于廷中，北面，引册、奉册、举册、读册、捧册官，位于右，引宝、奉宝、举宝、读宝、捧宝官位于左，以北为上。百官自金玉府迎册、宝，奉安中书省，如常仪。

前期一日，右丞相率公卿朝服，仪卫音乐，导册宝二案出自中书省，至阙前，控鹤奠案，方舆中道。册使等奉随入大次内，方舆奠案。侍仪使引册使以下。由左门以出，百官趋退。

至期大昕，右丞相以下百官，各公服集阙廷，仪仗护尉就位。侍仪使、礼仪使引导从导皇帝升大明殿，引进使引导从导皇后升殿。尚引引殿前班入起居位，起居山呼拜舞毕，宣赞唱曰“各恭事。”皇太子、诸王、后妃、公主、以次升殿，鸣鞭三。侍仪使、引册、引宝导册宝由正门入，乐作。奉册使、右丞相率册官由右门入，奉宝使、御史大夫率宝官由左门入，至殿下。置册案于香案南，宝案又奠于其甫，乐止。侍仪使、引册使以下就起居位，典引引群巨入就位。通班舍人唱曰“文武百僚具官臣某以下起居”，典引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平身”。引至丹墀拜位。宣赞唱曰“拜”，通赞赞拜、舞蹈、山呼，如常仪。

毕，承奉班都知唱曰“奉册使以下进上册宝”。侍仪司引册使以下进就位，乐作。掌仪赞曰“奉册宝官稍前，搢笏，捧

册宝。侍仪使前导，由中道升正阶，立于下。俟奉册使诸册官由右阶脐，奉宝使诸宝官由左阶脐毕俱由左门入，奉册、宝至御榻褥位前，册西、宝东。乐止。掌仪赞曰“奉册宝官稍前，以册宝跪置于案。”，曰“出笏”，曰“就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，曰“复位”，曰“奉册使以下皆跪”，曰“举册官兴，俱至案前跪”。曰“搢笏，取册于匣，置于盘，对举。”曰“读册官兴，俱至案前跪”，曰“读册”。读册官称臣某谨读册。读毕，举册官纳册于匣，兴，以授典瑞使，出笏，立于册案西南，典瑞使置于受册案。掌仪赞曰“举宝官兴，俱至案前跪”，曰“搢笏，取宝于盂，对举”，曰“读宝官兴，俱至案前跪。”曰“读宝”。读宝官称臣某谨读宝。

读毕，举宝官纳宝于盂，兴，以授典瑞使，出笏，立于宝案东南，典瑞使置于受宝案。常仪赞曰“奉册使以下皆就拜，”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参议中书首事四人，以筐奉诏书，由殿左门入，至御榻前跪读诏文，如常仪，授典瑞使押宝毕，置于筐，对举，由正门出，至开墀北，置于诏案，册使以下由南东门出，就位听诏，如仪，仪鸾使四人，舁进册宝案，由左门出。侍仪使引班首由左阶脐，前行色乐作，至宇下，乐止，舞旋至露阶立。班首入殿，宣徽使奉随，班首跪，宣徽使西北向立。班首致语曰：“册宝礼毕，愿上皇帝、皇后万万岁寿。”宣徽使应曰：“如所祝”，乐作。通赞宝曰：“分班。”进酒毕，班首由南东门出，降阶，复位。乐止。通赞唱曰“合班”。奏进表章礼物，赞拜，舞蹈，山呼，锡宴，并如元证之仪。

至常朝朝参仪，元一代无之。至元中，监察御史马祖常百：“百官朝见奏事，古有常仪。今国家有天下百年，典章文物屡复古制，惟朝仪之典不讲，实为缺漏。且夫群臣奏对之时，御史执简，史官执笔，缙绅佩玉，俨然左右。则虽有怀奸利、

乞官爵者，亦不敢公出诸口。如蒙闻奏，命中书省会集文翰衙门官员讲究，参酌古今之宜，或三日、二日一常朝，则治道昭明，生民之福也。”祖常虽有此议，未见施行。

太皇太后上尊号受朝。前期二日，仪鸾司设进发册宝案于大明殿御座之前。掌谒设进册宝案于太皇太后殿座榻前，设受册宝案于座榻上，并册西、宝东。侍仪司设册使副位于廷中，北面，册官位右。宝官位左，礼仪使位于前，以北为上。太皇太后殿廷亦如之。

至期大昕，群臣皆公服，叙位阙前。侍仪使、礼仪使、引册使，引册，奉册、举册、读册、捧册官，由日精门入。侍仪使、礼仪使，引册副，引宝、奉宝、举宝、读宝、捧宝官，由日精门入。至露阶下，依板位立。侍仪使捧牙牌入至寝殿前。跪报外办，内侍入奏，出传制曰“可”，侍仪使俯伏兴。皇帝出阁升辇，鸣鞭三；入大明殿，升御座，鸣鞭三。司晨报时鸡鸣毕，侍仪使、礼仪使、引册使以下升自东阶，由左门入，至御榻前，相向立。掌仪赞曰“奏中严”，侍仪使捧牙牌跪奏“中严”，又赞曰“就拜”，曰“兴，平身。”曰“复位”，曰“礼仪使稍前跪，”曰“册使以下皆跪，”礼仪使奏请进发太皇太后册宝，掌仪赞曰“就拜”。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，曰“复位”，曰“内谒者稍前。”曰“搢笏，奉册宝上进”。曰“册使副、捧册宝官稍前”，曰“搢笏”，曰“内谒者跪进册宝。”皇帝兴，以册授册使。册使跪受。兴，以授捧册官，出笏。以宝授册副，册副跪受，兴，以授捧宝官，出笏。侍仪使、礼仪使、引册、引宝官，导册宝由正门出，册使以下奉随至阶下。掌仪贺曰“以册宝置于案”，曰“出笏，复位，”方輿舁行，乐作。侍仪使、礼仪使、引册、引宝前导，册使以下奉随，至圣宫前，奠案，乐止。

侍仪使以导从入至太皇太后寝殿前，跪报外办。掌谒入后，出传旨曰“可”，侍仪使俯伏兴。侍仪使、掌谒前导太皇太后升殿。导太皇太后时，侍仪使入至大明殿，跪奏册宝至兴圣宫，请行礼。驾兴，鸣鞭三，侍仪使前引导从至兴圣宫，升御座。侍仪使出，至案所，乐作。方舆入，至露阶下奠案。册使刮立于案前，册官东向，宝官西向。方舆分退，立于两庑，乐止。

尚引引殿前班入起居位，相向立，起居拜舞，如元正仪。礼毕，宣赞唱曰“各恭事”，赞引册使以下退至起居位。通班舍人唱曰“摄某官具官或太尉，具官无常。臣某以下起居”，引赞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平身”，进入丹墀，知班唱曰“班齐”，“宣赞唱曰“拜”，通赞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，宣赞唱曰“各恭事”，进至案前，依位立。宣赞唱曰“太尉以下进上册宝”，掌仪赞曰“捧册前官稍前，搯笏，捧册宝。”侍仪使引册宝官前导，册使奉随，至御榻，进册宝案前，掌仪唱曰“跪”，捧册宝官不跪，曰“以册宝置于案”，曰“捧册宝官出笏复位”，曰“太尉以下皆跪”，曰“读、举册宝官兴，俱至案前跪”。掌仪赞曰“举册官搯笏，取册于匣，置于盘，对举”。曰“读册”，读册官称臣某谨读册。读毕，举册官纳册于匣。掌仪赞曰“出笏”，曰“举宝官搯笏，取宝于盂，对举”，曰“读宝”。读宝官称臣某谨读宝。读毕，举读官纳宝于盂。掌仪越曰“出笏”，曰“就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，曰“众官皆兴”，曰“复位”，曰“太尉、司徒、奉册宝官稍前”，曰“捧册宝官稍前”，曰“搯笏”，曰“捧册宝上进”，曰“皇帝躬授太皇太后册宝”，太皇太后以宝册授内掌谒，内掌谒置于案。皇帝兴，进酒。大皇太后举觞饮毕，皇帝复御座毕。掌仪赞曰“众官皆复位。”侍仪使、引册使以下，分左右，出就位。皇帝

牢皇后及后妃、公主降册开墀，北面拜贺，升殿。皇太子及诸王拜贺，升殿。典引引百官入就起居位，通班舍人唱曰“文武百僚具官臣某以下起居”，曰“鞠躬”，曰“平身”，引至开墀拜位，知班报班齐，宣赞唱曰“拜”，通赞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侍仪使诣班首前请进酒，双引至殿下褥位立，俟舞旋列定，通赞唱曰“分班厂乐作。侍仪使引班首由南东门入，宣徽使奉随，至御榻前，班首跪，曲终。班首祝赞曰“册宝礼毕，臣等不胜欣扑，愿上太皇太后、皇帝亿万岁寿”。宣徽使应曰“如所祝”。班首俯伏兴，退诣退洒位。以下并同元正仪。

皇太后上尊号受朝，同前仪。

太皇太后加上尊号受朝，同前仪。

摄行告庙。如受尊号，上太皇太后、皇太后册宝、册立皇后、皇太子，凡国家大典礼，皆告宗庙。前期二日，太庙令扫除内外，翰林国史院学士撰写祝文。前一日，告官等致斋一日。其日，告官等各服紫服，奉祝版，进请御署讫，差控鹤，用红罗销金案抬舁，覆以黄罗帕，并奉御香、御酒，如常仪，迎至祝所斋宿。告日质明前三刻，礼直官引太庙令率其属入庙殿，开室，陈设如仪，礼直官引告官等，各服紫服以次入就位，东向立定。礼直官稍前赞曰“有司谨具，请行事”。赞者曰“再拜”，在位者皆再拜。礼直官先引执事者各就位，次引告官诣盥洗、爵洗位，北向立。搯笏，盥手、帨手，洗爵，拭爵讫，执笏，请诣酒尊所，搯笏，执爵，司尊者举罍，良酝令酌酒，以爵授奉爵官，执笏。诣太祖室，再拜，执事者奉香，告官搯笏跪。三上香，执爵三祭酒，以虚爵授奉爵官，执笏，俯伏兴。举祝官搯笏跪，对举祝版，读祝官跪读祝文讫，奠祝于案。执笏俯伏兴。礼直官、赞告官再拜毕，每室并如上仪。告毕，引

告官以下降，复位。再拜讫，诣望痊燔祝，再拜，半燎，告官以下皆退。

国史院进先朝实录。是日大昕，诸司官具公服，立于光天门外。侍仪使引《实录》案以入，监修国史以下奉随，至光天殿前，分班立。皇帝升御座。宣越唱曰“拜”。通赞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。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。”侍制四人奉《实录》，升自午阶，监修国史以下奉随，至御前香案南立，众官降，复位。应奉翰林文字升，至《实录》前，跪读表，读毕，俯伏兴，复位。翰林学士承旨升，至御前，分班立，俟御览毕，降复位。宣赞唱曰“监修国史以下皆再拜”。通赞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待制升，取《实录》，降自午阶，置于案，由光天门以出，音乐仪从前导，还国史院，置于堂上。通赞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，曰“搯笏”，曰“上香”，曰“上香”，曰“三上香”，曰“出笏”，曰“就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立”。百僚趋退。

表章定制。诸上表并为楷书，每幅六行或七行，后一循或三行或五行，每行不限字数。第一幅前，用帖黄押下边，用信，其在下，上进谨封，字上用印。上表者，表以红罗夹复笈，以梅红罗单复封裹外路，仍盛以锁钥全表匣，饰以螭。

表章回避字样：极、尽、归、化、忘、亡、忘、望同。播、晏，征，祚同。霭、哀、爱同。奄、昧、驾、遐、仙、斯、司、四、死同。病、苦、没、泯、灭、凶、祸、倾、颓、毁、偃、仆同。坏、破、晦、刑、伤、孤、坠、堕、服、布、孝、短、夭、折、灾、要同。困、危、乱、暴、虐、昏、迷、遇、晝、过、改、替、败、废、寝、杀、绝、忌、优、切、激、切、辱、

营系旧式。患、袁、囚、往、弃、丧、庆、空、陷、厄、艰、忽、除、扫、摈、奸同。缺、落、典、宪、法、典字近用不驳。奔、崩、推、珍、陨、慕、稿、出、祭、奠、飨、享同。鬼、狂、藏、怪、渐、愁、梦、幻、弊、疾、迁、尘、亢、蒙、隔、离、去、辞、追、考、板、荡、荒、右、逆、师、剥、革、睽、违、尸同。挽、升、退、换、移、非字近用不驳。暗、了、休、罢、覆、弟、断、收、诛、厌、讳、恤、罪、辜、愆、土、别、逝、誓同。众、陵。土字近用不驳。右一百六十余字。其余可以类推。

外路迎拜诏赫及送宣授、宣命官，凡元日外路拜表，拜表日质明，望阙置香案，并设官属褥位，叙班立定，礼生赞拜，在位官皆再拜，司吏捧表跪授班首，班首跪受，以授所差人，所差人跪受讫，班首起立，礼生赞拜，在位官皆再拜讫。退。

凡外路迎拜诏赦，送诏赦官到，先遣人报班首，即率僚属吏从人等，备仪从、音乐、香舆诣郭外迎接。见送诏赦官。即于道侧下马，所差官亦下马，取诏赦置于舆中。班首诣香舆前上香讫。所差官上马，在舆后。班首以下皆上马后从，鸣钲鼓作乐前导。至公所。从正门入，所差官下马，执事者先于庭中望阙设诏赦案及香案并褥位，又设所差官褥位在案之西，又设床于案之西南。所差官取诏赦置于案，彩舆、香舆皆退。所差官称“有制”，赞“班首以下皆再拜”，班首稍前跪，上香讫，复位所，再拜。所差官取诏赦授知事，知事跪受，上名，司吏二员齐捧诏赦，同升宣读，在位皆跪。所读讫，诏赦置于案，知事等复位，班首以下皆再拜，舞蹈，叩头，三称万岁。官吏叩头中间，公吏等相应高声三呼万岁。就拜。兴，又拜，拜讫，班首以下与所差官相见于行前，礼毕，所差官行，班首率僚属公吏。皆乐送至城门外而退。

凡送宣授、宣命官，使者先遣人报知。受宣官率僚属吏从等，备仪从、音乐、彩舆。二官并别司长官二员，所在府州取索排办音乐并彩舆、香舆。诣郭外迎接。望见使者，即于道侧下马，使者亦下马，取宣置彩舆中，受宣官诣香舆前，上香讫，退，遣人覆知使者，为未受宣命，未敢以参见。使者在舆后，受宣官次行，皆上马从后，鸣钲鼓，作乐前导，至所居。如闲居官即使者入馆遣往报，受宣官令人传语取覆。给宣之日，先于本宅随即排办，仍报所在京府州郡，差知礼数人，并合用案褥等物。其京府州郡须合应付随本官往处馆，导引所居处，如本家无音乐、仪从者，更不排办。皆从工门入，使者下马，报事者先于庭中望阙设宣命案、极香案并褥位。使者褥位在宣案之西。使者取宣于彩舆，捧置案上。案上仍设衣褥。彩舆及香舆皆退。使者就褥位立。受宣官就望阙位立定。礼生赞“再拜，稍前跪，上香，又再拜”，使者称“有制赐卿宣命”，受宣命官又再拜跑，使者取宣于案，以授受宣官。受讫置于杯，就一拜兴，稍退，恭阅宣命讫，复置于怀，就褥位再拜，舞蹈，叩头，就拜兴，又再拜。受宣官近使者箭，跪问圣躬万福，使者躬答曰“圣躬万福”，受宣官起，使者与受宣官及诸僚属相见于所前，礼毕。

凡受敕，其日受敕官具公服，就公所望阙设香案，褥位。如闲居官就本宅正所。送敕官立于香案之西，受敕官诣褥位立定。礼生赞“再拜”讫，搯笏，跪上香。逆敕官奉敕以赞受敕官。受敕官受敕置于怀，出笏，就拜兴，复位再拜。礼皆，与所差官相见。

卷八十二志第五十六

礼九

谥法

至元三年，追谥成吉思汗以下诸汗，是为上尊谥之始。三十一年，世祖崩。夏四月甲午，成宗即位，丙午，右丞相完泽及文武百官议上大行皇帝尊谥。壬寅，为坛于都城南七里。甲辰，遣司徒兀都带、平章政事不忽木、左丞张九思率百官请谥于南郊。五月戊午，遣摄太尉兀都带奉册上尊谥、庙号及国语尊称。是日，完泽等议同上先帝、先后宏吉刺氏尊谥。凡历代上先帝、先后尊谥者，皆如之。至群臣赐谥，则始于中统二年赐金翰林修撰魏璠靖肃，补阙李大节谥贞肃。至大二年，定内外官三品以上者许请谥，若勋戚大臣赐谥不在此例。太常因革礼次谥法于诸神祀之下，今仍之。

君谥

神 一民无为曰神，应变无方曰神，能妙万物曰神，圣不可知曰神，道化宣民曰神，显仁试用曰神。

圣 极深研几曰圣，穷理尽性曰圣，穷神知化曰圣，能享上帝曰圣，兼采众谋曰圣。裁成天地曰圣，百姓与能曰圣，供物成器曰圣。备道全美曰圣。

文 经纬天地曰文，齿佑博闻曰文，修德来远曰文，德洽四国曰文，微柔懿恭曰文，圣谥丕显曰文，化成天下曰文，纯

穆不已曰文。

武 克定祸乱曰武，禁暴戢兵曰武，克有天下曰武，睿智不杀曰武，恤民除害曰武。

成 经德秉哲曰成，民和神福曰成，政立民安曰成，持盈守成曰成，道兼圣智曰成。

康 安乐抚民曰康，能安兆民曰康，俊民用章曰康，久膺多福曰康。

献 聪明睿智曰献，向惠德无曰献，智质有圣曰献

懿 爱民质渊曰懿，体元居中曰懿，德浸光大曰懿。

章 法度大明曰章。

穆 布德执意曰穆，尊贤敬德曰穆，德政应和曰穆。

敬 威仪悉备曰敬，齐庄中正曰敬，全善典法曰敬，畏天爱民曰敬。

元 主善行德曰元，行义悦民曰元，体仁长人曰元。

昭 圣德嗣服曰昭，德业升闻曰昭，智能察微曰昭。

景 耆意大图曰景，布义行刚曰景，繇义而成曰景，德行可仰曰景。

孝 协时肇享曰孝，博施被物曰孝，继志述事曰孝，教刑四海曰孝，德通神明曰孝。

宣 施而无私曰宣，重光奠丽曰宣，义问周达曰宣。

平 布纲治纪曰平。治而无倦曰平，布德均政曰平，无党无偏曰平。治过如砥曰平。

醒 避土肢远曰桓。

庄 威而不猛曰庄，端属临民曰庄。

僖 质渊学谏曰僖。

肃 刚德克就曰肃。

惠 慈仁好与曰惠，能安四方曰惠，子爱因穷曰惠，，俭

以厚下曰惠。

安 宽裕和平日安，所宝惟贤曰安，兆民赖广曰安，中心宅仁曰安，修己宁民曰安。

明 照临四方曰明，请诉不行曰明，圣能作则曰明，无幽不察曰明，任贤使能曰明。令闻不已曰明，奉苦天过曰明，孝法天下曰明，奉养有节曰明，遏恶扬善曰明，祝能致远曰明。

定 安民法故曰定，安民大虑曰定，仁能一众曰定，嗣成武功曰定。

简 易从有功曰简，平易无疵曰简，至德临下曰简。

隐 不显尸国曰隐。

翼 思虑深远曰翼，小心事天曰翼。

襄 辟土有德曰襄。

哀 德之不建曰哀。

烈 秉德事业曰烈，海外有截曰烈，业成无竞曰烈，丕承圣谟曰烈。

威 蛮夷率服曰威，信赏必罚曰威，德威可畏曰威。

愍

祸乱力作曰愍，使民悲伤曰愍，在国罹忧曰愍。

灵 乱而不损曰灵，好事鬼神曰灵，极知神事曰灵。

幽 壅遏不远曰幽，违礼乱常曰幽，暴民残义曰幽。

厉 杀戮不辜曰厉。

德

修文来远曰德，睿智日新曰德，尊贤亲亲曰德，忠和纯淑曰德。

质 中工无邪曰质，恬淡无为曰质。

靖 虚已鲜言曰靖，缉熙宥密曰靖，式典安民曰靖。

顺 慈和遍服曰顺，德合帝则曰顺，受天百禄曰顺。

- 思 追梅前过曰思。
- 宪 赏善罚奸曰宪，刑政四方曰宪，圣能法天曰宪。
- 仁 利泽万世曰仁，大德好生曰仁，率性安行曰仁。
- 义 除去天地之害曰义，理财正辞曰义，仁能制命曰义，能成其志曰义。
- 礼 奉义顺则曰礼。
- 智 察言知人曰智。
- 钦 克慎成宪曰钦。
- 戴 典礼不愆曰戴，爱民好治曰戴。
- 怀 慈仁短折曰怀，民思其惠曰怀。
- 荒 好内怠政曰荒，内外淫乱曰荒，昏乱纪度曰荒，狎侮五常曰荒。
- 惑 以欲忘道曰惑，淫溺丧志曰惑，妇言是用曰惑。
- 夷 失礼基乱曰夷。
- 后妃谥
- 文 克嗣微昔曰文。慈惠爱民曰文，德美才秀曰文。
- 成 夙夜警戒曰成，曲直赴礼曰成，仁化纯礼曰成。
- 康 温良好学曰康，寿考且守曰康，保民迪吉曰康，务德不争曰康。
- 献 贤德有成曰献。
- 懿 温柔圣善曰懿，柔克有光曰懿。
- 章 其言有文曰章，上下无私曰章。
- 穆 德化肃和曰穆。
- 敬 夙夜警戒曰敬，戒惧无违曰敬，戒尊师傅曰敬。
- 元 体仁内恕曰元，仁明道合曰元。
- 昭 容仪翼美曰昭，德礼不愆曰昭。商朗令终曰昭。
- 孝 慈惠爱亲曰孝，尊仁安义曰孝，先意承志曰孝，能奉

祭把曰孝，敬慎所安曰孝。

宣 圣善周闻曰宣，能布全德曰宣。

平 执事有制曰平，分不求多曰平。

庄 履正志和曰庄，端一克成曰庄，齐戒中礼曰庄。

僖 小心畏忌曰僖，见善用长曰僖。

恭 执心决断曰恭，能执妇道曰恭。

惠 淑质受谏曰惠，恩能及下曰惠。

安 务德不争曰安，庄敬尽礼曰安。敬而有礼曰安。

明 独见先幻曰明，内治和礼曰明。

定 践行不爽曰定，审于事情曰定，德操纯固曰定。

简 一德不懈曰简。

正 其仪不戎曰正，精爽斋肃曰正，内外宾服曰正，诚心
枯非曰正，庄以率下曰正。息邪距詖曰正。

隐 远拂不成曰隐。

哀 遭难已甚曰哀。

烈 光有大功曰烈，安民有功曰烈。

勤 服劳无怨曰勤，能修其官曰勤。

贞 履正中馈曰贞，守数难犯曰贞，幽闲专一曰贞，恒德
从一曰贞。

灵 死见鬼能曰灵，不勤成名曰灵。

幽 淫德灭国曰幽。

厉 挟邪违正曰厉，长舌阶祸曰厉。

节 巧而好度曰节。能固所守曰节，恭俭中礼曰节，好廉
自克曰节，直道不挠曰节，临义不夺曰节。

德 富贵好礼曰德，仁而有化曰德，忧国进贤曰德。

质 心靡他曰质。

靖 柔教众曰靖，宽乐全终曰靖。

顺 比于礼曰顺，柔德承天曰顺，德性宽柔曰顺，淑慎其身曰顺，德容如玉曰顺。

宪 行善可记曰宪。

忠 让贤尽诚曰忠，危身奉上曰忠，中能应外曰忠。

仁 功施于民曰仁，屈已逮下曰仁。

礼 奉义顺则曰礼。善自防闲曰礼。

钦 威仪悉备曰钦。

良 顺理习善曰良，温敬寡言曰良，孝悌成性曰良，小心敬畏曰良。

微 元德充美曰微。

柔 顺德丽贞曰柔，至顺法坤曰柔。

荒 纵乐无度曰荒。

惑 心志多穷曰惑。

戾 不悔前过曰戾，不顺受曰戾。

臣 谥

文 博闻多见曰文，敬直慈惠曰文，勤学好问曰文，修治班制曰文，与贤同升曰文。

武 除乱靖难曰武，帅众以顺曰武，折冲御侮曰武，赴敌无避曰武，辟土斥境曰武。

成 通达强立曰成，不忘久要曰成，佐相克忠曰成，德备礼乐曰成，德见于行曰成。

康 宽裕和平曰康，敬而有礼曰康，保卫社稷曰康，造道自行曰康，动而无妄曰康。

献 博闻多能曰献，智能翼君曰献，学于古训曰献。

懿 文德充实曰懿，秉彝好德曰懿，尚能不争曰懿。

章 温克令仪曰章，敬慎高明日章。

穆 申情见貌曰穆，敬和在位曰穆。

敬 夙夜将事曰敬，陈善闭邪曰敬，死不忘君曰敬，难而不避曰敬。受命不迁曰敬，众方克就曰敬。

元 宣慈惠和曰元。

昭 明德有功曰昭。德音孔宣曰昭。

孝 秉德不回曰孝，思爱忘劳曰孝，从命不忿曰孝，富贵不骄曰孝，能守祭祀曰孝。

宣 俊达有德曰宣，力施四方曰宣。

平 政以行辟曰平，执事有制曰平，分不求多曰平。

桓 克敌服远曰桓，壮以有力曰桓。

庄 德不矜曰庄。

僖 小心敬慎曰僖。

恭 好德不怠曰恭，貌敬行祇曰恭。

惠 宽裕不苛曰惠，柔质慈民曰惠，遗爱在民曰惠，分人以财曰惠，利而不费曰惠。

安 好和不争曰安。

明 总集殊异曰明，能视致远曰明，诚身自知曰明，守静知常曰明。

定 以劳定国曰定，克绥邦家曰定。

简 仕不躁进曰简，能行直道曰简。

隐 杯情不尽曰隐。

襄 执心克刚曰襄，协赞有成曰襄。

哀 处死非义曰哀。

毅 致果杀敌曰毅，勇而近仁曰毅，

勇 持义不挠曰勇，以义死事曰勇，临事屡断曰勇，胜敌壮志曰勇，临难不惧曰勇。

壮 胜敌克乱曰壮，死于原野曰壮，好力致勇曰壮，屡行征伐曰壮，武而不遂曰壮，武德刚毅曰壮。非礼弗履曰壮。

克 爱民作刑曰克，胜敌得俊曰克，胜己自私曰克。

勤 能修其官曰勤，广业不怠曰勤，勤行世业曰勤，好学力行曰勤。

贞 大忠克就曰贞，直追不挠曰贞，清白守节曰贞，内外用情曰贞，不隐幽屏曰贞，图国荒死曰贞，名实不爽曰贞，事君无猜曰贞，固节干事曰贞。

愍 佐国逢难曰愍。危身奉上曰愍。

幽 暴民残义曰幽。

白 涅而不淄曰白，致虑忘机曰白。

德 刚塞简廉曰德，宽栗扰义曰德，直温强义曰德，辅世长民曰德，富贵好礼曰德。

匡 辅弼王室曰匡，以法正国曰匡，弥缝灾害曰匡，正君之过曰匡。

质 名实不爽曰质，言行相应曰质。

靖 仁敬鲜言曰靖。

顺 慈仁和民曰顺，克将君美曰顺。

宪 文武可法曰宪。

坚 磨而不磷曰坚。

忠 临患不忘国曰忠，虑国忘家曰忠，杀身报国曰忠，廉方公证曰忠，世笃勤劳曰忠，善则推君曰忠。死卫社稷曰忠，以德匡君曰忠，以孝事君曰忠，安不择事曰忠，中能应外曰忠。

仁 畜义丰功曰仁，杀身成志曰仁，克己复礼曰仁，宽信敏惠曰仁，功施于民曰仁，爱仁利物曰仁。

义 推功尚善曰义，以礼节行曰义，取而不贪曰义，行礼不疚曰义，见利能让曰义，以公灭私曰义，制事得宜曰义。

礼 躬俭中节曰礼。审节而和曰礼，著诚去伪曰礼。

智 敬而不忘曰智，尊明胜患曰智，摧芒折廉曰智，择任

而往曰智，能治大官曰智，临事不惑曰智，知育知默曰智。

直 守追如矢曰直，言行不邪曰直，质而中正曰直，正人之曲曰直，折狱在中曰直，孝弟成性曰直，小心敬事曰直。

信 思难不趋官曰信，周仁承命曰信，立言可复信信，守礼不违曰信。

钦 肃敬而承上曰钦。

良 谋猷归美曰良。

类 勤施无私曰类，不忝前哲曰类。

度 心能制义曰度，进退可轨曰度，守法纬民曰度，从容有常曰度，礼仪次善曰度。

戴 典礼不衍曰戴，爱人好礼曰戴。

怀 仁敬短折曰怀，执义去位曰怀。

荒 内外淫乱曰荒。

悞 诚以致志曰悞。

卷八十三志第五十七

礼十 册立皇后

册立皇后

册立皇太子

品官以下婚礼

禡牙祭旗鼓

大丧

品官丁忧

品官以下丧礼

品官以下墓田之制

册立皇后之礼。前期二日，仪鸾司设发册宝案于大明殿御座葡稍西，设发宝案稍东，掌谒设香案于皇后殿前。设册案于殿内座榻前稍西，宝案稍东，设受册案于座榻上稍西，设受宝案于稍东。侍仪司设板位，册使副位于廷中，北面，册官位于右，宝官位于左，礼仪使位于册案前，主节位于太尉左。皇后殿廷亦如之。

至期大昕，引赞叙太尉以下于阙廷，各公服。侍仪使、礼仪使、引册使、引册、奉册、举册、读册、捧册官，由月华门入。侍仪使、礼仪使、引册副，引宝、奉宝、举宝、读宝、捧宝官，由日精门入。至露阶下，依板位立。侍仪使捧牙牌入至寝殿前。跪报外办。内持入奏，出传制曰“可”，侍仪使俯伏

兴。皇帝出阁升辇，鸣鞭三。侍仪使引导从导皇帝入大明殿、升御座。鸣鞭三。

司晨报时鸡唱毕，尚引引殿前班入起居位，起居、赞拜、舞蹈、山呼，如仪。宣赞唱曰“各恭事”。引赞引册使以下入就位，掌仪舍人引承奉班都知、侍仪使、礼仪使、主节、捧册、捧宝官，升自左阶，由南东门入，至御座前，分左右相向立。掌仪赞曰“礼仪使稍前跪”，曰“太尉以下皆跪”。礼仪使跪奏请进发皇后册宝。掌仪赞曰“就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，曰“太尉以下皆兴”，曰“复位”。掌仪赞：“内谒者稍前”，曰“搢笏”，曰“捧册宝跪进皇帝”，曰“以册宝授捧册宝官”，捧册宝官跪受，兴。掌仪赞曰“主节官搢笏持节”，礼仪使引节导册宝由正门出，至露阶，南向立。礼仪使称有制，承奉班都知唱曰“太尉以下皆再拜”，通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礼仪使宣制曰“命太尉某等持节授皇后册宝”，通赞赞曰：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降至露阶下，依次就位。掌仪唱曰“以册宝置于案”，曰“出笏”，曰“复位”。方輿舁以行，乐作。侍仪使、礼仪使引太尉及册宝官。奉随至皇后宫庭奠案，乐止。掌仪唱曰“捧册宝官稍前，搢笏”。捧册宝使、太尉以下奉随由正阶降，至案前。掌仪赞曰“以册宝置于案”，曰“出笏”，曰“复位”。侍仪使稍前跪报外办，内侍入启，出传旨曰：“可”，侍仪使俯伏兴。

皇后出阁，诣褥位，太尉称制遣臣某等恭授皇后册宝。内侍赞礼曰“跪”，掌仪赞曰“太尉以下皆跪”。内侍赞皇后曰“上香”，曰“上香”，曰“三上香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。掌仪赞曰“太尉以下皆兴。”皇后升殿，立于座榻前。承奉班都知唱曰“太尉以下进册宝”，掌仪唱曰“捧册宝

官稍前，搢笏”。捧册宝由正门至殿内。掌仪赞曰“以册宝跪至于案”，曰“捧册宝官出笏，兴，复位”，曰“太尉以下皆跪”，曰“举册官兴，至案前跪”，曰“搢笏，取册于匣，置于盘，封举”，曰“读册官兴。至案前跪”，曰“读册”。读册官称臣某谨读册，读毕，纳册于匣。掌仪赞曰“出笏，举宝官兴，至案前跪，搢笏，取宝于盂，对举”，曰“读宝官兴，至案前跪”，曰“读宝”。读宝官称臣某谨读宝。读毕，纳宝于盂。掌仪赞曰“出笏”，曰“太尉以下皆就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捧册宝官以册宝授太尉，太尉以授掌谒，掌谒以册宝置于受册宝案。掌仪唱曰“太尉以下跪”，曰“众官皆跪”，太尉致祝辞曰：“册宝礼毕，伏愿皇后与天同算”。司徒应曰：“如所祝”。就拜，兴，平身。太尉进酒，乐作。皇后饮毕，乐止。礼仪使引节引主节由正门以出。侍仪使引太尉以下，由左门至阶下，北面立。承奉班都知唱曰、太尉以下皆再拜”，通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立。”侍仪使引太尉以下还诣皇帝御座前。跪奏曰“奉制授皇后册宝，谨以礼毕”。就拜，兴，由左门出，降诣旁折位。

侍仪使引导从导皇后诣大明殿前谢恩，掌谩赞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。侍仪使分退，掌谒导皇后升御座。典引引丞相以下入起居位，起居赞拜如仪。侍仪使诣右丞相前请双酒，双引升殿，至宇下褥位立。侍仪使分左右北向立，俟前行色曲将半，舞旋列定，通赞唱曰“分班”。乐作。侍仪使引右丞相由南东门入，宣徽使奉随至御榻前，右丞相跪，宣徽使立于东南。曲终，右丞相祝赞曰“册宝礼毕，臣等不胜庆抃，同上皇帝、皇后万万岁寿”。宣徽使应曰：“如所祝”。右丞相俯伏兴，退诣进酒位。进酒。进表章礼物、赞拜、僧道

贺献、大宴殿上，并如元正仪。宴毕。鸣鞭三。侍仪使导驾，引进使导后。还寝殿，如来仪。凡后妃妊身将及月辰，则移居于外毡帐。若诞皇子，则赐百官以金银采段，谓之撒答海。

册立皇太子之礼。前期三日，右丞相率百僚至金玉局册宝案前，舍人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。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曰“班首稍前”，曰“跪”，曰“在位官皆跪”，曰“搢笏”，曰“上香”，曰“上香”，曰“三上香”，曰“出笏”，曰“就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：“拜”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侍仪使、舍人分引群臣。仪卫音乐导至中书省，正位安置。

前期二日，仪鸾司设发册案于大明殿御座西，发宝案于东。典宝官设香案于太子殿前阶上，设册案于西，宝案于东；又设受册案于殿内座榻之西，受宝案于东。侍仪司设板位，太尉、册使副位于大明殿廷，太尉位居中，册官位于右，宝官位于左，礼仪使位于前。主节官位于太尉之左。太子殿廷亦如之，乐位布置亦如之。右丞相率百僚朝服，至中书省册宝案前，叙立定。舍人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曰“班首稍前”，曰“跪”，曰“搢”，曰“在位官皆跪”。曰“上香”，曰“上香”，曰“三上香”，曰“出笏”。曰“就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舍人分引群臣，仪卫导从，音乐伞扇，导至阙前。控鹤奠案。方舁官舁之，由中道入崇天门，册使以下奉随至露阶下。方輿官盟册案于西，宝案于东，分退立于两庑。册使副北面，引册官、举册官、读册官、捧册官位于册案西，东向。引宝官、举宝官、读宝官、捧宝官位于宝案东，西向。掌仪舍人赞曰“捧册官稍前”，曰“搢笏”，曰“捧册”。又赞曰“捧宝官稍前”，曰“搢笏”，曰“捧宝”。侍仪使、引

进使、引册官、引宝官前导。捧册宝官次之，册使副以下奉随升大明殿午阶，由正门入，至进发册宝案前，册使副北面立。引册宝、引宝官、举册官、举宝官以下，分左右夹册宝案立。掌仪赞曰“以册宝置于案”，曰“出笏”，曰“复位”，侍仪使引奉册使以下由左门出，百辟趋退。

至期大昕，引赞引册使以下，皆公服，叙位于阙廷。侍仪使导从皇帝出阁，鸣鞭三，升大明殿，登御座。尚引引段前班入起居位，起居赞拜如仪，宣赞唱曰“各恭事”。引赞引册使以下入就位，掌仪舍人引承奉班都知，侍仪使，礼仪使，主节郎、捧册捧宝官，升自左阶，由左门入，至御座前，分左右立，掌仪赞曰“礼仪使稍前”，曰“跪”，曰“众官皆跪”。礼仪使奉请发皇太子册宝，掌仪唱曰“就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，曰“众官皆兴”，曰“复位”。曰“内海者稍前”，曰“搢笏”，曰“捧册宝跪进皇帝”，曰“以册宝授捧册宝官”，捧册宝官跪受，兴。掌仪赞曰“主节郎晋笏持节”，礼仪使引节导册宝由正门以出，至露阶南向立。礼仪使称有制，承奉班都知唱曰“太尉以下皆再拜”，掌仪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礼仪使宣制曰“上命太尉等持节授皇太子册宝”，赞仪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礼仪使引节导册宝，降至露阶下，依次就位。掌仪赞曰“以册宝置于案”，曰“出笏”，曰“复位”。方与舁以行，乐作。侍仪使、礼仪使、主节前导，册使以下奉随由正门出。至阙前，方舁奠案，控鹤舁以行。至皇太子殿廷，控鹤奠案，方舆以行。入至露阶下奠案，方舆退，乐止。册使以下以次立，掌仪赞曰“捧册宝官稍前，搢笏。捧册宝。”侍仪使引节，主节导册宝以行，册使以下由正阶脐，节立于香案之西。掌仪赞曰“捧册宝官跪，

以册宝置于案”，曰“出笏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就位”。右庶子跪报外备，内侍入启，出传旨曰“可”，右庶子俯伏兴。

皇太子出阁，立于香案前，掌仪赞曰“皇太子跪”，曰“上香”，曰“上香”，曰“三上香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。太尉前称制遣臣某等恭授皇太子册宝，复位。掌仪赞曰“皇太子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。请皇太子诣褥位，南向立。曰“皇太子跪”，曰“诸执事官皆跪”，曰“举册官兴，至案前”，曰“跪”，曰“读册”。读宝，曰“纳册于匣”，曰“出笏”。掌仪唱曰“举宝官兴，至案前”，曰：“跪”，曰“读宝”。读毕，曰“纳宝于盎”，曰“出笏”，曰“举册宝官、读册宝官皆兴，复位”。掌仪赞曰“太尉进授册宝”，侍仪使引太尉、司徒至册宝案肋，搢笏，以册宝跪进。皇太子恭受，以授左右庶子，左右庶子搢笏跪受。掌仪赞曰“皇太子兴，册使以下皆兴。”，右庶子捧册，左庶子捧宝，导皇太子入殿。右庶子奠册于授册案，左庶子奠宝于受宝案。引节引主节立于殿西北，引赞引太尉以下降阶复位，北向立。承奉班都知唱曰“太尉以下皆再拜”，掌仪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乐作。侍仪使诣太尉前请进酒，太尉入至殿内，进酒毕，降复位。乐止。

侍仪使、礼仪使、主节导太尉以下还诣大明殿御座前，跪奏曰：“奉制授皇太子册宝，谨以礼毕”。俯伏兴，降诣位。侍仪使、左右庶子导皇太子诣大明殿御座前谢恩，右庶子赞曰“拜”，曰“兴，曰“拜”。曰“兴。”进酒。又赞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。降殿，还府。

侍仪使诣右丞相前请进酒，双引升殿，至宇下褥位立，侍仪使分左右，北向立。俟前行色曲将半，舞旋列定。通赞唱曰

“分班”。乐作。侍仪使、右丞相由南东门入，宣徽使奉随至御榻前。右丞相跪，宣徽使立于东南。曲终。右丞相祝赞曰：“皇太子册宝礼毕，臣等不胜庆抃，同上皇帝、皇后万万岁寿”。宣徽使应曰“如所祝”。右丞相俯伏兴，退诣进酒位。进酒、进表章礼物、赞拜，如元正仪。驾兴，鸣鞭三。侍仪使导驾还寝殿，如来仪。

皇太子还府，升殿。典引引群臣入就起居位，通班自班西行至中道，唱曰“具官某以下起居”，典引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平身”。进就拜位，宣赞唱曰“拜”，通赞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侍仪使诣班首前请进酒，双引由左阶至殿宇下褥位立，侍仪分左右，北向立。俊初行色曲将半，舞旋列定，通赞唱曰“分班”。班首入自左门，右庶子随至座前。班首跪，右庶子立于东南。俟曲终，班首致祝词曰：“册宝礼毕，愿上殿下千秋之寿”。右庶子应曰：“如所祝”。班首俯伏兴，退至进酒位，搢笏，捧觞，北向立，右庶子退复位。俟舞旋至露阶，乐舞至第四拍，班首进酒。宣赞唱曰“文武百僚皆再拜”，通赞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平身”。班首自东门出，复位。乐止。通赞唱曰“合班”。中书押进笈及礼物案至横阶下，进请笈官由左阶脐，进读礼物官至阶下。俟进读笈官至宇下，先读笈目，次读笈。读毕，俯伏兴，降至阶下。进读礼物官升阶，至宇下，跪读礼物状毕，俯伏兴，退，同读笈官至横阶，随笈案西行，至右庑下，礼物案东行，至左庑下，各付所司。宣赞唱曰“拜”，通赞赞曰“鞠躬”，曰“拜”，曰“兴”，曰“拜”。曰“兴”，曰“平立”。右庶子导皇太子还阁。

品官以下婚姻之礼。至元八年，礼部议准，条件凡七：一

曰议婚，身及主婚者无期以上丧服，及可成婚。先使媒氏通言，女氏许之，然后纳采。二曰纳采，系今之下定也。主人具书夙兴奉以告祠堂。人之大伦，于礼为重，宜告庙而后行，示不忘祖也。使子弟为使者，如女氏主人出见，使者奉书以告于祠堂，出以复书授使者，遂礼之。使者复命，婚主告于祠堂，或婚主亲往纳采者听。三曰纳币，系今之下财也。具书遣使如女氏授书，女氏复书，礼宾使者复命如纳采仪。已定筵会，以男家为主，会请女氏诸亲为客，先入坐。男家至门外陈列币物，令媒氏通报女氏主人，出门迎接相揖。俟女氏先入男家，以次随币而入，举酒请纳币。饮酒受币讫，女氏主人回礼。婚家饮酒毕，主人待客如常礼，许婚氏女子出见。四曰亲迎。前期一日，女氏使人张陈婚室、质明，婿家设位于室中，女家设次于外，主人告于祠堂，遂醮其子，而命之亲迎。婿出乘马至女家，俟于次。女家主人告于祠堂，遂醮其女，而命之。主人出迎婿入纳雁，姻家奉女登车，婿乘马先行，归车至，导妇以入。婿、妇交拜，就饮食毕，婿出复入脱服，独出主人礼赞。五曰妇见舅姑。明日夙兴，妇见舅姑，次见诸尊长者。若妇家，则馈于舅姑，舅姑享之。六曰庙见。三日，主人以妇见于祠堂。七曰，婿见妇之父母，受婿拜礼。次见妇党，诸妇亲家礼婿如常仪。若召赘之家，仍依时俗现行之礼。

蒙古军礼之仅见者。宪宗二年七月，命皇弟忽必烈征大理，诸王禡牙西行。七年六月，谒太祖行宫，祭旗鼓。八年十一月，令皇弟忽必烈禡牙于开平西北。其禡牙之礼与扶旗鼓之礼，均未闻。辽景宗将伐宋，命巫者祠兵神及祭旗鼓。益辽金旧嗣，蒙古袭而用之。

凡帝后有疾度危殆，不可愈，则移居于外毡帐房。有不讳，则就滨硷其中。葬后，每日用羊二次烧饭以为祭，至四十九日

而后已。其帐房则以颁赐近臣云。

宫车晏驾，棺用香楠木，中分为二，剝肖人形，其广狭长短，仅至容身而已。殓用貉皮袄、皮帽，其靴袜、系腰、盒钵，俱用白粉皮为之。殉以金壶瓶二，盞一，碗碟匙箸各一。殓讫，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。乘輿用白毡青缘纳失失为帘，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。前行，用蒙古巫媪一人，衣新衣，骑马，牵马一匹，以黄金饰鞍辔，笼以纳失失，谓之金灵马。日三次，用羊奠祭。至所葬陵寝，取开穴时所起之土成块，依次排列之。棺既下，复依次掩覆之。有余土，则远置他所，送葬官三员，居五里外，日一次，浇饭祭之，三年然后返。

品官丁忧。蒙古及色目人不行三年之丧，汉人南人则行之，大德八年，诏：“三年之丧，古今通制，除应当怯薛人员、征戍军官外，其余官吏，父母丧亡，丁忧终制，方许叙仕，夺情起复者不拘此例。”九年，中书省奏，听从官吏丁忧。至大四年，诏：“官吏并许终制，以厚风俗。朝廷夺情起复，蒙古、色目人、管军官不拘此例。”延祐五年，监察御史许有壬言：“圣朝以孝治天下，考稽典礼、除蒙古、色目各从本俗，其余居官著为丁忧之制，将以美教化、厚人伦，为治之要道也。所谓夺情起复者，盖有道德可以范世，谋猷可以经国，天心简畀，人望素服，又边臣、宿将可任重寄，似此必用之人，谓之起复，谁曰不然，其或碌碌庸庸如冯翼霄，才无过于常人，行每乖于清议，徒以谀佞检邪，亦复冒膺起复，实砧风教，宜明白奏闻。除上所知识必用之人，取自圣裁，其余人员，并遵旧制。”时不肖者多假借起复，以图荣进，故有壬育之。宁国万户府言：“本府知事孙显，父母俱没，系迁转之员，与军官不同，理合丁忧。”监察御史言：“切恐其余管军衙门首领官，亦有似此托为军职，不得丁忧者，伤风败俗，深为不便。宜遍行照会，

如有违犯，断罪降叙。”刑部议从之。至正初，监察御史乌古孙良桢，以国俗父母死无忧制，又父死则妻从母，兄弟死则收其妻，上言：“纲常皆出于天，而不可变。议法之吏乃言国人不拘此例，诸国人各从本俗。是汉人、南人当守纲常，国人、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。名曰优之，实则陷之。外若尊之，内实侮之。推其本心，所以待国人者，不若汉人、南人之厚也。请下礼官、有司，及右科进士在朝者会议。自天子至于庶人，皆从礼制，以成列圣未遑之典，明万世不易之道。”奏上，不报。

品官以下丧礼。至元七年，中书省议：“民间殡葬，除纸钱外，纸糊房子、金钱、人马并彩帛、衣服、帐幕等物，应截日尽行禁断。”从之。二十一年，定品官遇有婚丧，止依品秩，合得仪从送迎外，禁断。无官百姓人等，不得僭越。至大三年，皇太子令旨，禁教坊司乐人送殡。

延祐元年，江南行台御史王奉训言：“伏以父母之丧三年，天下之通丧也。死敛葬祭，笑不有礼。礼曰：‘披发徒跣，居于倚庐，寝苫枕块，哭泣于时。歠粥朝一溢米，夕一溢米。’又曰：‘始死如有穷，既殡瞿瞿如，有求而弗得，既葬皇皇如，有塑而弗至。’经曰：‘食旨不甘，闻乐不乐齿。’此孝子哀感之情。‘既敛既葬，祭以其时。期而小祥，又期大祥，三年禫祭，霜露既降，春雨既濡，凄怆怵惕，如将见之。’此孝子终身所不忘，岂拘于三年哉。去古日远，风俗日薄。近年以来，江甫尤甚。父母之丧，小敛未毕，茹葷饮酒，略无顾忌。至于送殡，管弦歌舞，导引灵柩，焚葬之际，张筵排宴，不醉不已。泣血未乾，享乐如此。昊天之报，其安在哉！兴言及此，诚可哀悯。请今后除蒙古、色目合从本俗，其余人等居丧送殡，不得饮食动乐。违者诸人首告得实，示众断罪，所在官司申禁不禁者，罪亦如之。不惟人子有所惩劝，抑亦风俗少复淳古。

“中书省议从之。

延祐二年，定丧服各从本俗。礼部议，方今丧服未有定制，除蒙古、色目人各从本俗，其余依乡俗，以麻布为之。江淮习俗，有戴布幞头、布袍为礼者，禁之。

丧礼图

品官以下墓田之制。一品，地九十步。二品，八十步。三品，七十步。四品，六十步。五品，五十步。六品，四十步，七品以下，二十步，庶人，九步。庶人墓田，四面距心各九步，四围相距共十八步。至元八年，禁墓上不得造房舍。至大元年，袁州路录事司照略案牒涂全周呈：“江南流俗以侈靡为孝。凡有丧葬，大其棺槨，厚其衣衾，广其宅兆，备存珍宝之器物，亦有将宝钞藉尸敛利，习以成风，非惟显失古制，于法似亦未合。每见厚葬之家，不发掘于不肖子孙，则开凿于强防盗贼。令死者暴露骸骨，良可痛悯。拟请严为禁治，今后丧家，除衣衾棺槨依礼举葬外，不许辄用金银、宝玉、器玩装殓。违者，以不孝论。”中书省议从之，泰定二年，山东追廉访使许师敬，请颁族葬制，禁用阴阳相地邪说。时同知密州事扬仲益撰《周制国民族葬昭穆图》，师敬韪其言，奏请颁行天下焉。